
時間軸

時間軸

文／張大春

圖／劉開

他們受不了那種失去時空的反宇宙生涯，終是毅然來到我們所置身的這個宇宙裏了。這四個紅、白、綠、紫的小光點，有的嚴肅、有的害羞、有的調皮、有的充滿了對未知事物的憧憬。他們會走進我們已經遺忘的歷史裏去，可是，扮演些什麼角色呢？

這座設立在市區西邊的國家圖書館裏發生了怪事。由於建築物本身相當古老；幾乎所有還活著的市民在出生的時候，它已經森然矗立在那兒了。所以當館裏的怪事傳揚開來的時候，人們並不覺得有什麼不應該。古屋奇聞？聽得太多了！

然而管理人員可不這麼想。報紙上登出「圖書館怪譚」這則新聞和照片的這天早上，館長發了很大的脾氣，說是一定要把提供消息給記者的人找出來——「一定是我們館裏的人造謠，想要破壞圖書館的形象。」館長在臨時會議中向各部門的負責人訓話，激動時差一點把老花眼鏡都摔破了：「馬上把這個人找出來，向新聞界澄清，否則以後誰還敢到圖書館來念書、找資料、研究學問啊？」

可是館長萬萬沒有料到：就在這個時候，圖書館門口已經排了長龍。很多人手裏都拿著報紙，準備親自察看一下傳說中的怪事究竟是眞是假。

其實報紙的記載並不很詳細。跑這條新聞的記者也只是在沒什麼新聞的情形之下，隨手撿了點閒言閒語而寫的。他叫王端，前一天下午路過圖書館門口，停下來在行人道旁的售票亭買包菸，撞見館裏縮影部門的小姐徐香香，她正在向票亭的老闆商量著借一本電影雜誌看，說是看一天就還，並且隨手翻了翻，一邊說：「現在這個年頭啊，什麼怪事都有，科幻恐怖片一點都不稀奇了。」

「是啊！」老闆阿陳無精打采地說，心裏想：眞是什麼怪事都有，圖書館裏的人跑來攤子上借書看，而且說好了還經常不還呢！他對徐香香這個賴皮鬼很不痛快，卻拉不下臉來。

「欸！阿陳，我告訴你，我們館裏最近發生了怪事。」她看一眼旁邊正在翻晚報的王端，知道他在偷聽，她也不在乎，反正這樣說說很得意的：「這幾個禮拜每天晚上都會停電，一停就半個鐘頭——」

「停電有什麼奇怪？」阿陳閉上眼開始養神。

「你聽嘛！」徐香香故意提高了嗓門兒：「停電之後才妙呢，從燈一滅開始，就會有四個小光點在書庫裏



飛來飛去，而且會發出『嗚嗚嗚』的聲音，像救火車那樣！」

「你們館裏有那麼多書，燒起火來四輛救火車才不够呢！」

「曖呀——討厭啦死阿陳！你聽嘛——那四個小光點有紅的、有白的、有綠的，呃，還有紫的——」

「跟你臉上化的妝一樣——我不要聽啦，你明天要把雜誌還我，我現在要作生意了。」阿陳乾脆把臉轉過去。

可是王端還沒聽够，他伸手攔住徐香香，說：「小姐，我是記者，可不可以請你把事情的經過說得淸楚一點？」

徐香香愣了一下，隨即衝阿陳撇了撇嘴，然後對王端說：「你可不能寫出來是我告訴你的哦……」

事情眞正的爆發反而不是圖書館裏的小光點造成的。由於好奇的人太多了，很多沒有借書證的市民寧可花它一百塊錢臨時來辦手續，準備到書庫裏看個究竟。捨不得的也跑來，在閱覽室東張西望一番——有的說：「什麼都沒有嘛！」有的說：「等一等，時候還不到。」人多嘴雜破壞安寧也就罷了，門口有一些眞正想讀書的人反而擠不進來。一位研究考古學的知名老教授當場暈倒在人行道上。阿陳把他扶進售票亭裏的時候，一隊電視臺的攝影記者和新聞節目主持人正好用機器開道，大搖大擺地衝開一股人潮，走過來，並且爲老教授拍了一個特寫鏡頭。手裏拿著麥克風，穿一身筆挺西服的電視臺記者問老教授：「請問您對報紙上關於圖書館怪譚的報導有什麼看法？」

「我不懂啊！我，」老教授喘了一口氣，慢吞吞地說：「我從來不看報紙的啊！」他說完這話，發現原先手上捧著兜著的一大堆書和影印資料全不見了，有的散落在馬路上，有的飄進了圖書館的花圃，還有的踩在記者的皮鞋底下。他乾哭了一聲，又昏過去。

這時身旁的人開始傳話，說老教授是被小光點怪物給嚇倒的，說老教授研究學問走火入魔，亂翻資料，觸怒了圖書館的鎭宅大將軍，還有的說：老教授前一天晚上忘了出來，被館裏的鬼怪給折騰了一夜，神智都不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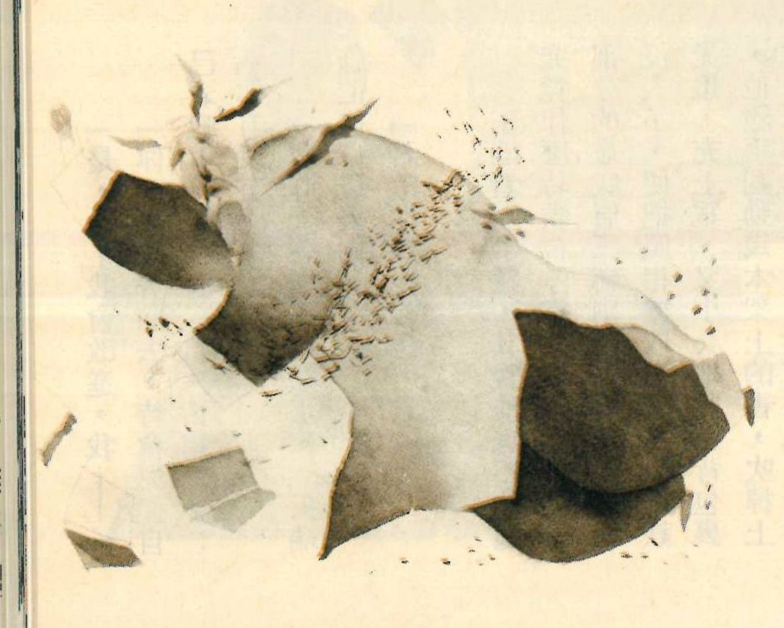
「是眞的嗎？」電視臺記者問阿陳。

阿陳抓抓頭，一手還不停地爲老教授扇涼，說：「呃，老先生每天都來的——」

「他是被嚇昏的嗎？」

「呃，好像——」阿陳說：「他剛才一直說：『眞可怕！眞可怕！』就倒了。」

於是這天中午的電視新聞裏，就插播了一小段圖書館的消息，說著名的考古學老教授被圖書館裏的怪現象嚇昏了。當然，這段報導比報紙的更動人，因爲畫面上有許多驚訝、好奇以及吵鬧的人羣，要不是因爲太擁擠，以及記者們沒有圖書證的緣故，觀



眾說不定還眞能跟著電視攝影機進入館裏逛幾圈呢！不過，圖書館長畢竟還是走到花圃旁，接受了採訪。他說：「我們非常歡迎大家到圖書館來看書，可是請大家不要來看熱鬧……」這是他生平第一次上電視，講了很多話，包括這所圖書館的歷史和現況。他手裏拿了一分資料，邊看邊念，所以表情有點奇怪，好像腳丫踩在一團電線裏，很不安的樣子。這一段後來沒有播出，導播嫌太囉嗦了。

王端在看完電視新聞以後，覺得這條新聞還有繼續追蹤的價值，便又提了個照相機，裝進背包裏，打算再找徐香香聊聊去。

可是徐香香什麼也不敢再說了。她發覺事態嚴重了起來，好像館長在每個人的背後裝了一雙眼睛，還架了副老花眼鏡，只要誰多說一句話，就要被——「滾蛋！」

可是有一個人並不這樣想，她是館裏年紀最大、資格最老的管理員。有人說她早該退休了，可是誰也沒她那種本事，把整個館裏的藏書類目都裝進了腦子裏。大家都尊稱她田媽媽，連館長也不例外。田媽媽平時不愛講話，看起來很嚴肅，可是在她那副銀絲框老花眼鏡後面，卻有一雙很慈祥的眼睛。她打量著急得滿頭大汗的王端，這時他正在力圖說服徐香香，多透露一點「小光點」的消息，徐香香只是一個勁兒地搖頭：「沒什麼啦！隨便說說的，怎麼可以當眞？」

「這種事怎麼可以隨便說說？」田媽媽的語氣並不嚴厲，徐香香還是伸了伸舌頭趕忙走開了。

「我叫王端，我是——」

「我知道你是那個記者，我看了你的大作。」

「寫得不太好。」王端習慣性地表示了他的謙虛。

「是寫得不好。」田媽媽說：「太草率了。」

王端愣愣地站在那兒，抓頭也不是，苦笑也不是，只聽得田媽媽說：「如果你想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而不只是隨手寫段花邊新聞的話，就得睜開眼睛，仔細看清楚。」

「是，是！我會改進，我——」

「你不要急著回去，待會兒你自己看吧！」田媽媽停了一下，又說：「你有沒有圖書證？」

「我昨天就辦過手續了。」王端急忙往口袋裏掏。

「希望你以後常常用它。」

王端看看手錶，其實他也不知道究竟什麼時候會停電。在書庫地下室部分的最底層三轉兩轉，看看四下都沒人了，便把照相機取出來，裝起鎂光燈，充上電，又小心地收在背包裏。他隨手翻動幾本架上的書，吹掉上面的灰，發現有些書的內頁都被蟲蛀出了一個個大大小小的洞。

其實他不是來看書的，畢竟看書這種事太累人，那像看電視？扭開電門就可以讓腦筋關起來休息休息。可是面對著這麼多沒人要看，連他也起不了一絲絲興趣的書籍，一時之間，他竟然有些荒涼、寂寞的感覺。

王端也很想逐字逐行地看出一點什麼名堂來，即使就像安慰一個孤單的朋友那樣，陪陪這些書，就算什麼收穫都沒有，也好安心些。然而他始終定不下心，好像隨時會發生什麼事一樣。他偶爾可以聽到一點人聲，從遙遠的地方傳來；也許並不遠，只隔著一個房間，或者幾排書架，而那種不安的感覺一直騷擾著他，就在他想要換一本書、一本沒有那麼多蛀蟲小洞的書的時候，「拍」的一聲，電燈熄掉了。

「來了、來了！」有人大喊起來。

「在那裏？在那兒呢？」

「還沒啦，我是說停電了啦！」

「不要踩我，你死人啊！」

突然而來的黑暗使王端什麼也看不見。他伸手扶住書架，像剛進入正在放映中的電影那樣，先閉起一隻眼，適應一下盲目的感覺。他原本以爲這樣可以很快地習慣在暗中借助任何微弱的光線看東西，然而他猛地發現：這不像電影院，這裏是地底下三層樓的地方，一點兒光也沒有。抬起手腕，他發覺：連夜光錶都不亮了，而且手腕在那裏都摸不清呢！

人羣騷動起來，有人喊熱，有人喊黑，有人說鬼要出來了，有人東跌西撞地找出路，還有人故意裝怪聲嚇他的同伴。王端伸手摸出背包裏的相

機，放在耳邊聽聽，他想知道鎂光燈是不是仍在充著電。可是一點聲音都沒有，連指示燈都不亮了。他頓時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爲什麼連直流電都受到了干擾？這圖書館裏究竟埋伏著什麼樣的怪物？

接著他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應該說是一組奇怪的聲音。他分辨不出那是由什麼樂器發出來的。像口琴，也像風琴；又好像有幾十種不同的樂器在合奏，聲音由小漸大，從四面八方向王端包圍過來。

事實上，這時身在圖書館裏的每一個人都會以爲那聲音是衝著他來的。大家都安靜地聽著。在大廳或是閱覽室裏，由於窗外有天光照射進來的緣故，人們並不覺得什麼，偶爾還會低聲交換一下對怪聲的意見。然而置身在那幾層地下樓書庫裏的人就不同了，黑暗使人們緊張、疑懼而且敏感起來——尤其是那幾個小光點猛然出現的時候。

起初是一個小紅光點，從書架的頂端飄下來，落在一張布滿了灰土的書桌上，還輕輕彈了兩下，然後又立刻飛起來，衝向另一層書架。由於太快了，所以看起來就像有一根紅繩子從桌面搭上書架，然後才消失了一樣；接著是一個小白光球，只在過道旁閃了一下，就消失不見。那個綠色的出現在大廳裏，沿著樓梯扶手滑將下來，到了盡頭又飛身而起，繞著弔燈打幾個轉，透入天花板上了二樓。

至於這個紫色的小光球呢？它竟然是從王端手上的書裏蹦出來的！發出了震耳欲聾的聲音，王端嚇了一大跳，靠在牆邊喘大氣，而紫色的小光球忽然停止住那一跳又一跳的花樣，也不再發出擾人的、像電子琴般的聲音，並且向王端的臉上湊過來，愈來愈近了。

（未完待續）

科幻專輯

時間軸 2

文／張大春　圖／劉開

他們受不了那種失去時空的反宇宙生涯，
於是飄然來到了我們所置身的這個宇宙裏了。
這四個紅、白、綠、紫的小光點，
有的嚴肅、有的害羞、有的調皮、有的充滿了對未知事物的憧憬，
他們會走進我們已經遺忘的歷史裏去，
可是，扮演些什麼角色呢？



●前情摘要●

設立在市區西邊的國家圖書館裏突然發生了一件怪事，每天晚上都會停電半小時，接著就出現了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在書庫裏飛來飛去，發出像救火車一樣「嗚嗚嗚」的聲音。

記者王端在圖書館門口票亭向老闆阿陳買菸的時候，聽到館裏縮影部小姐徐香香，繪影繪聲的跟阿陳提起這件「怪事」。王端立刻在報上刊登出來，引來了電視臺記者和一大羣好奇的人，把原本安靜的圖書館，弄得頓時熱鬧起來。

王端為了繼續追蹤下去，趕忙辦好借書證，在老管理員田媽媽的指引下，決心要一探究竟。晚上，來到了書庫地下室，果然電燈熄掉了，連夜光錶和鎂光燈也都不亮了，接著紅、白、綠點紛紛出現，最嚇人的是那最後出現的小紫點，竟向王端臉上湊過來了……

「你是什麼……人？」王端用發著抖的聲音問。

小紫球眨動了兩下，停在他鼻尖上面。

「你，你，是人還是鬼？」王端沒忘了壓低嗓門兒，他的職業使他無論在任何緊張的情況下都要保留一分「獨家機密」的警覺。

小紫球忽然避遠了些，大概是不能習慣那鼻頭上滲出來的汗水。它繞

著王端的脖子繞了一圈，發出「哼」的一聲，便縮回原先那本書裏去了。王端趕緊闔上書本，一把塞進背包，暗暗得意著：管它是什麼，先幹回去再說。可是一邊又想到：剛才進書庫的時候，好說歹說人家管理員才讓他把照相機和背包弄進來，他好像記得：曾經答應那個管理員，離開的時候可以讓他檢查，絕不走私。那麼，接下來最重要的便是怎樣把這本書和夾在裏頭的小祕密給帶走。辦借書手續？萬一手一鬆，讓那個小紫球跑了，可怎麼得了？不讓管理員察看？又簡直是明目張膽地不守信用。王端想著，一面朝樓上走去。

王端那裏會知道：這時全圖書館的人都已經發了瘋似地陷入一種聽鬼故事一般的情緒之中；既緊張、又害怕，卻免不了愈來愈好奇，誰會管他偷拿了一本書。

每個人都相信自己看到的小光球才是真正在圖書館裏作怪的傢伙，所以爭辯的聲音此起彼落，有的說是紅的，有的說是白的，當然，也有的堅持是綠色的。

當王端一步一移，躡手躡腳經過那條辦公長廊的時候，以為就要偷渡成功了，遠處嘈雜的人聲似乎是一個很有利的掩護，他剛鬆了一口氣，突然聽見身後傳來一句話：

「現在我們可以面對面地談一談了。」

糟糕！王端被這句突如其來的話說得兩腳一軟，垂眼看一看背包，會是「它」嗎？他連頭都不敢回，那個聲音繼續說道：

「你這樣做，是在破壞我們圖書館的秩序，知道嗎？」

王端點點頭，還是不敢接腔，想著對方的話，「我們圖書館」，難道這個會說話的小紫球會是圖書館安排的「電眼」？專門監視那些雅賊的？他仍然搞不懂：一個古老的圖書館裏會有這麼新穎的科技裝置？可是，為什麼這種「電眼」會使其他的電力系統完全中斷呢？他順手摸了摸背包。

「在我跟你講話的時候，請不要亂動！如果你願意回答我，請你直說吧。」

王端嚇得縮回了手，他想告訴對方：自己是個大報社的小記者，職業壓力很重，有時候不得不取巧，要滑頭，可是，他說不出口。

一急之下，索性把背包從肩上往下一鬆，讓它滑落在大理石地板上，他同時轉過身來：「我，我……」

這時，他聽見身邊的辦公室裏傳出一陣嗡嗡的聲響，那聲響在開始的時候像麥克風發生短路的情形時一樣，接著，發出了一串語聲：

「我們不是故意的。」

說話的人好像一個小孩子，口齒不十分清楚，頂多五、六歲或七、八歲的樣子。接著，先前那個問話的聲音又出現了：「原來你真的會說話。」

王端可是恍然大悟了，搞了半天是辦公室裏的人在講話，他拎起了地上的背包，悄悄走近話聲傳來的房間。房間的門虛掩著，他擠上前一看：是那個田媽媽，坐在一張大書桌後方的皮椅子裏，一個小小的紅色光球正在桌面的筆架上跳來跳去。

「我們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的。」小紅球說。

大批的保安人員和交通警察已經在下班時間之前擁進了圖書館的大門。這些穿著筆挺制服卻掩不住整日疲倦的傢伙勉強打起精神，在圖書館長的帶領下驅散羣眾，個個火氣都不小。這一點很令售票亭裏的阿陳不高興，好不容易等到一次大發利市的機會，卻被這些凶巴巴的傢伙給打斷了。他沒好氣地對旁邊一個看熱鬧的市民說：「人家喜歡到圖書館看書，這是好事啊，他們也來管，哼。」然後阿陳低聲罵了句髒話。乾脆把窗口一拉，雜貨胡亂收了收，掏出鑰匙鎖了門，嘟嘟嚷嚷地朝圖書館側門走去，他就住在斜對面的小巷子裏。這時一個警察向他吹哨子：「喂，你不要過去，這裏交通管制！」

「管什麼制？我要回家。」

「請你繞個路，好嗎？這邊人太多，對面的車子不好過。」

這時側門裏又湧出一大羣人，後面又是幾個吹哨子穿制服的傢伙。

阿陳實在氣極了，他被困在人羣當中，簡直不曉得該往那裏走，還有一隻高跟鞋踩上了他露在涼鞋外面的腳趾頭。他閉眼猛力一推，身體往旁邊閃去，人們又是一陣尖叫。當阿陳再睜開眼睛的時候，鐵製的側門已經在他的身後「砰」的一聲關了起來，警察和羣眾全給關在門外頭了。他用力喘了一口氣。摸出一根被擠扁了的香菸，又罵了句髒話，抽兩口菸，才想起來：不對啊，我怎麼被關在裏面了？阿陳想從鐵門出去，但是吹哨子的警察早已經從外頭把門鎖上了。他用力搥了幾下鐵門，踢它兩腳，除了使腳趾頭更加疼痛以外，一點兒用也沒有，外頭吵鬧的聲音更大呢。

「倒楣！倒楣！倒了什麼狗屁楣？」阿陳一輩子沒進過圖書館。在卽將轉暗的天色籠罩之下，這座看起來陌生而巨大的古老建築只讓他覺得厭惡而恐懼。他當然知道圖書館還有兩處前後門，還得繞一大段路，可是不繞路行嗎？

阿陳一邊用力踢著路邊修剪過的七里香一邊罵髒話。偏偏遠處又走過來兩個警察，還拿著手電筒。他想也沒想，一溜煙閃身到旁邊的一個走廊裏去，緊接著他才發覺：躲什麼？自己又沒犯錯，是那些笨傢伙把他關在裏面的啊！可是如果就這樣再站出去，那兩個警察會不會眞把他當成圖書館裏裝神弄鬼的人呢？眞糟糕，糟糕透了！

「誰？誰在那邊，給我站出來！」一個警察大聲衝走廊這邊喊。

阿陳又急又怕，踢踢拖拖拔腳就跑，沒幾步，轉身看見一節樓梯，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再說。警察的手電筒差一點掃到他的屁股。他沒命地往隨便那一條他能看見的通道上衝過去，最後撞進一間屋子。裏面四壁全是書，黑漆漆的書，只有一樣例外——一個白色的小光球。

圖書館長忙裏忙外地招呼警察展開全面蒐索的時候，一直沒忘了早上會議中他所宣布的事，每碰到一個館裏的職員，就會氣呼呼地一摘老花鏡，說：「究竟是誰散播謠言？找出來沒有？」這話他說了幾十遍，終於得到了線索，一個縮影室的工友支支吾吾地告訴他：「好像，好像是徐小姐，那個徐香香，昨天我聽她和別人說，有一個什麼記者……」

「把她給我叫來！」

徐香香被叫去罵了一頓，等到大家都下班了，館長也累得癱在椅子上，有氣無力地對她說：「你也走吧，明天不用來上班了！」

徐香香咬著嘴唇，紅著眼圈，走回縮影室，開始整理她的抽屜和櫃子。這時天色已經完全暗了，窗外的人聲逐漸散去，她擦乾了眼角的淚水，想補畫一點妝，又沒有燈。眞不甘心：什麼鬼東西小光球嘛！什麼鬼記者嘛！還有那個老不死的館長，憑什麼開除人家嘛！

她坐回縮影機前，檯面上還有一本沒有完成縮影的線裝古書，發黃的紙頁都變脆了，用力捏一捏，不變成粉末才怪，她眞想把這本書給撕毀掉。想想自己的委屈，眼前又模糊了。



就在這個時候，「拍」的一聲，那個綠色的小光球不知從什麼地方跳了出來，使原本沈暗無光的室內稍稍亮了一點。徐香香差一點叫出聲音，她再抹了抹眼睛，綠色的小光球一下就跳上了那本古書，霎時間整部書都泛起了一陣淺淺的青草色的微暈。幾秒鐘之後，小綠球又從古書上跳到半空中，正對著徐香香含淚的眼睛，突然說話了！

「唉！總算把這套書看完了，眞累！」

王端正在用心地偷聽田媽媽和小紅球一問一答的對話，並且飛快地做著記錄，他額角上不斷地滲出豆大的汗水，手顫抖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並不累，可是那麼奇特、駭人的對話使他有大病一場的感覺。他看著自己潦草的字迹，幾乎都認不清任何一筆一畫了。然而他的腦子裏忘不了小紅球的每一句話，它愈說愈清楚，流利的內容也越發驚人。把這些話連貫起來，竟然呈現出一個王端從小就夢寐以求的奇幻世界，它卻如此地眞實，就在眼前……

我們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的，那裏沒有時間，沒有空間，用你們書上的話說，叫做「反宇宙」。我們的族人實在悶得受不了了，開始一批一批地向外發展，這種星際移民行動一直不斷地發生，在你們的古書上曾經記載了很多「彗星」、「流星」，我猜想其中一定有我們的老祖宗。我和另外三個同伴討論過這一點，他們都同意我的看法。我們每天利用一小段時間，很快地吸收你們這裏所收藏的各種知識，很有趣，現在差不多都看完了。我和我的同伴已經決定：今後不再打擾你們，我們準備離開這裏，沿著時間軸，到歷史的另一個段落裏去。每一站隔一百年，我想停留在每一站的時間不會太久，可是實地的經驗一定更有趣。是嗎？

王端寫到這裏的時候，長廊盡頭突然閃出一道手電筒的光芒，他毫不考慮地衝進辦公室裏，用背抵著關了門，並且把鉛筆放在嘴唇上，做了個禁聲的姿勢。

田媽媽顯然被他嚇了一跳，正待發作，王端小聲說：「我不是故意偷聽的，現在外面都是警察，他們要找『它』……」話還沒說完，王端的背包裏「刷」地飛出了一個小紫球，飛上了桌子，左轉轉、右轉轉，一副東張西望的樣子。王端立刻補充說：「……要找它們。」

小紅球搶在田媽媽的前頭回答道：「他們找不到的。」

這時外面的腳步聲突然中斷了，接著，那個警察大聲嚷嚷：「老林，拿一支手電筒給我，燈泡壞了。」

遠處有人聲答說：「我的也壞了啊！」

（下期待續）

科幻專輯

文／張大春
圖／劉　開

時間軸3

他們受不了那種失去時空的反宇宙生涯，
於是飄然來到了我們所置身的這個宇宙裏了。
這四個紅、白、綠、紫的小光點，有的嚴肅、
有的害羞、有的調皮、有的充滿了對未知事物的憧憬，
他們會走進我們已經遺忘的歷史裏去，
可是，扮演些什麼角色呢？

●前情摘要●

位於市區西邊的國家圖書館書庫裏，每天晚上都會出現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到處飛來飛去，發出像救火車一樣「嗚嗚嗚」的聲音。這件怪事因爲記者王端的報導，引來了許多好奇的人，連保安人員和交通警察都大舉出動，以維持秩序。

在圖書館的書庫中，王端這會兒已和小紫球打了照面，並趁小紫球飛進書裏的剎那，猛然闔上書本，一把塞進背包，預備帶回報社，仔細研究一番。

圖書館門口售票亭裏的阿陳，則在經圖書館側門回家的時候，居然也被人羣糊裏糊塗的給擠進了館裏，正好碰上館內巡邏的警察，嚇得阿陳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樓上跑，衝進一間屋子，遇到了白色小光球……。

在縮影室工作的徐香香，因爲跟記者王端提起怪事，而被館長開除，氣得她正一邊哭一邊整理東西的當兒，突然冒出了一個小綠球……。

另外，老管理員田媽媽則在辦公室裏詢問小紅球的企圖。原來四個小光點來自「反宇宙」，移民到地球上來，預備「看」完圖書館裏的書後，再沿時間軸到歷史的另一個段落裏去，每站隔一百年。

王端這時正好經過田媽媽辦公室門口，聽到了小紅球的故事，連忙記了下來，偏偏巡邏警察已經找到這邊來了，王端嚇得開門擠了進來……。

小白光球顯得有些害羞，一閃一滅地在阿陳面前不遠的地方游移著。

阿陳的第一個反應是「媽呀，鬼啊！」可是這幾個字眼兒只在他喉嚨裏打了個轉，就連同一口唾沫給嚥了回去。直覺告訴他：對方沒有惡意。他只是一眨也不眨地瞪大了眼睛，摸摸他的腮鬍子，說：「你要幹什麼？」

小白球忽明忽滅地說：「不要怕我，我，我只是來玩一玩。」

阿陳這才嚇著了，一粒乒乓球竟然會講人話？他的牙齒吱嘣吱嘣響了起來，正要拔腿往外跑，只聽得外邊啪噠啪噠一陣腳步。「糟了！警察，我要死了！」萬一警察闖進來，看見他和這個鬼東西在一起，那眞是有理說不淸了。

「你爲什麼怕警察呢？」小白球問。

阿陳抓抓頭，他知道不能在鬼神面前撒謊，便噗通一聲跪下來，叩了幾個頭，壓低聲說：

「拜託，菩薩保庇，鬼神保庇，我，我……」

「你爲什麼怕警察呢？」小白球不再閃爍，一下湊到阿陳的眼前來。

「我，」阿陳似乎從那白光裏看見了一些既溫暖、又安全的東西，他吞吞吐吐地說：「我以前，我以前，做過賊仔，不能給抓去了。鬼神保庇啊！」

「嘻嘻！」小白球笑起來：「沒關係，他們抓不走你的。」

阿陳楞了一下，緩緩地站起身子。這時，後面的門突然開了。「在這裏！」一個警察大聲呼叫他的同伴。

然而就在一剎那間，他的手電筒熄了。接著，那警察看見一團柔和、濃郁的白光罩在一個模模糊糊的人影四周。他揉了揉

眼睛，一點兒也不錯啊，一團白光裏站著個蓄絡腮鬍子的人，那人穿一身寬鬆的衣服，和一雙露出腳趾的涼鞋。警察覺得自己渾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他想拔槍，又覺得十分無力，只見白光包裹著人影忽然飄離了地面，冉冉上升，一直穿透了屋頂。

當另一個同伴拎槍跑來的時候，只聽他一個勁兒地喊著：「耶穌！耶穌」並且虔誠地在胸前畫十字。

小綠球顯然是個頑皮的傢伙，它本來很想嚇那個愛哭的小妞一大跳，可是突然間面臨失業的徐香香已經完全陷入一種沮喪和冤屈的情緒之中，反而把對方當成傾訴的對象。小綠球覺得無趣極了，卻不得不聽這個傷心的女孩一邊兒哭、一邊兒嘮叨。她翻來覆去總是那幾句話：「我早就不想幹了，什麼鬼圖書館嘛！哼！那個老不死的館長最三八了，怕這個怕那個，什麼都不敢做都不敢說，明明圖書館裏有怪物，還自己騙自己，開除我？哼！我早就不想幹了……」

當她說這些說到第十五遍的時候，忽然覺得不對勁：「明明圖書館裏有怪物」——「哎呀！」徐香香尖叫了一聲：「你是怪物！救命啊！」隨即她又警覺到：在這個密閉的縮影室裏喊破了嗓子也沒有用。出去？外面人不說，她的腿根本動彈不得。

小綠球覺得有意思極了，它飛快地旋轉起來，讓整個房間都染上一層薄薄的綠光，像初春時候的草原那樣，徐香香從來沒見過這等景象，繼續尖叫了幾聲。然後，她抓起桌上那冊珍本古書，朝小綠球扔過去。當然，沒有打中。小綠球閃開身，停了下來，一屋子的綠光消失了，珍本書像一攤打碎的瓷花瓶一樣散在地面上。

徐香香睜圓了眼，好像立刻清醒過來：「糟糕！我又闖禍了。」

小綠球也飛身到地面上，巡視著一頁頁破損不堪的古書：「ㄏㄡ——你該倒楣了！」

「都是你啦！」她又開始嚶嚶地哭泣，斷斷續續地說：「人家把珍本書弄壞了，賠死也賠不起啊！怎麼辦？」

小綠球再飛到她的肩頭，安慰著說：「別耽心，我們開溜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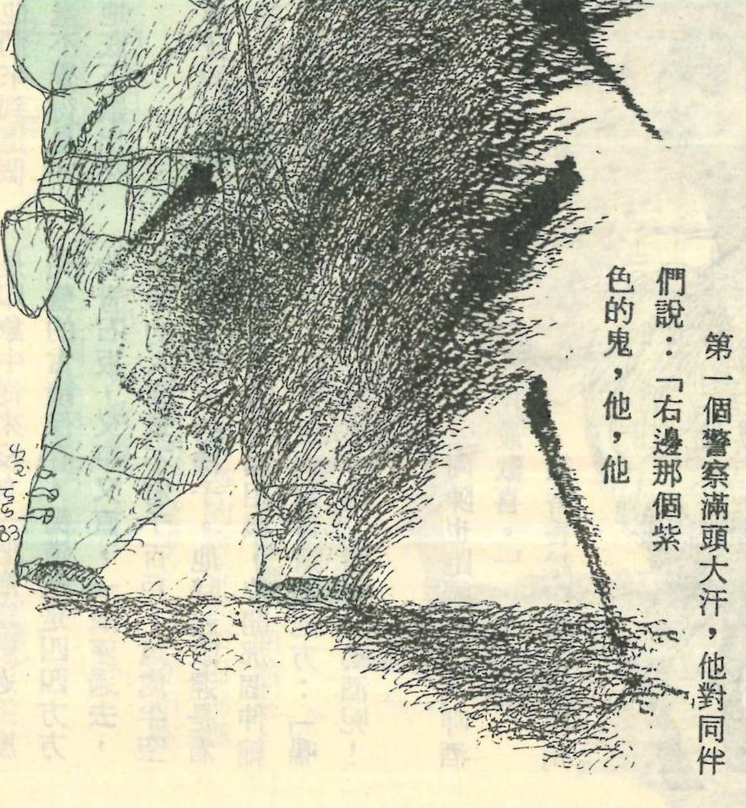
「怎麼溜得掉？」徐香香甩兩下肩膀，小綠球還是停在原處。她淚眼汪汪地說：「弄壞了國寶，恐怕還要坐牢呢！都是你都是你！」

這時，縮影室的門鎖「喀啦」一聲扭開了。圖書館長矮胖墩墩的身影襯著月光投射進來，他大聲叫：「徐香香！叫什麼叫？還不快回——」

那個「家」字還沒說出口，他已經嚇昏了過去，眼前的一幕還殘留在他不十分清楚的腦海裏。老館長彷彿聽到自己「砰通」一聲仰面摔倒，因為他親眼看見徐香香渾身發綠，懸浮在半空中，「她怎麼想不開，上弔了呢？」其實老館長沒來得及看到綠光裏的徐香香飄然鑽出了屋頂的樣子。

幾乎就在阿陳和徐香香像幽靈般飛出圖書館圓型頂層的同時，三個拿著不亮的手電筒的警察幾乎抱成一團，他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奇怪的景象確實發生在另外一間辦公室裏——

當第一個警察的手電筒失靈的時候，他幾乎已經確信：緊閉著屋門後面傳來的講話聲一定有問題，他輕易地扭動了門鎖，卻推不開門，因為裏面的王端死命地抵住了，這名警察精得像獵犬一樣，豈有不明白的道理？他奮力一踹，「砰」地一聲巨響——王端連人帶背包向前跌出幾步遠，摔了個狗吃屎，職業性的警覺使他在一瞬間順手從背包裏抄起了照相機，護在腋窩底下，同時用另一個手肘撐住上半身，免得跌扁了他的鼻子。然而，他的身體就在這一撐之下，忽然有一種輕鬆、飄搖的感覺。像是被某一種巨大卻溫柔的力量給吸住了，他轉身朝外，人已經在霎時間緩緩地離開了地面，一層淡紫色的光柱籠罩著他，向頭頂飛上去。那個因過度驚恐而必須倚著門框才不至倒地的警察勉強掏出配槍，可是他不知道該瞄準誰——因為田媽媽也在一束紅光的包圍下飛了起來。



這時第二個、第三個警察都來了。他們的直接反應也是拔槍，他們比第一個人所受的驚嚇程度少些，所以先扣了扳機！

第一槍擊斷了天花板上的弔扇，弔扇砸下來把辦公桌上的玻璃墊打碎了。第二槍從紫、紅兩個光柱中間穿過去，打破窗子，以及屋外的一盞路燈。

第一個警察滿頭大汗，他對同伴們說：「右邊那個紫色的鬼，他，他

手裏還抓著，抓著一支衝鋒槍呢！」

第二個說：「我明明打中他的心臟，我明明打中心臟的！」

他走過去，用力踢一下桌腳邊的碎玻璃。

第三個朝窗外望一望，自言自語著：「鬼那裏有心臟？——咦？他們在那邊，快來看哪！」

遠遠的天際布列了無數顆明亮的星星，稍近一點的低空中則是市區最繁華的燈火夜景，然而這些都沒什麼，讓三個警察目瞪口呆的是那四束光芒：白的、綠的、紫的和紅的，像四枚小型的焰火，卻沒有焰火那麼豔麗奪目，它們一點兒也不刺眼，有如月亮般溫潤光潔，在星光和燈光之間的空隙處會合成一個墨綠色帶點兒藍光的大橄欖，然後就消失了。

對於王端、田媽媽、徐香香還有阿陳來說，整個事情就像跌了一跤，被人從暗處衝出來嚇了一跳，或是極度困倦時倒頭睡著的情形差不多，那樣突然、迅速，彷彿還沒開始，就已經結束了。他們一點兒也沒有在市區上空飛行的感覺，直到他們來到這個奇怪的小鄉鎮時，也絲毫不覺得是在「降落」，反而有如從地底下鑽出來一樣。

這個小鄉鎮上全是傳統的舊式建築，但是看上去那一幢幢的房舍樓宇卻像新建起來沒有好久的樣子。四個人站在兩扇朱漆大門的門簷底下，擡頭一眼就看見簷底兩邊的白底紅字大燈籠，紅字寫的是「馬」。

田媽媽仔細端詳著整個屋簷的形狀和結構，一下子便入了神，根本沒聽到阿陳在哇哩哇啦大叫：「啊啊啊，這是什麼所在？——咦，徐小姐，你怎麼在這裏？」

王端已經步下臺階，四處打量起來，他跑徧了東部西部南部北部，可是印象中從來沒有一個鄉鎮做過這麼完整的古蹟保存，街道全是四四方方的青石板，又平又直，一眼望過去，兩旁的人家莫不有千百戶？遠處半空中還有燈火的樣子。他瞇起眼還是看不清，乾脆舉起相機，拉開那個伸縮鏡頭，把焦距調到最遠的地方：「嘿！那裏有個樓，樓上還有人喝酒呢！」

「酒？」阿陳也跑過來：「呷酒我最歡喜。」

徐香香趁空擦乾了眼角的淚水，忽然發現身旁三個人的肩膀上各有一個小光球。她小心地往自己右肩看一眼，「啊！」可不是，小綠球還在那兒眨巴眨巴地「望」著她呢，她叫著說：「田媽媽！你看！」

田媽媽沒理她，繼續端詳著簷底的橫梁，緩緩地說：「小傢伙說的一點兒也不錯！這眞是前清時候的建築，連一根鐵釘也沒用，全是榫頭卯起來的。」

「您說什麼？」徐香香一邊兒說，一邊兒鼓起勇氣揮打小綠球，它只是跳一跳，又落回原處。

田媽媽把手掌一攤，肩上的小紅球立刻躍到她的掌心裏，她衝著小紅球指了指：「快說！把我們帶到那兒來了？」

就在這個時候，右邊街上忽然傳來一陣達達的馬蹄聲，夾著一陣皮鞭的揮擊，竟然震得街心的王端和阿陳心頭一懍。兩人一回頭，只見四匹黑色的駿馬一路衝他們奔來。

阿陳一個箭步施展起從前的「看家」本領，竄到牆角，嘴裏嘀咕地罵了一聲，顯然嚇了一大跳。旁邊王端的運氣就比較差些，他連站都站不穩，被一股鞭梢揮來的氣流給刷上了臉，一個踉蹌，在原地歪歪倒倒地打了個旋子。眼見第二匹馬就要踩到他了，馬上的黃衫大漢暴喝一聲：「滾！」卻催鞭迎頭撞來。

旁邊的徐香香和田媽媽不約而同地驚呼，而且互相抱在一起，不敢看了。

王端本能地閉上了眼睛……

（下期待續）



科幻專輯

時間軸 4

文／張大春
圖／劉開

●前情摘要●

由於國家圖書館書庫裏，每天晚上都會出現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引起了社會大眾的注意，甚至連保安人員都大舉出動，維持秩序。

這天晚上，圖書館裏陰錯陽差的留下四個人：

阿陳—過去是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

徐香香—因爲說出圖書館祕密，剛剛被開除的縮影部門小姐。

王端—某報社記者。

田媽媽—圖書館裏年紀最大，資格最老的管理員。

他們四人在蒐索圖書館怪事的警察的注視下，分別隨著小白球、綠球、紫球和紅球的光束，飄出了圖書館。

王端：等人反而感覺是從地底下鑽出來的，迷迷糊糊的來到了一個奇怪的小鄉鎮。就在大夥兒還摸不清楚身在何處的時候，右邊街上突然衝出四匹黑色的駿馬，王端嚇得不及閃躲，眼看著馬匹就要踩下來了……

王端想要跑，可是一雙腳怎麼也不聽使喚，只是在原地打哆嗦。黑馬上的黃衫大漢咬牙齜嘴，在霎時間竟然露出一抹狠毒的笑容，然而那笑容很快就僵住了，他看見這個幾乎就要被馬身衝倒的傢伙猛地騰了空，渾身罩在一團紫色的光影裏，黃衫大漢本能地一扯韁繩，那黑馬又驚又痛之下，前腿高高踢舉起來，把他結結實實地摔翻在石板路上。

前後的另外三個騎士立刻放緩了行進的速度，圍攏過來。黃衫大漢掙扎著要起身，大聲叫著：「刺客！就是他！」

王端被這三個騎士團團圍住時已經渾身癱軟地落回原處，小紫球依然停在他肩頭。他結結巴巴地說：「我，我，我不，不是——」

「住口！」第一個黑衣大漢說時已「豁啷」一聲從背上抽出一把明晃晃的鋼刀，刀把上飄著條紅布：「我們兄弟找得你好苦，今天總算逮住了。」話還沒說完，一刀已迎頭劈了下來。另外兩個黑衣人同時翻身下馬，一個手裏拎著繩索，一個從腰間拔出了幾支亮晶晶的飛鏢。

阿陳揉了揉眼睛，忍不住叫了聲：「拍電影噢？」可是他總覺得有點不對勁，看了看躲在屋簷下抱成一團的田媽媽和徐香香，他想：「管他，還是先溜再說。」便貼著牆垣，悄悄地向另一邊移動。

王端眼見一刀劈來，連忙轉身繞著黃衫大漢的那匹黑馬左躲右閃：「你，你們，唉唉唉！你們搞錯了！」

接著，他索性鑽過馬肚子底下，不料正好一腳踩在黃衫大漢的兩隻手掌心裏，對方雙手一鉗一扭，王端再也站不住，仆倒在那人的懷裏，他定眼細看，黃衫大漢是個禿頭，頂門上盤著一圈烏溜溜、油光光的髮辮。「我的媽呀！」他眼前一黑，朦朧間只聽見嘈雜的一陣亂喊，便昏了過去。■

當王端再度醒來的時候，天色已經微亮了。清晨的第一道陽光從那個高高的窗口射進來，在鋪滿碎石、黃土和稻草的地面上印出一個打著格子的方框框。他睜開眼睛，發現全身給密匝匝地綑成了一個粽子。四周充滿了一股陰溼冰冷的霉味。他全身扭了扭，除了眼睛和脖子，一點兒也動彈不得。面前幾公尺遠的地方是一排粗大的圓木柵欄，他給關進了牢裏！

「嗨！你醒啦？」小紫球從他的衣領裏鑽出來，說：「這個地方有很多奇怪的氣味，你聞到了嗎？」

「我給關起來了，你知道嗎？」王端沒好氣地對它說。

「我知道啊，他們說你是奸細，是刺客。」

「去他的！」王端大叫起來：「不行，我得離開這個鬼地方，喂，幫個忙，把我身上的繩子解開。──什麼狗屁刺客，我要是刺客，全把他們這些土匪給槍斃了。」

「他們說你才是土匪。」小紫球繞著那些繩子打轉，一面輕鬆地說：「他們說你是『法國人派來的越南土匪』。」

「你說什麼？」王端停止了扭動：「什麼土匪？」

小紫球也不答話，找著了一個有拳頭大小的死結，問說：「你知道我們現在在什麼時空嗎？」

王端搖了搖頭，聽小紫球繼續說：「『現在』是一八八三年九月，也就是你們清朝的光緒八年八月。我們在廣西──」

「什麼？」王端用力一掙，只覺渾身一陣麻癢，腦袋「喀」地一聲又摔回地面上，他忍住痛：「這是怎麼回事？我還得回報社發稿呢！」

「抓你來的四個人是廣西提督馮子材的手下，他們認定你是『黃旗黨』。」

「『黃旗黨』？」王端說：「我一向是無黨無派啊！就算我們回到了以前，回到了上輩子，倒了八輩子楣，也不能栽我的贓啊！──誰是馮子材，媽的，我要告他！」

「你聽我說完，很複雜的。」小紫球比他更大聲：「『黃旗黨』是一羣土匪，和法國人有商業上的來往，像軍火啦、私貨啦，清朝政府早就準備把這批人一網打盡了。現在『黃旗黨』在山西太原的老窩已經垮了，剩下的人回到廣西，有的人主張投降越南劉永福，有的人主張暗殺馮子材，好替那個在山西死掉的大黨頭黃崇英報仇──」

「慢點慢點，你說這麼多我記不住。」王端想要抓抓頭，卻連指尖也動不了。他只依稀記得那個「劉永福」，從前上高中的時候念歷史，好像讀到過，劉永福不是個「好人」嗎？

「欸！『劉永福』不是個好人嗎？」

「劉永福嘛！」小紫球眨了眨，說：「他很會打仗，也喜歡打仗，最討厭法國人。現在他替越南王作戰，聽說清朝政府有意思要招撫他。」

王端沈吟了一下，像是突然清醒了過來：「管他的，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現在我只想趕快滾蛋。」

小紫球「嗯」了聲，表示同意，它猛然化成一道纖細的紫線，鑽進那個大大的死結裏頭，悶著聲，像在歎息：「你們人類的歷史到處都是這種死結。」

「我才倒透了楣，鑽到這裏面來！」王端覺得脈門的地方一陣緊壓：「他們憑什麼說我是『黃旗黨』？」

小紫球冒出個頭來：

「你穿了看起來像外國人的衣服，又背著個黃顏色的包包，包包上還有外國字。」

「咦？」王端又叫起來：「我的相機呢？」

■

相機其實在阿陳的手裏。他注意王端的黃背包很久了。當那四個凶神惡煞在綑綁王端的時候，阿陳趁空把那只被甩在老遠地上的背包打開，抄起相機就跑。

現在他一個人孤零零地走在另一條長街上，清晨的陽光剛剛從街底那座寺廟一樣的房子的屋脊後灑過來。他猜想時間還早。可是他心急得很，大半夜的時間都過去了，他還沒走出這些像迷宮一樣的古代建築。開始的時候他還一直以為是「鬼打牆」，可是天都亮了，為什麼他還在打轉呢？

這時街上陸陸續續地出現了行人，他們穿著古時候的衣服，男人的禿頭上留著條辮子，女人都踩著小腳。一旦經過他身旁，沒有人不衝他瞪兩眼，有的還笑出聲來。阿陳不由得看看自己。很好嘛，除了他把相機藏在小肚子附近的汗衫裏顯得有點突兀之外，都很好嘛！

「笑什麼？」終於他忍不住了，對一個看起來又老又瘦的癟嘴小老頭兒叫起來。

「不要這樣！」肩膀上一個細小的聲音說：「人家只是看你很奇怪。」

阿陳一撇臉，瞅見了右肩上的小白球，這不是圖書館裏救他一命的小精靈鬼嗎？「是你噢！我問你，是我『奇怪』還是他們『奇怪』？穿那麼舊的衣服，剃光頭、留辮子、綁小腳，神經病！」

「我們已經到另一個世界裏來了，你知道嗎？」小白球的聲音有點兒顫抖，它怕阿陳承受不了這個現實的改變，也怕旁邊的行人聽到它說話，它實在很害羞。

「什麼？」阿陳摸了摸腮鬍子：「你說什麼？」

「我們已經到另一個『世界』來了。」

「你！」阿陳睜圓了眼睛，叫道：「你是說，我，我已經，已經死了？」他捏一下手臂，可是恐懼使他沒有力氣做任何事，所以手臂一點兒也不覺疼痛。

「哦——不不不！」小白球趕緊湊到他耳朵邊說：「你沒有死，只是，呃，只是，你回到一個已經『死』了的世界裏——」

「這，這樣不是和死了一樣？」阿陳渾身顫抖著。路旁的行人也停下腳步，大家你一言

、我一語地討論著這個奇裝異服看起來自說自話的傻子。這時，不遠的地方走過來幾個腰間佩著長刀，頭上戴著纓盔的士兵，他們齊聲大喝：「給我站住！」

阿陳本來就站在那兒，一驚之下，差點兒尿溼了褲子，心想糟了，鬼卒都出來了。可是剎那間他又想起：現在天都亮了，這些鬼為什麼還敢大搖大擺地出來呢？他一咬牙，回頭推開兩個婦人，撒腿就跑。那幾個士兵也不敢怠慢，畢竟這些日子以來，城裏城外的局勢亂得很，到處在抓法國奸細。他們知道這很可能是個立功的好機會，眼前這個沒留辮子的大鬍子想必是越南一帶遣來的細作，豈有放過之理？「追！」■

唯一沒有被追來趕去的就是田媽媽和徐香香了。她們眼看著王端被抓，阿陳溜走，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徐香香先是嚶嚶地哭泣了一陣，然後她看見田媽媽低著頭，一言不發地在想心事。

「田媽媽！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想，」田媽媽說：「我們確實已經回到了清朝時代，問題是在什麼地方，碰上什麼人和什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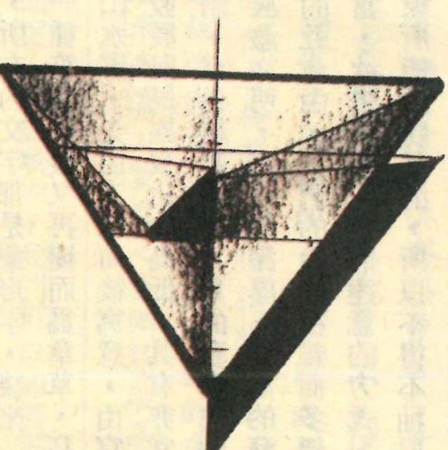
「這怎麼可能？」徐香香倒抽一口冷氣，向後一仰，後腦重重地撞在門板上。

「你看呢？小傢伙。」田媽媽對肩膀上的小紅球問道。

小紅球一動也不動地停在那兒，大約是在進行一項嚴肅的思考，過了好一陣，才慢吞吞地說：「我不知道該不該說，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去你的！」徐香香肩上的小綠球忽然尖叫了一聲。小紅球沒理它，繼續說：「時間軸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體，根據你們那個時代的學者的研究，人類的存在方式是不可能接觸到時間軸的。換句話說：如果人『走』到『過去』或者『未來』的世界裏，他就可能會對那一個時空環境有一些影響。但是，如果他改變了歷史，他本身存在就會有問題的——」

（下期待續）



時間軸 5

文／張大春　圖／劉開

他們受不了那種失去時空的反宇宙生涯，
於是飄然來到了我們所置身的這個宇宙裏了。
這四個紅、白、綠、紫的小光點，
有的嚴肅、有的害羞、有的調皮、有的充滿了對未知事物的憧憬，
他們會走進我們已經遺忘的歷史裏去，
可是，扮演些什麼角色呢？

●前情摘要●

隨著國家圖書館裏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記者王端；曾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媽媽。沿時間軸，回到清朝光緒八年八月的廣西。因為穿著打扮的不同，王端被當作刺客，給關了起來。阿陳也被官兵追的，東竄西躲。只有田媽媽和徐香香比較幸運，沒有被追來趕去。但聽了小紅球有關時空轉換的說法，不禁發起愁來。……

田媽媽頹然垂下了頭，喃喃地說：「真是難，真是難。」

小紅球立刻接著說：「最困難的是：你們必須學會放棄『自己』。」

「什麼是放棄『自己』？」徐香香說：「你是說，是說我們都會死掉？」

小綠球這時「嘿嘿」笑了兩聲，學著徐香香的語調：「會死掉？會死掉？」

小紅球在田媽媽的肩上轉了半圈，像是在搖頭：「不不不，不是死，而是放棄。你們進入了歷史之中，就擁有了兩種角色，第一是原先二十世紀『現代人』的身分，第二就是十九世紀現實歷史的觀察者。除非你們先能要求自己，放棄一切對歷史記載所懷抱的成見，也就是說，放棄做一個『現代人』的身分，不可以用任何方式干擾、阻礙這個活生生的歷史過程的進行，否則，我們都會碰到非常大的危險。」

「什麼危險？」田媽媽摘下了她的老花眼鏡，盯住小紅球。

「也許我們就永遠不能回到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那個時間軸的新原點上去了。」

徐香香聽到這裏，忍不住放聲哭了起來：「媽呀！我要回家，要回家！」

王端眼看著小紫球從密匝匝的繩索裏進出自如，所過之處，繩子便斷落成一截截的碎麻絮，不禁樂得大叫：「嘿！你真有本事。」

小紫球也不理他，只顧著把他全身的繩索全給弄斷了，才停下來。王端身子一鬆，伸了個大懶腰，聽見自己全身的骨節都在「喀喀」作響，便怒聲怒氣地說：「總有一天要給他們好看！」

那「看」字語音未落，忽地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夾雜著幾個說北地官話的人高聲喊罵：「把那崽子給一刀砍了，正好給咱們七哥報仇嘛，您說是吧？」

另一個啞著嗓子的一邊走進來、一邊擺手：「使不得，使不得，到晌午提督要起人來，八爺，您叫我如何交待？」說完一抖手中的鐵鍊，衝王端的牢柵走來。王端再也忍不住，忽地跳起身子，連小紫球也沒想到他會有這一招。王端衝過去就叫：「你們隨便抓人，難道不怕國法，呃，王法嗎？」對方被他嚇了一跳，三、四個大漢不由得面面相覷：「他，他──咦？你怎麼鬆了綁啦？」一霎時間，幾柄鋼刀全出了鞘。

小紫球見情勢不妙，「刷」地化成一片紫光，罩在王端身前，牢柵的木梁木柱頓時摧枯拉朽一般地垮了。王端只覺得眼前一陣紫光迷離，幾個大漢舉刀砍下的時候，全給「噹啷啷」地震得彈了回去。

「不行！」啞嗓子的喊：「這小子會使邪法，咱們快走。」

倒是第一個漢子暴睜著怒眼，一

言不發，拼命地揮刀向紫光裏的王端胡劈亂砍。王端這才想起來：對方正是昨夜那個黃衫大漢。他知道小紫球正在保護他，膽子也壯了起來，便叫道：「你砍吧，砍吧！我也不走了，反正我告訴你，我不是奸細，也不是刺客，也不是『黃旗黨』，也不是法國人，我是記者！知道嗎？我是記者！」

那漢子渾身是汗，兩手握刀的虎口已經滲出了血水。這時，他忽然停了下來，兩腿顫微微地打著抖，結結巴巴地說：「什麼？您，您，您是紀大俠？」

就在這個當口，阿陳一溜煙兒從人羣裏推擠而過，本能告訴他：必須找幾條小胡同鑽，才能避開後面那些死追不捨的兵勇。

逃命可是他的看家本事，三轉兩轉，他已溜進了一所大宅的後花園。聽見那羣士兵呼嘯著從牆外過去又回來，他發現自己眞的老了——牙齒還在打著戰呢。那些士兵和他只是一牆之隔，說話聲他聽得一淸二楚。

「會不會是進去了？」一個說。

「諒他沒有這麼大的膽子。」另一個說：「就算是眞進去了，他插翅也飛不出來了。」

「咱們哥兒們是去通報一聲，還是回衙？」

一陣沈默之後，第三個開了腔：「都不好，到口的肥羊，可不能讓給府裏那幫子廢料！這樣吧，咱們就守在此地，他要是出來——」

阿陳暗裏喊了一聲「糟糕」，躡起腳便衝花園裏竄。他身形矮小，從前幹偷兒的那一套功夫雖然早已「荒廢」，到了生死關頭，卻還眞派上了用場，不消幾個眨眼，人已置身在大宅子的第二進西廂房外，他停住了腳步。

右前方是一座氣派豪華的花廳，裏裏外外徧植著各式各樣高矮參差的盆景和圃花，草葉和花朵的芳香在晨風中徐徐送來，阿陳忽然有一種陶醉的感覺。「這些盆景恐怕值不少錢。」」阿陳忽然靈機一動。有一年他在一次假日花卉展覽場上幹扒手生意的時候聽人說起：一株上好的黑松盆景可以賣到五、六百萬。他感覺手心溼溼癢癢的。「如果可以弄個一盆、兩盆回去的話，才不要賣什麼車票、檳榔、長壽菸呢！」

他把相機順手扔在廊簷底下，比了比上衣的寬度，估計可以塞下兩盆。然後，一歪頭對肩上的小白球說：「怎麼樣，幫個忙，我去搬兩盆花，然後你再『開飛機』送我回家，好不好？」

小白球一縮身，躲進阿陳的衣領裏去。阿陳這才警覺到：有陌生人來了。他一骨碌翻身倒在一座影壁後面。

來的是兩個人，一個約莫五十歲上下，一個年紀大些。後者白皙斯文，穿一身亮眼的錦袍；前者身形高而瘦，臉皮紫黑，顴骨高聳，下巴削尖，兩眼烱烱有神，穿一身粗布衣褲，卻顯得更加神氣。

斯文的那個先說：「提督是不知道你要來的，我只告訴他，暫借雅舍待客，你且寬心。」

瘦高個兒四處掃視了一番，才說：「提督就是知道了，又奈我何？」

斯文的只是搖頭苦笑，沈聲說道：「唉！國事如此，邊防如此，我已不拘細節了，兄臺又何必斤斤計較呢？——進去坐下來談，坐下來談。」

瘦高個兒也不客氣，一邊就坐，一邊拱手說：「主事深明大義，小可豈有不知之理，想我劉永福不過是皇朝的一介叛民，在這邊陲之地，忍辱偷生，能打殺幾個法國夷人，不過是演一齣『梁山泊宋江』的故事而已。」

「兄臺千萬不可妄自菲薄。」斯文的那個捧起了几上的茶碗：「唐景崧此番再度前來，與兄臺共商大計，請兄臺念此微誠，共飲一杯吧。」

劉永福舉碗一飲而盡，說道：「去年主事召見，曾說起攻打河內、驅逐法人之事，朝廷必能資助糧餉。今年四月，永福以三千子弟兵攻下河內紙橋，還斷送了右營管帶楊著恩。結果如何？越南王阮福昇、雲南巡撫唐烱，這些狗官卻命永福棄勝就敗，一路撤兵——」

「你的委屈我明白。」唐景崧掏出個鼻煙壺，湊上去吸了兩口：「法國和越南立了保護條約，十分棘手。」

「條約就算不提，『資助糧餉』之事又作何解。徐延旭那邊只撥來百餘人馬，槍械全是廢物，彈藥全不著火！主事，永福心力交瘁，無能再戰了。」

唐景崧也開始沈吟。阿陳聽了半天，不明白一個字，想想無聊，又憋足了一泡尿，卻不敢隨便走動。他心裏一直掛記著牆外的士兵，另一方面，就算這樣逃走了，那些值錢的盆景不就泡湯了嗎？

時間軸 6

文／張大春
圖／劉開

他們受不了那種失去時空的反宇宙生涯，於是飄然來到了我們所置身的這個宇宙裏了。這四個紅、白、綠、紫的小光點，有的嚴肅、有的害羞、有的調皮、有的充滿了對未知事物的憧憬，他們會走進我們已經遺忘的歷史裏去，可是，扮演些什麼角色呢？

●前情摘要●

隨著國家圖書館裏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記者王端、曾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媽媽。沿著時間軸，來到清朝光緒八年八月的廣西。

賊性難改的阿陳，雖然被官兵追來趕去的，這會兒正躲在提督府裏，聽唐景崧和劉永福講了半天話，也不明白一個字，只想如何下手偷盆景，卻不料被人一記飛鏢打昏過去。田媽媽和徐香香則暫時留在修道院裏，等四個人會齊了，才能回家。

被當刺客捉走的王端，因小紫球的神通，護衛著他，又爲人誤是「紀大俠」……

「紀大俠」幾個字這時已傳徧了衙門。有往外衝的，有朝裏闖的，每個人都念經似地喊著：「紀大俠來了」、「紀大俠眞的來了」。

王端可管不了這些，他氣急敗壞地順著過道和人聲走去，只見越聚越多的人們終於阻滿了衙門口的通道，他往回一退，後面的人也簇擁過來——他被圍在院子裏了。

「紀大俠！」一個穿著整潔戎裝的軍官上前作了一揖，說：「您好開玩笑，江湖上的朋友都知道的。昨夜捕房的兄弟們多有得罪，千萬還請您見諒，如今邊防緊急，還請紀大俠顧念大局，鼎力相助。」

「紀大俠？」王端抓了抓腦袋：「又是個什麼東西？」

眾人跟著笑了出來，可是，他們很快地恢復了嚴肅的、期待的神情。那軍官又上前一步，說：「紀大俠莫再開玩笑，提督就要回府了，請大俠稍待片刻，請！」說完一伸手，就要迎王端到廂舍去，眾人立刻閃開一條路來。

王端知道有理說不清，只好偏頭低聲問那小紫球：「搞什麼鬼？」

「誰教你剛才說你是什麼『記者』，他們聽錯了，還以爲你是那個雲貴俠客紀一澤呢！」

「紀一澤？」

「對，一個玩世不恭，卻心腸很好的俠士，傳說他家有萬貫祖產，只喜歡刺槍弄棒，學了一身好功夫，卻自稱『紀賊』，到處劫殺一些爲富不仁的豪門劣紳，和山寇土匪，他不作官，卻比官還威風。」小紫球附到王端耳朵上說這話的時候，王端把它遮住了，聽了個仔細，想道：「乾脆，我就給他來個將計就計。」

「嗯！」王端點了點頭：「就看你們提督的面子吧。」

正說著，忽然見衙門口闖進兩名士兵，手裏的兵刃都離了鞘，他們一見這名軍官，便齊身跪下：「捕頭！提督府後宅花廳裏拿住了一個奸細！」

「喔！」那捕頭大驚失色：「糟了，提督交待過：今午之前，京裏來的吏部主事唐大人要借花廳待客，這可怎麼得了？有沒有驚動貴人？」

倒在花廳外的阿陳眞是楣運纏身，他沒想到屋裏的劉永福是何等機警的人，一只茶碗就打碎了阿陳發橫財的美夢，也尿溼了一褲子。更糟的是劉永福緊接著一個箭步躍出窗來，揪起阿陳軟緜緜的身子，對唐景崧說：「主事！這人是誰的手下？」

唐景崧憑窗一望，也莫名奇妙，搖了搖頭，說：「兄臺，這我卻不知了。」

劉永福忽而仰天大笑了幾聲：「主事可以不知，那馮子材可不會不知吧？我劉永福也不能不知吧？」

「兄臺千萬不要誤會，提督豈會做出這等見不得天日的事？此人的來歷，還得細細追查。」

「不必了。」劉永福轉身朝北望空一揖：「劉永福何德何能，蒙朝廷看得起，領了個越南三宣副提督的品戴，卻不該如此冒昧，翻山越嶺，赴廣西而來，畢竟是蠻夷之人、粗野之輩，馮提督是不可不防的，



哈哈哈！」

唐景崧知道誤會大了，心中又急又氣，轉身繞出花廳，待要走到劉永福身旁出手相拉的時候，對方只一讓身，單腿跪倒在地，說：「主事提拔永福之心，永福此生不敢或忘，告辭了，我得立刻趕回河內。」

「你，你這就走？」

「回主事的話，永福原本就不該來。」

「那麼，那麼募兵增餉的事——」

劉永福苦笑著搖頭，看一眼地上躺著的阿陳：「將帥各有疑忌，縱然是千軍萬馬，又作什麼用處？」

「永福！」唐景崧低低歎了口氣，不再說什麼了。劉永福站起身，大步向外走去，尋著那座側門，牽過他的健馬，躍上鞍座，一夾雙腿，便消失在唐景崧的視線之外了。

唐景崧奮力大吼了一聲：「來人哪！」

「他們到底在那裏呢？」徐香香忍不住又落下了眼淚：「王端被抓走了，阿陳又走散了，田媽媽！我們也許一輩子都回不去了呢！」

田媽媽卻只是若有所思地拍著徐香香的肩膀，過了好一會兒，才對小紅球說：「我覺的奇怪，小紅球。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

「什麼？」小紅球和徐香香一起說。

「我們既然進入歷史裏來，接觸到歷史的人和事，不可能不干擾到這個時空裏的存在體啊？我們已經認識了清代的法國傳教士，王端也被官差抓去了，至少我們都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又怎麼避免去『干擾』歷史呢？」

「也許可以說是一種心情吧？」

小紅球認眞地眨了眨，說：「你有沒有想到：我們應該是歷史過程中的一個小小的角色，發揮小小的力量、產生小小的影響，但是，也可能在這些『小小的』裏面，意外地成就了一些歷史上的大事？」

「是啊！」田媽媽說：「那麼我們不就會碰到很大的危險嗎？也許就沒法兒回到原來的世界了。」

「我們要注意的就是這種『心情』，如果我們想要改變歷史，懷有『大大的』野心，把這個時間軸歪曲到另一條軌道上去，那麼，危險就來了。可是如果我們保持一分自然的心情，體驗歷史活生生的教訓，看清一切痛苦、磨難，而不要刻意扭轉什麼命運，也許會更有收穫吧？」

「老實說，」田媽媽緩緩地說道：「我已經一把年紀了，如果回不了家，回不了圖書館，也許不是件壞事。可是香香、王端和阿陳就不一樣了，他們都還年輕，萬一出個什麼差錯，萬一不小心要逞强去改變歷史，就麻煩了。我眞替這幾個孩子擔心。」

「是啊！尤其馬上就要打仗了。」小紅球說。

「打仗？」徐香香又坐起身來大叫了一聲。

「你是說光緒九年十一月中法兩國的河內之戰？」田媽媽推了推眼鏡：「唉呀，對對對，這一戰，劉永福敗得很



慘哪！」

「中法之戰？」徐香香緊緊抓著田媽媽：「可是法國修女不是救了我們嗎？爲什麼要打仗呢？」

田媽媽搖搖頭：「誰知道呢？歷史上說這次戰爭是因爲法國政府要保有越南這個殖民地，才發動的。」

「萬一眞打起仗來，我們怎麼辦？」徐香香問說。

這時房門又響了，接著尚達兒院長捧著一盤食物進來，示意讓她們吃。田媽媽起身道謝，尚達兒院長卻傾過身來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話。

「怎麼了？」徐香香看那尚達兒院長神情凝重的樣子，也跟著緊張了起來。

田媽媽連連點著頭，沒留神便隨口用中國話說了兩聲：「我了解，我了解。」

王端這時正端坐在提督府衙的一間雅室裏，小紫球一個勁兒地在他耳邊說：「你根本不了解，這樣做是不行的，冒充紀一澤太危險了，再說，紀一澤也不可能接受清朝朝廷的接待啊！」王端才不聽這一套，他一連喝了好幾碗清香可口的普洱茶小聲說：「誰說我不了解啊！我是要看看這些老古董究竟要搞什麼花樣兒。」

正說著呢，進來了一個身著短衫腳踏皂靴的中年漢子，他五綹黑鬚，隨風飄搖，眞像那畫中的古人了；他打量了王端幾眼：「你就是紀一澤。」

王端一驚之下，站了起來，想到剛才那個捕頭對他是何等客套，這個人卻好生「大牌」，隨即應了聲：「是是。」

「大俠請坐，提督最近公務甚忙，不便召見，特命下官前來待客。聽說捕房的幾個捕頭不識尊顏，得罪之處，尚祈海涵。」

王端那裏曉得這一套，好容易才想起了武俠小說上見面過招前的臺詞兒，便說：「閣下是？」

對方微微皺了皺眉毛：「下官乃提督次子馮相華，居廣西提督府統領之職。不知大俠此番前來廣西，有何貴幹？」

王端可被這一問給問傻了。如果小紫球的情報不錯，那麼紀一澤未必是官府喜歡的人物，恐怕對這樣一個名滿西南邊區的豪俠，他們仍然懷著幾分戒懼吧？他該怎麼說呢？眞該死，從前讀書的時候，沒好好兒地把這一段歷史搞清楚，什麼馮子材、黃旗黨、劉永福、黑旗軍，一團亂！這時小紫球忽然在他耳邊說：「照我說的說就對了。」

「嘿！好主意。」王端忍不住叫出聲來。

「什麼？」馮相華卻大惑不解。

王端立刻掩飾地清了清喉嚨，一面聽小紫球的話，一面說：「我在廣東一帶有不少朋友，他們傳消息來，說法國人可能要再啓戰端了。」

「噢？」馮相華沈吟了一下：「請講。」

「最遲在兩個月之內，恐怕越南方面就會有重大的軍情。不知提督是否有因應之計？」

馮相華點了點頭，說：「越南王反覆無常，左右傾側，有個劉永福在，勉强可以對敵。不過，唉，邊防之事，朝廷也是戰和兩難，舉棋不定。」

「紀某這次來廣西，對各地兵馬節制，也略有所聞。」

「但請直言無妨吧！」

「總而言之，雲貴、廣西、越南，不宜各自爲政，要安定大局，還是要聯通一氣爲是。小民不過是一介草莽武夫，別無長言，請統領恕小民魯撞，告辭了。」

「告辭？」王端立刻低頭對小紫球說：「這樣就完啦？」可是話已出口，他也不得不站起身子了。

就在這個時候，門外一聲大喊：「啓稟統領！府宅花廳裏的奸細帶到。」

「先給我押起來，仔細拷問！」馮相華厲聲說道。

「哇啊，我死了，我苦啊啦！」一聲聲拖得長長的慘叫從廊下傳了進來。

「阿陳？」王端瞪大了眼睛朝外望去。

——待續——

科幻專輯

時間軸 7

文／張大春　圖／劉開

●前情摘要●

隨著國家圖書館裏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記者王端；曾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媽媽。沿著時間軸，來到清朝光緒九年八月的廣西。原先被當作刺客，後來又爲人尊稱「紀大俠」的王端，將計就計的跟著提督府統領馮相華，來到提督府衙，正好遇上在花廳外聽唐景崧和劉永福講話，準備動手偷盆景，卻被人捉住的阿陳。這會兒綁在繩架上嚴刑拷打，哇啦哇啦地亂叫……田媽媽和徐香香躲在修道院裏，還算安全，可是沒想到要起戰事，尚達兒院長神情凝重的在田媽媽耳邊，說了幾句話後……

尚達兒院長輕手輕腳地向外走去，她長長的黑袍消失在木門後面，「喀喀」的腳步聲也遠了。於是，屋子裏顯的更加寂靜。徐香香不敢出聲，她知道一定有什麼大事要發生了。田媽媽只衝她微微地苦笑了一下，什麼也沒說。這時，小綠球「噗」的一聲跳到徐香香的頭上：「好極了，又要旅行啦！我們什麼時候動身呢？」

紅球立刻大聲叫起來：「閉嘴！」

「到底是怎麼回事嘛！」徐香香放下了手裏的硬麪包，掀開被角就要下牀。

「唉！來得眞不是時候。」田媽媽的微笑還掛在嘴邊，頭已經搖了搖：「修道院要撤走了。因爲情勢愈來愈緊張，中、法兩國恐怕在短期內再也不會和好了，法國的教會當局聽說這裏最近發生太多流血事件，就下令讓尚達兒院長帶著所有的修女離開廣西。」

「那我們怎麼辦？我們怎麼辦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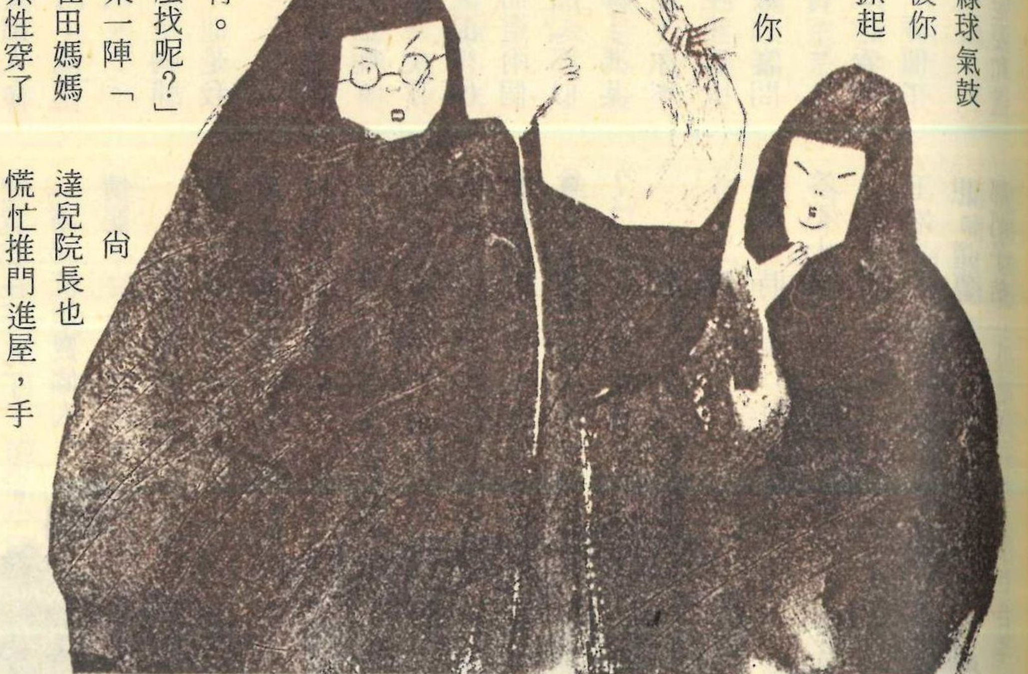
「先別急，香香，讓我想一想。」田媽媽喝了一口又苦又黑的咖啡。說：「如果我們留在這裏，才能有機會找到王端和阿陳；可是，像我們這個樣兒，怎麼出門呢？如果我們跟尚達兒院長一齊走，就一定很安全，不會被抓走；可是，那又該怎麼去找他們呢？」

「統統抓走好了。」小綠球氣鼓鼓地說：「好好的旅行，又被你們破壞了。乾脆我們統統被抓起來，大家不就見面了嗎？」

「咦！這倒是個好主意。你總算說對了一次話。」小紅球說：「田媽媽，我們就走上街去，說不定就碰見那些抓走王端的人了。」

「不行、不行！」田媽媽喝乾了咖啡，才說：「你沒看見那些兵，一個個跟凶神惡煞似的，萬一香香落在他們手裏，我眞不敢想，千萬不行。再說，阿陳也不在，又該怎麼找呢？」

正說著話，窗外忽然傳來一陣「碰啷」的碎裂聲，小綠球搶在田媽媽前面，湊到玻璃上轉兩轉，索性穿了出去。不一會兒便飛回來，大呼小叫：「外頭有人要打進來，又是甎、又是瓦的，砸壞了好多東西。也有人不許，和那些人又打起來了。」



尚達兒院長也慌忙推門進屋，手裏提了包東西，田媽媽反而上前安慰她一陣，最後她說：「院長您放心，我們不會拖累您的，我們這就走。」

外頭的人聲愈來愈大了，有人喊著要殺「毛子」，還要殺「二毛子」；另一邊兒的人便罵回去：「打土匪捉進官裏去！兄弟們打土匪！」

尚達兒院長解開那包東西，抖開，看的田媽媽和徐香香目瞪口呆——是兩套舊得褪了色的修女服。

阿陳以爲自己一定會嚇得、痛得昏過去，當那兩個身穿黑色勁裝的粗壯獄卒對空「啪噠」「啪噠」甩打著皮鞭的時候，他趕緊閉上雙眼，可是奇妙的事又發生了，他只覺得眼皮外罩進來一團柔和的白光，使他不由自主地張開眼睛想看一看。一道鞭影正以電光石火般的速度撲來，重重地抽在他的胸口上。然而他絲毫沒有疼痛的感覺，低頭一瞧，渾身的皮膚泛起一股淡淡的、不易察覺的白光，這時他已嚇得叫出聲來——不過，機警的阿陳立刻知道他應該怎麼做了——他更加大聲地喊著：「唉喲！痛死人啊啦！」

拷打持續了好一陣，阿陳喉嚨都快叫啞了，可是兩名差役卻不懂：爲什麼犯人沒有皮開肉綻呢？甚至連條

紅鞭印都沒留下。「真怪！」一個說：「跟一堆死肉沒什麼兩樣嘛！」

這時，統領馮相華和王端一前一後地跨進刑房裏來。阿陳立刻說：「記者，喂！記者！救人哪，要出人命了。」馮相華也馬上出手攔阻：「這位是紀大俠的朋友，且慢用刑。」

「且慢用刑？」王端挺了挺胸脯：「為什麼不乾脆把他放了？他是我的跟班，一刻也少不得的。」

兩名差役這才明白過來：原來是紀一澤的跟班，怪不得打不出血呢。而馮相華一聽這話卻氣得火冒三丈了。他早就不以為一個草莽匹夫浪得俠名，能對朝廷有什麼貢獻？而這兩個人蓬頭垢髮，奇裝異服，顯然「不似善類」。他臉一沈：「紀一澤！馮某敬你是一代豪俠，才禮讓三分，你不要放肆。這個人驚動了吏部主事唐大人，大人傳下話來，一定要嚴加審問。你，不必過問，我自有交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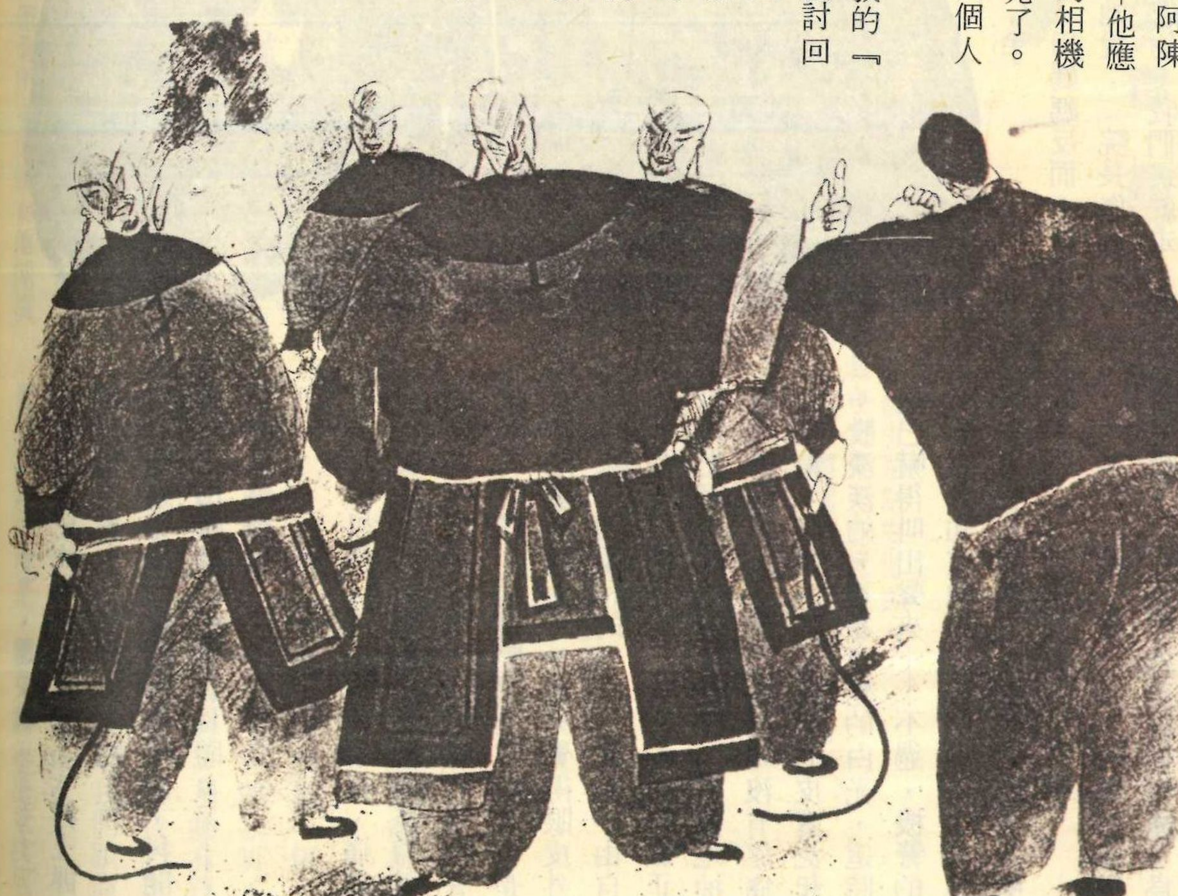
小紫球這才悄悄地說：「你看吧！叫你走你不走，現在好了，弄僵了吧？」

王端還是不服氣，他決定要和這個統領鬥一鬥，至少對他而言，阿陳太重要啦——他應該知道自己的相機究竟扔在那兒了。

「請馮統領賣個人情罷？」

「那麼我的『人情』該怎麼討回來？」這話聲傳來時，唐景崧已然大步跨進刑房：「馮統領，你結交綠林人物，令尊是不是知情？」

「我——」馮相華一時答不上話，只瞪著王端，心想：這算那門子結交？



王端不知道阿陳闖了什麼禍，阿陳自己也莫名其妙——那裏有還沒下手就失風的賊？唐景崧呢？其實他倒不是為興師問罪而來的，畢竟這是在馮子材的轄區之內，他私會劉永福，也不是沒有忌諱，所以色厲內荏得很。他真心是想打聽一下：阿陳究竟和馮氏父子有沒有勾結？以及他是不是把自己和劉永福的談話內容給洩露了。

王端見情勢緊迫，便低聲對小紫球說：「快叫你的小白球兄弟救阿陳，我們不走不行了。」而在這個時候馮相華卻厲聲吼道：「再給我打！狠狠地打！」

田媽媽和徐香香緊緊牽著手，想要穿過園子裏正打得難解難分的一羣老百姓。喊著「殺二毛子」的大都是些莊稼漢，看起來粗野邋遢得多。被當成「漢奸」一般對待的「二毛子」，其實就是附近的「教友」，他們未必文弱，有的也驃悍異常，不過，其中有很多上了年紀的老人家，被揍得遍體鱗傷，仍舊跪在地上閉目合掌，喃喃自語。

尚達兒院長正在朝她們招手，一輛黑色的四輪大馬車停在修道院後門外不遠的地方。尚達兒院長先扶另一個修女上了車，回身用中文說了一個字：「快！」

田媽媽正要加緊腳步，闖出重圍，已經有十來個拿著纓槍、刀、斧的漢子正湧了上來。田媽媽左手被尚達兒院長一提，半個身子就騰了空，然後右手一鬆，徐香香被推倒在地，「哇」地一聲哭了出來，田媽媽想下車，車夫早就一鞭揚起，兩匹健馬撒開八蹄，絕塵而去。「小紅球！快想辦法！」田媽媽一頭急汗都流到脖子上：「不然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小紅球說：「我剛才不知道你究竟要上車還是逃走，所以……對不起。」

田媽媽知道不能怪小紅球，她自己雖然又驚又怕又擔心，卻也隱隱地藏著一些新奇的愉快，她辛苦治學半個世紀，一旦進入活生生的歷史之中，一切都「逼真」得令人眼花撩亂了。她回頭望著塵土中隱隱約約、漸行漸小的人影和教堂，竟然掉下了眼淚，是痛苦呢？還是憂慮呢？還是興奮呢？

這邊徐香香剛要掙扎著起身，卻立刻被兩個年輕人給掀倒在碎石路旁的花圃裏。一個說：「好標致的姑娘，怎麼當了洋尼姑啦？」另一個說：「可惜喲！可惜！」

第一個「噹」地把手裏的單刀插在樹根上，「嘿嘿」笑了起來。就在這個時候，小綠球「刷」的一聲衝上去，照著那人的臉繞了七、八個圈，那人只覺得兩頰一陣痲癢痠疼，反身就去拔刀。

這時教堂鐘樓的拱形窗口上飄然落下一個龐大的灰影，灰影如巨鷹展翼，眨眼之間便落在那兩人和徐香香之間。

那是一個人，約莫三十歲年紀，皮膚白皙，肩寬臂長，身穿一襲灰絲長袍，神情舉止之間，純然是一副心閒氣定的模樣。他也不說話，嘴角微微露著點兒笑意，但是一雙深澈的眼睛裏卻流出既不屑、又憐憫的神情。

就在這個當兒，遠方忽然傳來一陣槍聲。打架的人則喊著：「法國駐軍來了！法國人打來了！」有的卻說：「是咱們的槍兵！來打毛子的！」跪在地上的老人家開始不停地磕頭。

這個灰衣人轉臉衝徐香香一點頭：「我們該走了。」

徐香香不由自主地伸手遞給他，帶淚的大眼睛一眨也不敢眨。任那灰衣人把自己往肩上一扛，便有如在男朋友的摩托車後座上兜風一樣，只聽得耳際風聲獵獵，其他的一切，都好像逐漸消失了聲音的流行歌曲的結尾一樣，安靜下來。

小紫球這邊只是不答王端的話，它實在有點氣王端，該走的時候不走；逼到走不了的時候又要逃，現在來了個陌生人，好奇的它更有理由先留下來，看看這個唐景崧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反正那個阿陳不會被打死的，有小白球在嘛！

可是小白球也很辛苦，它本來就很害羞，不喜歡像這樣把自己的存在質能擴充到那麼大一個體積上，保護阿陳，而且這樣實在很耗費體力的。可是如果不這樣，阿陳恐怕吃不住一鞭子就會死在繩架上，而不會像現在這樣假號假叫卻只覺得手腕「有點兒疼而已」。

「他供了什麼沒有？」唐景崧問。

「啓稟大人！沒有。」馮相華瞥一眼阿陳，心中不禁納悶：難道紀一澤真的像傳聞中所說的一樣：來去如風，刀槍不入？連他的跟班都如此了得，要是換了尋常土匪，不費十鞭子就皮開肉綻、苦苦告饒了。這樣耗下去，如何是個了局呢？

唐景崧也想：若是打到這步田地還沒吐實，恐怕不是尋常人物，不過，至少這奸細沒供出他和劉永福密談的事，也算萬幸了。他心存一點溫厚，轉念到此，又怕自己逼問得急了，不就正表示花廳之約非比尋常，而徒惹提督府的嫌猜麼。不禁脫口說道：「我看罷了罷了。打死了也是一頓糊塗，先押起來。」想了想，又補充著說：「反正沒傷人、也沒什麼大礙。」意思也就是說：沒什麼要緊的事。

小紫球這便悄聲對王端說：「這唐大人大概不想對阿陳怎麼樣，我們還是照剛才的樣子，我說一句，你跟一句。好，跪下！」王端「噗通」一聲跪倒，開始跟著小紫球念道：「唐大人在上，草民紀一澤叩見。」

「有什麼話，起來說吧。」

「草民行遊四海，居無定所，這個跟班從年輕時候就跟在草民身邊。他為人忠厚老實，不會做什麼奸細、刺客的。」王端只顧著一串串地跟詞兒，也忘了站起來。

這邊馮相華卻起了疑，紀一澤不是向來以見官不跪而聞名的嗎？忽地心生一計，要試一試這對來歷不明的主僕，就放聲說道：「大膽刁民！膽敢冒充紀一澤前來提督府喧鬧不休，來人哪！給我抓起來。」

小紫球喊聲：「不好！」王端沒提防，也喊了聲：「不好！」小紫球接著說：「快起來，走！」王端一緊張，也說：「快起來，走！」小紫球在霎時間罩成一團紫氣，護著王端起身，往外飛去。這邊小白球也試圖逞力起身，先把阿陳手腕上的繩子割斷，可是，就再也沒力氣了。「完蛋了！」小白球對阿陳說：「我們四個分開得愈遠，各自的能力就愈薄弱，而且只能做小空間的移動。現在要我帶你逃出去，恐怕，恐怕……」

「拜託啦！觀世音菩薩！」阿陳暗叫著，同時發覺落在身上的最後一鞭有些疼了：「帶我出去啊！」

小白球努力游化成更完整的一個能量單位，可是，它好累好累，眼看著小紫球和王端飛上了簷頭，王端還轉過臉來看了看，有人已經朝他背上射了一矛，給彈掉了。「小紅、小綠一定走得更遠了！」小白球想。

—待續—

科幻專輯

時間軸 8

文／張大春　圖／劉開

•前情摘要•

隨著國家圖書館裏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記者王端：曾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媽媽。沿著時間軸，來到淸朝光緒九年八月的廣西。

因爲馬上就要發生戰事，田媽媽和徐香香所藏身的修道院，在尙達兒院長的領導下，決定立刻離開廣西。慌亂中，田媽媽和徐香香恩恩換上修女服，預備一齊逃難，未料香香慢了一步，正被兩個壞人包圍之際，教堂鐘樓上，飄然落下一個灰衣人，背起香香就走……

冒充大俠紀一澤與其跟班的王端和阿陳，在提督府刑房裏，和提督馮子材之子馮相華（提督府統領）答對時，露出了馬腳，小紫球很吃力的護著王端，往外飛去，搞得刑房大亂……

小紫球使盡最後一點力氣帶著王端衝進了馬廐，啞著聲喊：「快，快上馬，我的能量快要用完了。」

王端那裏知道這些？慌亂之中，只能依言行事。伸手就去扯馬尾，差點兒給踢到面門。轉個身，一名槍兵已經把桿紅纓槍舞了個靈蛇出洞的勢子，「颼、颼、颼」對準他的咽喉、胸口和小腹點了過來。卻也虧了那匹馬，兩三下亂踹，替王端解了圍。這一場虛驚就像是當臉給王端甩了一巴掌似地讓他醒了過來，他橫跨一步，大皮鞋斜裏一踹，正踹在槍兵的腰眼兒上，便順勢拾起了纓槍，一面作勢要往地上那兵的身上扎，一面鬆了繮繩。在小紫球的移力幫助下，飛身上馬。一夾雙腿，衝角門奔了出去。一口氣出了城。他不知道該往那個方向走。快馬長槍的架子卻有喪家之狗的味道，因爲跨下沒有座鞍，屁股顚得像撕裂了一樣。天色又陰霾無比，他在荒山僻野裏捕捉著自己這個「荒野大鏢客」的淒涼造型，突然覺的好冷，好冷。

就這樣兒也不知走了多久，跨下的馬忽然打起噴嚏來，而且不時地歪過臉，用一邊兒的黑眼珠瞅他。彷彿不願意跟從他所指示的方向。「這是怎麼回事？」王端一撇臉，發現肩頭的小紫球光色暗淡了許多：「你呢？你又是怎麼搞的。」

「我不要緊，休息休息就好了。—這馬似乎是發現了同類，你別催牠，讓牠自己走。也許會遇見什麼人，問問路。」

「唉，問路？」王端歎口氣，說：「連我們要去那兒還不知道呢，問路有什麼用？」

剛談著話，已經轉過一個隘口，那馬長嘶了一聲，四蹄在原地輕點了幾下。王端擡眼一看，不遠處一株大樹底下，拴著一匹黑馬，馬旁地上坐著個漢子，正在大口喝著水呢。

王端微微掣住繮繩，慢慢兒湊上前去。

「呃、呃，先生，請問，呃請問……」王端一邊兒問，一邊兒趕緊翻身下馬，他的屁股已經腫得不像話了。

那人回過頭來，看一眼王端，和他手裏的紅纓槍——現在這桿槍已經成了他的拐杖了—又把嘴湊在那個皮囊上「咕嘟」灌了一口。「來者是客，坐！」

王端自知坐不下去，拄著槍桿，索性蹲了下去。

「閣下好俊的功夫，快馬無鞍，是塞上男兒的身手了。」那人也不看他，手一橫，把皮囊遞過來。

渴極了的王端連謝也來不及說，一把抓過皮囊，對嘴就灌。立時，只覺得一



股烈火順著喉嚨、胸口一直滾入了空盪盪的小腹，他「啊呀」一聲大叫起來，翻身便往後倒。

提督府這邊亂成一團的局面還沒定下來，馮相華突然接到傳令：「提督有急事召見。」

待馮相華急急忙忙一路奔入父親的書房，一路上已想好該把這一段離奇的遭遇如何回稟。不料一見馮子材的面，卻被一股肅穆、緊張而且寒意森森的氣氛給懾住了。老人憑窗垂手而立，不等他見禮，便說：「我辭官的摺子，朝廷已經准了。」

馮相華一愣，這該從何說起？他正要問話，馮子材轉過身來，近七十歲的老人那一頭稀疏的銀白髮辮顯得有些零亂，瘦削的臉上呈現出一種傲岸卻憔悴的神情，他緩緩地說：「四十年爲將，轉戰江南兩粵，總之是無愧於朝廷就好。如今小人當道，我又老邁了。唉！『田園將蕪，胡不歸？』只是，只是辜負了你們兄弟的大好前程，唉！」

「父帥！」馮相華從「小人當道」的話裏猜出了一點父親年老辭官的意思：「可是徐延旭、趙沃和黃桂蘭那一系庸懦之徒？」

馮子材開始在室內來回踱著方步，久久不答。他不願意將倦勤的緣故完全推在邊疆重鎮之間的傾軋之上，那樣也有失自己一向孤高獨賞的清譽。

「啓稟父帥，如今邊防吃緊，法軍頗有蠢動的意思。方才府裏還拿住了一個綠林人物，容或就是奸細，奸細都鬧進提督府來了——」

「你又如何能斷定是『奸細』？」

「這——」馮相華沈吟著，不知該不該把驚動唐景崧的事和盤托出，要是說出來，對此刻老人的心情來說，何嘗是一個打擊？

「若無實據，動輒疑人、拿人，豈是爲將帥者所該做的。相華，這一點上，你要多學學相榮，你哥哥比你穩得住得多了。」

「是。」

「綠林中人，頗多俠義之徒，爲朝廷設想，此輩或可以大用，劉永福不就是最好的例子？你要爲朝廷多結納一些人才——」說到這裏，馮子材又停頓了，他忽然想起：自己已即將是在野之身，朝廷也好，軍務也好，邊防也好，不都逐漸和自己這個老人愈來愈遠了嗎？隨即又長歎了一聲，說道：「對了，方才有省城來的四百里驛傳，說是新任提督即刻就要來赴任了，你，還有相榮，要速爲預備，兵馬糧秣，一切都得交待清楚。」

「是。」馮相華一俯首，淚水已忍不住奪眶而出：「父帥，那……那新任提督，究竟是什麼人？」

馮子材輕輕搖了搖頭，竟然擠出一絲苦笑：「黃桂蘭。」

「果然是這個狗官。」

「相華！」馮子材大喊一聲：「爲什麼你就是沈不住氣？——唉！你下去吧。」

「是。」馮相華正要退出門去，只聽見老人乾咳了兩聲，說：「還有，那名綠林人物，如果眞的不是什麼奸細，從速放人。」

這番話可是一字不漏地全裝在阿陳耳朵裏了。他趁著刑房裏一陣大亂，施展出平生的「絕學」，一溜煙就繞到馮子材的這間書房來。當下聽見老人家稱他爲「俠義之徒」，心裏很是一陣感激。也默默地記下了「黃桂蘭」這個名字，這個姓黃的大概是老頭子的對頭，如果有機會就拿他下個手，算是給老頭子「報仇」吧。阿陳在心裏嘀咕，頓時覺的自己眞有點布袋戲裏「妙手空空」神偷英雄的味道。

如果這是一個奇怪的夢，徐香香可是怎麼也不願意醒過來了。面對這個灰衣青年，她不知道該怎麼開口，只把兩隻手在黑袍的裙襬上搓了又搓，眼睛定定地望著山下那一片煙靄茫茫的城廓和房舍，她知道灰衣人正在看著她。

「敢問修女貴姓？」

「我，」徐香香瞪大了眼睛，一副被嚇了一大跳的樣子。這時小綠球忽然摹仿著她的聲音說：「我不是修女，我姓徐，被圖書館開除了！」

「什麼？」灰衣人笑了起來：「什麼『館』？什麼『開』？」

徐香香已經羞

紅了臉，暗罵一聲「該死」，便不搭腔了。

「徐姑娘如若不是修女，怎麼會這樣一身打扮？」灰衣人袍袖上下一揮，徐香香順勢看一眼自己，又不知該說什麼是好。心念電轉之下，突然想起自己是「未來的人物」，而這個青年，怕不已經是老爺爺一輩的人了？這時，一顆「篤篤」猛跳的心才稍稍定了下來，頗有幾分悵然若失的神情。

「徐姑娘方才說到什麼『館』？是不是受了那『館』裏不三不四的人的欺侮，才負氣投了空門的？」說到這裏，灰衣人猛地打住，一副自覺失言的靦覥之色。確實他不該如此孟浪，怎麼好去冒冒失失地問一位陌生女子的身世？萬一她眞是歌女聲妓，這一問，豈不教人難堪？

徐香香卻聽他不懂，她不知道灰衣人誤會了圖書「館」是執壺勸酒的章臺之地，小綠球卻不禁吱吱嗝嗝笑了起來：「唉呀！不是不是啦！」

灰衣人卻被這語聲驚的心頭一震：奇怪了，什麼人在講話？聽聲音就在附近，然而卻不見蹤影，莫非遇到了高手？他本想大喝一聲：「誰？出來說話。」轉念一想，又怕嚇到了這個姑娘，只有暗自一提眞氣，隨時準備應變。

小綠球也發覺自己笑的太突兀，差一點兒破壞了原先的計畫。而徐香香這邊更有不知所措之感，面對著這一個俊俏的英雄人物，卻置身在一椿百年錯愕的誤會之中，她想解釋，更有無限的惶恐，有如初戀時第一次的約會那樣，急於說很多的話，也急於打破心頭的僵窘，然而，嘴裏卻幽幽然顫微微地說：「你，你，你到底是誰？」

「我？」灰衣人的眼睛已自笑了起來，他輕聲地說：「我是個賊！」

「這些土匪！眞是一羣土匪！」尚達兒院長只一個勁兒地重覆著這句話，她氣得想不出別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悲傷、失落和絕望了。

田媽媽更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她猜想尚達兒院長一定辛辛苦苦地在中國經營了不少日子，她的宗教理想和社會現實之間也一定面臨了相當長久的衝突，到頭來那些「濟世」、「救贖」的初衷還是土崩瓦解了。現在她噙著滿眼的淚水，從她所曾經熱愛、曾經付予無比希望的土地上離去，忍受著亂民無情的踐踏。而這些亂民卻又是田媽媽的同胞先祖，她想去安慰身旁這個飽受創傷的外國友人，卻不知道這樣做的話會不會引起她更多的痛苦或憤怒。便只好跟著掉眼淚。



「你們的國家，」尚達兒院長哽咽著用法文說：「爲什麼不能像兄弟姊妹一樣地對待我們？」

田媽媽收拾起眼淚，抽抽鼻涕，想起近代史上列強對中國的種種侵略—這是另一個根深蒂固的觀點，而且有事實的證據，她知道這不是該嚴辭抗辯的時候，只好低聲下氣地說：「戰爭是人類互相誤會的結果，而這結果永遠會變成更大更深的誤會！」她希望尚達兒院長能了解歷史上惡性循環的「常態」，然而，這位宗教家對她的解釋彷彿毫無興趣，只顧著搖頭歎氣，以及咀咒：「上帝會懲罰他們的！上帝會有公平的裁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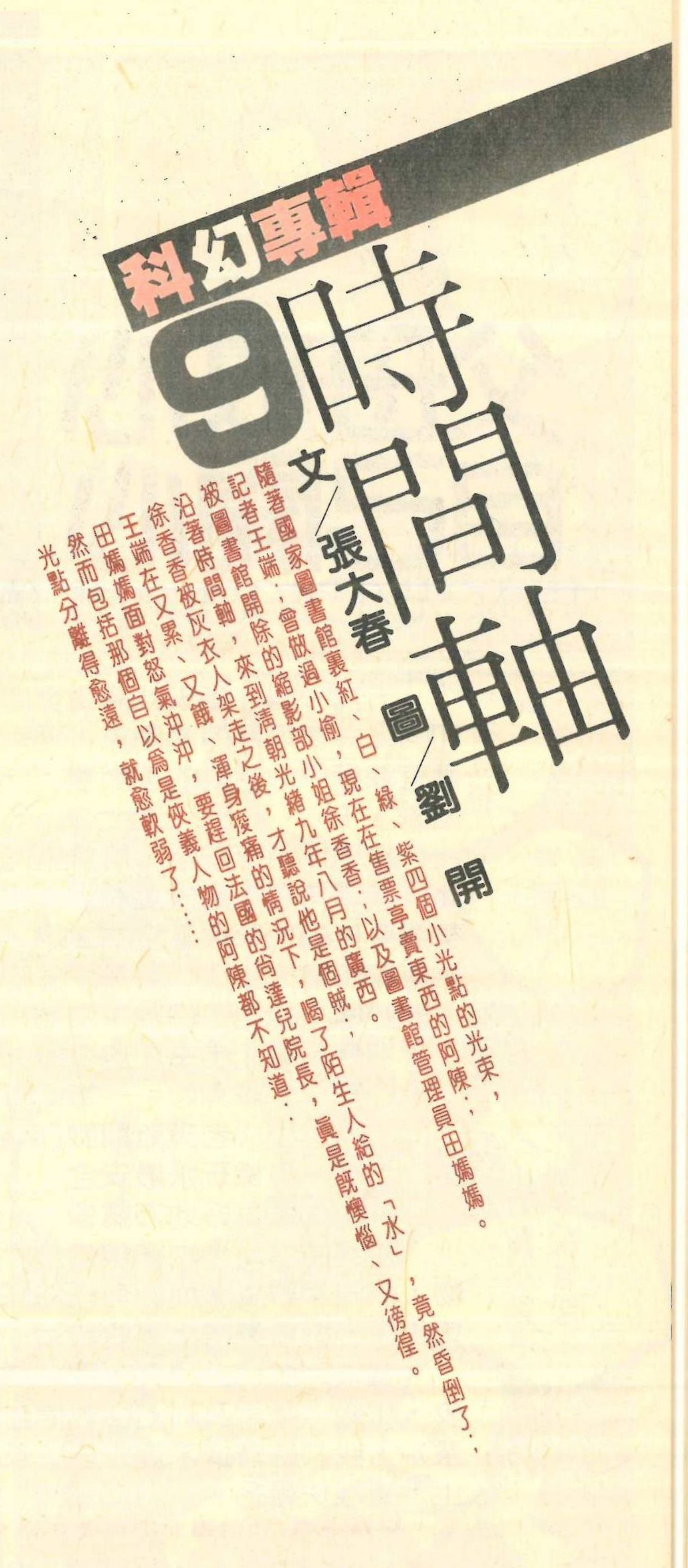
田媽媽這時除了懊惱和惶恐之外，更有如坐針氈之感，她不敢想像：如果尚達兒院長把一腔怒氣都出在她身上的話，該是怎麼一個結果。肩上的小紅球這時低聲說話了：「我們究竟要到那裏去呢？」

「是啊！」田媽媽立刻問道：「請問院長，我們要到那兒去呢？」

「我再也不要留在這個充滿罪惡的土地上，我要回國去，回法國！」

（未完待續）

1答案：(上)最(左)趣(下)聚。 2答案：(上)旁(左)防(右)於。 3答案：(上)震(左)振(下)脣。



科幻專輯

9 時間軸

文／張大春　圖／劉開

隨著國家圖書館裏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記者王端，曾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嫣嫣。沿著時間軸，來到清朝光緒九年八月的廣西。徐香香被灰衣人架走之後，才聽說他是個賊，王端在又累、又餓、渾身痠痛的情況下，喝了陌生人給的「水」，竟然昏倒了，田嫣嫣面對怒氣沖沖，要趕回法國的尙達兒院長，眞是既懊惱、又徬徨。然而包括那個自以爲是俠義人物的阿陳都不知道，光點分離得愈遠，就愈軟弱了……

阿陳雖然決心要幫馮子材一個什麼小忙，報答他的「知遇之恩」，可是他依然不肯打消原先那個念頭——搞個幾株值錢的盆景回去發筆財，畢竟小生意作得實在太久，也太辛苦了。如果要拿盆景，就得在這個危機四伏的衙門裏待一段時間等機會，那麼，非得把這一身打扮換一換不可了。

「嗯，要做就要做的像樣。」他對小白球說：「我以前做賊仔的時候，師父講過：偷別人的東西就要像拿自己的東西一樣，所以啊，我一定要先打扮一下。」

他想來想去，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剃頭髮。鬍子倒不必刮了，絡腮鬍子很英雄的，像張飛，張飛也是古人。對了，衣服也要像樣一點，最好像書房裏的老頭兒，可是阿陳不好意思直接對他下手，「對了！那個兒子。」阿陳越想越有氣：「他兒子凶巴巴的，又打人、又罵人，他的衣服也很神氣。」

趁提督府上上下下忙著清理交待的時候，阿陳摸回內宅去，四處穿梭了好一陣子，總算揀著一柄剃刀，把腦袋刮的乾乾淨淨，只在後頂上留下一小撮毛，「不好看。」小白球對阿陳說。他摸了摸感覺涼涼的光頭，說：「沒要緊，等一下再偷一根辮子接起來就好了。」一面說著，阿陳已經戴上了馮相華的紅纓帽子，看起來那帽子很像一頂斗笠，「奇怪，和做田的同款。」然後他換上那套統領的官服，大了點，不過沒關係，大一點好，可以裝得下兩株盆景。「你看，這麼寬，可以裝幾盆？」小白球歎了口氣，悠悠地說：「我覺得，我覺得做小偷不好。」



「賊！」徐香香叫起來：「你把我抓來幹什麼？你要幹什麼？」

灰衣人仰臉笑了：「我叫紀一澤，喜歡幹點打家劫舍的勾當，專門懲治爲富不仁的土豪劣紳，卻不會欺侮女人的，你放心吧！」

「噢！」徐香香鬆了口氣：「那你是『俠盜羅賓漢』。」

紀一澤微微皺起雙眉，「俠盜羅賓漢」是那條道上的英雄？他沒聽說過，不過，拿這號人物來和自己相提並論，對方應該也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漢了。一方面他有幾分好奇，想知道這個羅某人究竟在那些地方行走？是個什麼來歷？有過多少行俠仗義的事蹟？一方面又油然興起了一絲英雄自負的較量心理，他紀一澤在西南滇桂一帶行遊三年，自忖不會比大江南北任何一位豪俠來得遜色。然而看到這個小姑娘一提到那個姓羅的「俠盜」，竟然如此心儀驚歎的模樣，心下有些不快，「嗯」了一聲，便不再接腔了。

「如果羅賓漢在的話該有多好。」徐香香雙手托腮，嘟著嘴自言自語地說：「他最喜歡幫助弱小。唉！小綠球，你們四個爲什麼不把我們帶去『雪林塢』呢？那樣就算大家都走散了，羅賓漢也一定會幫我們的。」

「徐姑娘可是要尋找什麼親人，在下倒是願意效勞。」紀一澤不相信天下什麼事都要靠羅賓漢。

「眞的？」徐香香一下子跳起來，伸手抓住紀一澤的衣袖——這讓他

很不自在——，說：「你眞的能找到田媽媽，還有阿陳和王端？」

「我這個賊也許比不上羅大俠。不過，助徐姑娘尋親還不算難事。他們現在何處？我們即刻啓程。」

「不是何處，是很多處。」小綠球搶著說：「十個八個像你這樣的賊恐怕也不濟事。」

「究竟是什麼人？鬼鬼祟祟地，出來說話！」紀一澤臉一沈，上前半步，挺身護在徐香香前面。

「我啦！」小綠球「篤」地一聲跳上前，落向他的左肩。紀一澤是何等反應身手的人？他已斜過身子，腳下踩了個弓步，同時反轉右掌，看也沒看，就像抓一支飛來的暗器一樣衝小綠球探去。小綠球「嘻嘻」一笑，就在紀一澤的手指即將觸到的霎那，化成一束三尺長的綠光，「刷」地繞了幾個圈，往那隻手拴上去。紀一澤不敢怠慢，右手迅速抽回，左袖早已拂上，腳下一踮，乘勢騰空躍起，打了兩個旋子，人還不曾落地，便摔轉身子，使出一勢「燕絞尾」，雙腿左右猛然一分一合，硬是把那束綠光給夾住了。卻在這個當兒，徐香香大叫了聲：「唉呀！」——紀一澤只覺得雙腿一陣痠麻，墜下地來。好在他功夫深，單掌觸地之後，借力又是一彈，利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挺腰再起，讓兩腳緩過力來，踏踏實實地站回地上。他深吸一口氣，運足內勁，沈聲說道：「徐姑娘！你這是什麼妖法？」

「不好了不好了！」小紅球悄聲對田媽媽說：「小綠出事了。」

田媽媽一愣，只見車窗外的山峯和溪谷正以極快的速度朝後飛逝而去，四野風聲呼嘯，連人跡都沒有，那裏來的小綠球。

「我感應得到，唉！這個頑皮鬼明明知道我們的能量愈來愈少了，還要逞能，它現在一定受了傷。」小紅球不時地貶動著，繼續說：「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恐怕我們再也回不去了。」

田媽媽看一眼氣鼓鼓的尙達兒院長，硬起頭皮小心翼翼地問：「請問院長，我們現在往那個方向走啊？」

看田媽媽滿臉的歉疚和不安，尙達兒院長彷彿有些心軟，她勉強擠出一絲苦笑：「對不起，田小姐，我沒有傷害你的意思。——我們現在往南走，剛才我們已經繞過鎭南關，到越南了，現在我國有軍隊駐守在越南，貴國也有的，如果你願意，我們可以把你送到貴國駐軍的營地。」

「這，恐怕——」田媽媽遲疑著，到越南，不是愈走愈遠了嗎？這時小紅球說：「快答應她，我感覺得到：現在我們離小紫很近了，小綠也在這個方向的某一點上，只有小白，好像還在城裡，不過沒關係，先找到一個算一個。」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聽得馬匹一陣驚嘶，車輪發出刺耳的尖鳴，車廂裏的幾個人頓時傾倒到一處去了。車夫是個上了年紀的法國佬，大聲咒罵了幾句，田媽媽聽見他說：「越南髒鬼來了！」

一羣手裏端著火銃的越南士兵這時已經把馬車圍了起來，有的伸長了脖子往裏張望，不過，顯然他們沒什



麼惡意。

「他們是駐守在邊界的越南兵，應該不會對我們怎麼樣的。」尚達兒院長一面安慰著田媽媽，一面探頭出去，用越南話對他們說：「我們是傳教士，請讓我們離開。」

一個穿著整齊，有點像軍官的年輕人提起馬鞭，拍打了一下車身，說：「要到什麼地方去？」田媽媽發現他的眼睛閃爍著疑惑和緊張的神情，彷彿車裏這些手無寸鐵的女人隨時會把他打下馬來一樣。

「我們要到河內去！」尚達兒院長說。

「她不是你們法國人！」那軍官又指了指田媽媽。

「我是中國人。」田媽媽回答的時候小紅球悄悄說：「不知道他們是親法派的，還是親清朝派的。」

軍官似乎搞不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們兩國不是正要打仗嗎？」

尚達兒院長一臉嚴肅地說：「讓我們過去吧，孩子！大部分的時候人們並不喜歡打仗。」

那軍官側過馬頭，揮鞭示意那些士兵讓開。當馬車緩緩開始移動的時候，田媽媽聽見那軍官用中文和法文大聲叫了兩遍，他說：「滾吧！都滾吧！叫你們的軍隊回你們自己的地方去打仗吧！」

「這是什麼地方？」王端再度張開眼睛時一跳坐起身來，眼前的景象還在浮動，那個給他喝了一大口烈酒的人坐在他身旁，他好像置身在一幢木屋裏，木屋很寬闊，有兩三層樓房那麼高的樣子：「你是誰？」

「別慌。」那人把他按回去，自己卻站起身子，打了個手勢，另一個穿著清軍制服的小卒端過來一大碗熱騰騰的粥。

「你先喝下。空著肚子喝我的酒，眞是糟蹋！」那人說著已經向屋外走去，他掀起了門上的皮毯，回頭說道：「你將養將養，這裏是越南山西省，我的營寨。」說完便大步一甩，不見了蹤影。

「我，喂喂！你到底是什麼人哪？」

「躺下！」那個小卒吼了王端一聲：「那是我們副提督，越南三宣游擊將軍劉永福！沒長眼的東西。」

「劉永福？」王端一聽，又嚇軟了身子，有氣無力地說：「先生，他怎麼把我抓來了？」

「我沒念過書，不是『先生』。你喊我丁小五好了。」丁小五把熱粥往他跟前一送：「快喝吧！瞧你這副野相，將軍還說你是個『奇人』呢？喝了粥休息好了，跟我去剃個頭，換套衣服，眞是的，又不是毛子兵！」

「剃頭？」王端捧著粥的手有些發抖：「丁先生，我怎麼能剃頭呢？你不知道，我是——」他本來想講：「我是記者。」想想算了，在這個時候誰知道他們幹記者的是些什麼東西？

「你啊，你是個『雜毛老道』，不！『雜毛小道』，以後啊，我就叫你小雜毛兒好了！」丁小五說著，伸手抓抓王端的頭髮，大笑了一陣，跑開了。

王端稀哩呼嚕喝了大半碗粥，才突然想起來：「唉呀！我忘了，小紫啊，你要不要喝？」



小紫球左右搖了搖，說：「我們補充能量的方式和人類不一樣，非得四個聚合在一起，否則只有一天天地衰竭下去。」

「你們也會死嗎？」王端心情陡然一落，喝不下了，他既恐懼、又憐憫，心想：如果四個小光點「死」了，要比回不了家還令他難過。

小紫球沒有說話，他軟軟地靠在王端的脖子上，「死」就是「消失」吧？小紫球想：萬一他們消失了，不過是重回那個「反宇宙」而已，可是，對這四個可憐的宇宙生物「人類」來說，卻不可能再「活著」回到原來的時空去了。目前他們這八個巧合的「存在體」正面臨到嚴重的考驗，小紫球幾乎無力思索，甚至無力承擔任何遭遇了，他只是隱約地感應到：小白球遠得無法捉摸，小紅球逐漸接近，而小綠球似乎比自己還糟糕，他已經失去了絕大部分的能量。

「小綠好像很危險，好像，好像快要——」小紫球奄一息地說：「快要『死』了！」

（未完待續）

時間軸10

科幻專輯

文／張大春　圖／劉開

隨著國家圖書館裏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記者王端；曾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嬤嬤。沿著時間軸，來到清朝光緒九年八月的廣西。修道院尚達兒院長帶著田嬤嬤抵達越南，預備幫她找到滿清駐軍。王端糊裏糊塗闖進越南山西省，劉永福的營寨，被一個名叫丁小五的小卒，逼著剃頭。可笑的是阿陳自己剃了頭，偷換上統領的官服，打算換幾盆盆景回家。香香最幸運，遇到了行俠仗義的紀一澤，卻不料頑皮的小綠球因爲和功夫深厚的紀一澤，較量身手，而被打昏在地上……



徐香香一把捧起癱在泥土裏的小綠球，「哇」地聲哭了起來，她也不管紀一澤如何作想，邊哭邊罵道：「不管，你給我賠來！你把它打死了，你把它打死了！」

紀一澤的一顆心登時軟了下來，說：「姑娘，我，我看這鬼火可能是妖孽，附在姑娘身上，姑娘卻不知道——」

「你胡說八道！」徐香香抹掉眼淚：「你把小綠打死了，我就再也不能回家了。」她把小綠球團團捂在兩個手掌心裏，只覺得一陣淡淡的暖意，深怕那暖意一旦消失，自己就什麼伴兒也沒有而徹底孤獨了起來。接著，她幽幽然看著遠方山下陌生的城鎮，開始向紀一澤述說「頑皮」、「可是很可愛」、「又很討人厭」的小綠球的故事。

紀一澤本來就聽不懂什麼「圖書館」、「借電影雜誌」、「報社記者」、「警察」、「縮影機」……徐香香又說得顛三倒四，有時還會扯到不相干的事，比方說她在一個叫什麼「西門町」的地方「逛街」，看過「一場科幻電影」。他不時地搖搖頭，歎兩口氣，覺得這女子真可憐、也真可惜。看樣子入魔已深，救也只怕救不轉了。只好趁她換氣休息的時候岔嘴問道：「姑娘，爲今之計，在下若是有什麼可以效力的地方，你就直說無妨吧。」

「等一等，我還沒說完。」徐香香不耐煩地揮一揮手：「那後來他們就把王端綁架走了，我一急一哭就昏倒在路邊。那後來田媽媽和尚達兒院長就把我帶回去。可是外面的壞人又打起來，院長和田媽媽坐馬車走的時候我沒趕上嘛，那後來，後來，就遇到——遇到你了啦！」

紀一澤一時記不得那麼許多名字，也著實被她攪得頭暈腦脹，正在猶豫間，忽然聽到一個聲音說：

「那後來就喜歡你了啦！」

「啊！你沒死啊？」徐香香又驚又喜又害羞，罵道：「三八啦你！」

「這個小妖孽如果不除去，恐怕日後是非更多。」紀一澤說時遲、那時快，伸手便奪下小綠球，立刻覺掌上傳來一股痲辣灼燒之感。

「紀一澤，我告訴你！」小綠球的聲音有些啞了：「欺負我小綠算不得什麼好漢，如果你眞是個英雄人物的話，現在就把我們帶去找小紅、小紫他們，不然的話，我們寧可去找『羅賓漢』。」

一聽這話，紀一澤也顧不得什麼妖孽不妖孽了，他兩頰泛起朵朵紅潮，用激動的聲音說：「好！紀一澤不是浪得虛名，我們即刻動身。姑娘，找不到你的親人，我誓不爲人！」

「可是，該往那兒去找呢？」徐香香一嘟嘴，又洩了氣。

「往南！」小綠球輕輕地飄回她的肩膀：「我有感應，小紅、小紫他們已經出鎮南關，到越南去了。」

「好！往南就往南。」紀一澤甩

開步子，當先往南走去。

「還有阿陳和小白呢？」徐香香說時望了望城鎮那邊。

新任提督黃桂蘭和道員趙沃帶著一批威風凜凜的隨員進城來了。他們和馮子材校閱完了部隊之後，提督府裏裏外外出現了好多軍官，有的在清理糧秣，有的在核對清冊，有的忙著整理部隊，有的則忙著點算軍火和馬匹。只有一名統領，他穿著一身稍微嫌大的衣服，正在指揮四個街卒把一盆盆的名貴植物搬到一輛推車上去。

「不好啦，這樣子不行的啦！」小白球低聲急急叫著：「萬一被發現了——」

阿陳根本聽不進這些，他正在估量每一株盆景的價錢，眼前浮現了一幢和提督府差不多大的花園洋房，當然，手推車也變成了進口的「拼死」豪華大轎車。就在這個時候，忽然跑來一名士兵，對阿陳行了一禮，說道：「啓稟統領，提督黃大人有令，即刻整頓人馬，先行軍，半個時辰之內準備出關！」



「你講啥？出關？」阿陳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漫聲答應著說：「好好，你去，我隨來，隨來。」接著，他叫那幾個街卒為車套好馬匹，偷偷跟小白球說：「我跟你講，師父說過，拿到就走！我們先找一個沒人的地方，你就給它一變，回家發大財了。」

「可是——」

「別講啦！」阿陳揮手趕走那幾個一頭霧水的街卒，登上車，隨口呼嘯了兩聲：「好馬，走嘍！」

這個禿頭沒辮子的車夫統領大搖大擺地從城門口衝出去，沒有人知道他負有多麼奇特而重要的任務。

他滿心歡喜地一口氣跑了不知道有多遠，忽然停了下來，喃喃地說：「糟了，忘記替老頭子報仇了，小白，拿了他這麼多盆景，實在不好意思，我應該找那個什麼黃桂蘭報仇才對啊！」

小白球沒理他，只覺得自己體內的能量正在逐漸地增加，難道小紅、小紫和小綠他們就在不遠的地方嗎？

「你往前再走走看好不好？」

「管他的！」阿陳搖頭晃腦地說：「『君子報仇，三年不晚』，以後再找姓黃的算帳。」他很滿意自己目前的收穫和決定。然而，就在他放繮準備繼續前進的時候——「撥剌剌」一陣急驟的馬蹄聲自身後傳了過來。阿陳可不敢怠慢，覷準路旁密草之中的一條小徑，右手繮繩一緊，連馬帶車離開了大路，衝進一叢濃密的茅草裏。卻沒留意到，有一盆黑松滾落到路中央了。

不多久之後，兩匹快馬來到這裏猛然停下，右邊一匹花斑馬上的軍官指著那盆景說：「喏，那小子來過，可能就躲在這附近。」



「依我看，還是先辦正事要緊。」左邊一匹黃驃馬上的軍官說：「他反正跑不遠的，後頭道員大人的侍衛自會抓他回來，我們只管趕一程吧。」

「哼！馮子材父子部隊屬下如此放縱，膽敢公然偷盜，回頭咱們黃大人少不得要再參他一本。」

「黃大人眼前才管不著這一段呢。」這人嘿嘿笑了起來，說：「你沒聽他一直說『聽說越南妹崽長得烏眉大眼，比江南姑娘還標緻。』嗎？我看哪，要是不能張羅兩個妹崽回來，今晚咱們倆要比馮提督還難受呢！」

說著說著，兩人一夾馬腹，又朝前奔去。阿陳此刻早已翻身下車，滾伏在草叢中瑟瑟發抖。他回頭看著因受驚而跑得老遠的馬兒——還有他的洋房轎車；差點沒哭出來，只能咬牙切齒地罵著破壞這一切的「黃大人」：「幹！」

就在這個時候，幾百里外的劉永福也已聽說黃桂蘭準備接掌新任廣西提督之職的傳聞，正在跌足大歎之際，忽然聽到另一個令他難以置信的好消息：唐景崧來了。

「一路上軍情十分緊張。」唐景崧開門見山第一句話就這樣說：「永福！那日匆匆一別，我思前想後，總覺得要是不來助你備戰的話，恐怕難以表示誠意。」

「主事一人前來，足當精兵千人了。」劉永福爽朗地笑起來，然而仍不免透露著些許苦澀：「聽說黃桂蘭要接掌廣西提督？」

「這也是我當初急著要找你的原因。」唐景崧歎口氣，說：「說老實

話，我早已得知此事，原想瞞著你，怕你不答應募兵集勇，揮軍北上，直攻河內。如今也沒什麼好說的，恐怕此刻黃桂蘭已經接下提督印信了。——不過無論如何，景崧還是有一言相勸：爲了保全北圻門戶，安定越南，一切還請以大局爲重。黃桂蘭如果師心自用，將來朝廷必有公斷！」

劉永福沈吟了半晌，正想說些什麼，只聽見丁小五在帳外大叫：「小雜毛兒！你躲在這兒幹什麼？還不剃頭去？」

王端卻一溜煙闖了進來，抓撓著頭髮，叫了聲：「劉將軍！」

劉永福立刻沈下一張臉來：「還不見過唐大人。」

王端愣了愣，只好硬著頭皮朝唐景崧一跪：「唐大人。」

「呵呵呵！」唐景崧看到王端的模樣，忍不住笑起來：「久聞『劉二』用兵，都是些佻蕩不羈之徒，今天真是大開眼界。——你起來吧。」

「劉將軍，不能剃我的頭！」王端哭喪著臉說。

「像什麼話！」劉永福有些生氣了，他正要揪王端出去，卻聽見王端——其實是小紫球——說：「草民有更重要的事稟報。」

「哦！你說。」唐景崧顯然很有興趣。

「法國軍隊已經開始蠢動。」小紫球勉力撐持著模仿王端的聲音，它說得很慢，好讓王端的嘴形能跟得上：「現在他們已經在河內以西、以南集結重兵，不出一、兩個月，就要打興安省了。」小紫球自然知道歷史上如何記載這慘烈的一役，可是它不敢多講下去。

然而這個情報卻和劉永福近來多方刺探所蒐集到的消息非常接近，不過他仍舊不敢輕易相信：「你又是怎麼知道這些的？」

「草民有個越南朋友就在河內，常替法軍搬運些糧草、軍火，他一直心向咱們大清，希望能替朝廷效力。」這一番話娓娓道來，聽得唐景崧連連點頭，說：「連化外之民也知道聖朝正統，這人心向背已經十分明白了。」

「你的身手似乎不錯，這樣吧，就留在我營裏效力，如何？」劉永福說話的時候流露出不怒而威的慷慨神色，王端從來沒見過的，只好跟著小紫球說了聲：「是。」而他並不知道：小紫球已經明顯地感應到他的夥伴一個一個地接近了。

「從這裏再往前走三十里，就是山西省境內，貴國有軍隊駐紮在那裏。」尚達兒院長向西南指了指，又打懷裏掏出一個小小的木質十字架：「我們不能再送你了，讓主常在你心裏。相信我們還會再見的。」

田媽媽接過十字架，心頭非但沒有那個什麼「主」，反而覺得一片茫然。放眼看去，只見東邊南北縱向的山稜一線上，到處是法國軍隊的旅幟、城砦和大炮。西邊溪谷平蕪，一望無際，偶有幾脈小山丘，迤邐向西北斜行，卻沒有一個中國軍營或士兵的影子。三十里！那要走多久呢？而且田媽媽依稀記得：越南的山西省很大，劉永福的軍隊又駐守在一個叫「保勝」的地方，即使入了省境，她又該怎麼走到保勝去呢？

「沒關係的，田媽媽，你別耽心。」小紅球說：「順著大路往前走，再接近一些我就能確定小紫在什麼方位了。」

「很高興能認識你，尚達兒院長。」田媽媽向這個敵國的朋友伸出手去。雖然她無法完全諒解在這一段歷史當中法國對滿清政府所作的一切，許多事情就好像現在她自己的情況一樣：她接受了適時而有限度的施捨，然後被遺棄在一個荒山野地裏，最後對方送給她一個「象徵精神上無比崇高的友誼」禮物。她在想：如果當初不穿上這一身修女的衣服，也許就不會和徐香香失散，那麼匆忙逃亡的這一程，究竟是福還是禍呢？無論如何，她還是保守地選擇了古老中國人所傳授的那一套哲學：畢竟尚達兒院長是個好心腸的人，也的確救了徐香香一命。她淡淡一笑，說：「謝謝。」

「再見。我從河內轉搭船，也許很快就要回國了。如果有機會，希望你來法國。」尚達兒院長說：「很少看到像你這樣文明的中國人。」

田媽媽再也忍不住，甩脫了手，扭頭就走，眼淚已經滾落到兩腮旁邊了。（未完待續）



時間軸 11

文／張大春　圖／劉開

隨著國家圖書館裏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記者王端；曾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媽媽。沿著時間軸，來到清朝光緒九年八月的廣西。王端被劉永福留在營寨裏效力。揮別了尚達兒院長，田媽媽不覺悲從中來。香香則跟著大俠紀一澤，往鎮南關走去。天真的阿陳一心想報馮子材「知遇之恩」，居然摸進黃桂蘭營裏，打算偷他的長辮子……

這天夜裏，黃桂蘭多喝了兩杯。他的心情很好，新官上任的排場已經夠讓人陶醉了，再加上他終於弄到兩個大眼細腰的越南妹崽，自有一分「英雄闖過美人關」的輕快愉悅之感。

但是這分感覺並沒有持續太久。醉醺醺的黃桂蘭先是大吐了一場，等他搖搖晃晃地從野地裏走回行營的時候，道員趙沃一把沒攙住他，他跌了個踉蹌，再擡起頭來的刹那間，忽然看見有一團白晶晶的亮光在眼前倏地打了個旋子。他回頭顫著聲叫：「趙、趙、趙沃，你瞧、瞧、瞧見沒有？」

那裏還有趙沃的蹤影？黃桂蘭可著了慌，只見那團白光直衝面門飛了過來，這下背心一涼，袴襠一溼，渾身又是冷汗又是尿，好像猛地跌進了一個臭水塘裏。耳朵也跟著清楚了些，前面幾十步遠的地方勸酒聲和划拳聲依舊不歇，身後不過幾尺之外，趙沃正在哼哼唧唧地悶聲喊疼。他想喊「來人吶」，可是立刻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能喊嗎？這一身又臭又髒的模樣兒。不喊嗎？萬一是個刺客可怎麼辦。正猶豫間，頓時脖子一緊，背脊一抽，有人拿腳丫子踹上了他的背，還攢住了他那根長辮子，他仰臉朝天，連喊也喊不出口了。

「黃桂蘭！你還飲燒酒噢？」

那人的口音很怪，帶著閩南腔，黃桂蘭想：八成不是鬼了，不是鬼就好辦。他暗裏一運真氣，把一股勁力全運到右手掌上，反手就切了過去。心想這下子對方的腿不斷也折了。不料白光一閃，這掌斜切下去，就像切在一堆棉花裏一樣，急忙喊了聲「糟」，其實糟的更在後頭——那人見情勢不妙，右手又是一扯，黃桂蘭只覺辮根兒一緊，「颼」地聲，他直覺地把個腦袋往前猛掙，對方卻好像放手了，放得太快，黃桂蘭一頭就敲在硬土地上，昏死過去。

這邊阿陳豈敢怠慢，隨手扔下一柄晶亮飛快的剃刀，緊握著那束烏黑密長的髮辮，一溜煙消失在夜暗之中了。

天亮的時候，田媽媽已經累得走不動了，她又餓又渴，渾身上下更是痠疼不已。當西邊天際出現第一抹反映的朱紅霞光時，她再也撐持不住，一屁股坐在路邊的樹根上，喘著大氣，眼皮也垂了下來。

「田媽媽！田媽媽！快到了，我們再走一段，也許就趕上小紫了。」小紅球拍了拍田媽媽的臉頰說。

「你不知道啊小紅。」田媽媽一邊搥腿，一邊說：「你沒逃過難，不知道這些。以前逃難的時候走得太累，說什麼也不願意動了，當時就算有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也是不肯走的。沒想到老來我還得受這一段。唉！」

小紅球可不好去告訴她：自己卻愈走愈有勁兒，反而是這樣在荒山野地裏耗下去，早晚它會消失的。

「要是真的死在這地方，我倒寧可回廣西去，那裏好歹是我們的國土。」田媽媽搖搖頭，把眼睛閉起來，繼續說：「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想不開，可不能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死了。」

「噢？」小紅球幫著田媽媽搥她的另一條腿：「是什麼問題？」

「究竟我們這些一百年後的人物在時間軸的這一段上做了些什麼？我們是不是多多少少為歷史帶來一點影響？」

小紅球大惑不解地問道：「對你田媽媽來說，這個問題真有那麼重要啊？」

田媽媽苦笑著說：「不來走一趟，怎麼會知道牽涉在這場中法戰爭裏的人們有這麼多不同的想法和做法，他們都是活生生的人，中國人也好、法國人也好、越南人也好，都想快樂、驕傲地活下去。當我越接觸這些活生生的人，就越是怕自己不小心觸犯了歷史的發展。畢竟活在一個進步社會裏的人和一個古老社會裏的人一樣，免不了有成見，免不了要讓別人和自己有相同的想法和做法。萬一我稍稍不留神，或是王端、阿陳他們出了什麼岔子，回不去還是小事，成了歷史上的罪人可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說到這裏，田媽媽已經疲倦到了極點。她伏身膝上，轉眼之間就沈沈睡著了。小紅球卻發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身後東邊的山



頭竟然動了起來！此刻旭日未升，若不仔細看，絕對看不出山稜線上朦朦朧朧的一線黑影正在緩緩地遊移著。那不是風和雲彩，也不是樹影或鳥羣。

「是法國軍隊！」小紅球失聲叫了出來。

「這回是中國軍隊幹的！」那個越南老人一邊哭，一邊向紀一澤說：「法國人殺了我的兩個兒子，滿清人又搶去我的兩個女兒，您說，我找誰評理呢？我們這一對老夫妻該怎麼辦呢？」

紀一澤聽得怒由心上起，忍不住奮力一捏，把手上那只茶碗給捏碎了。

「唉呀！」徐香香說：「你看，人家老闆已經夠可憐的了，你還弄壞人家的東西。」

紀一澤順手從懷裏摸出一錠金子，說：「這個你們先拿著，把茶棚歇了。看我先殺了那個狗官，把你們的女兒救回來，再送你們一家四口回越南去。」

「哼！」小綠球說：「好大的本事！」

紀一澤已經習慣了不理那個「小妖孽」，回頭對徐香香說：「徐姑娘，這樁事教紀賊遇上了，就不能不管。暫且委屈姑娘一回，先留在此處，幫著阮老爹收拾家當，我去結果了黃桂蘭，救出兩位阮姑娘，再帶你一同上越南。」

「看到『軟』姑娘，當然就不要我們『硬』姑娘嘍！」小綠球「篤」地聲敲了紀一澤額頭一記。

紀一澤抱了抱拳，轉身便走。小綠球這便低聲對徐香香說：「嗳！『硬』姑娘！我看哪，非得我親自出馬跟他走一遭不可了，不然的話，這個笨賊萬一到時候溜了，我們找誰去啊？」

徐香香才懶的搭理它，只覺得小綠球的精神忽然好了很多，活蹦亂跳的反而討人厭，她不耐煩地揮了揮手，也不知心頭是那裏來的一股悶氣：「走走走，你們都走，走得越遠越好！」

這邊紀一澤可是走得真遠了。不到半個時辰，人已來到黃桂蘭出關大軍的行營外面。隨即縱起身子，躍上一株大樹，再借勢一彈，輕飄飄地落進一輛載運輜重的大車裏。他聽見一個兵勇說：「依我看哪！提督根本沒有病，他是讓那兩個越南妹崽給迷住了。」

「嘿嘿！」另一個說：「這一仗要是打贏了，咱們也弄個妹崽試試滋味兒。」

「你想不想看看提督那兩位的模樣兒？還真是標緻呢。喏，待會兒你就從那兒過去，順著第一營後頭的小路走，到底……」

紀一澤一聽之下，滿心竊喜，登時一擰身子便衝飛出去。這兩個士兵聽見了響聲，一回頭，教小綠球一人賞了一巴掌。

紀一澤趁著天色還不大亮，左閃右避地來到了一座很大的營帳旁邊，他側耳細聽，裏頭果眞有女人的聲音。其中一個用越南話說：

「其實，我也不想回家，這裏有吃有喝有穿有玩的，多舒服啊！」

丁小五一邊兒給王端剃頭，一邊兒嘴裏還不閒著：「既然你已經歸順了我們將軍，就得改一改那雜毛兒的臭脾氣，雖然說將軍是游擊銜，好歹我們都是大清朝的子民。這裏也不比你塞外老家——」

「誰的老家在塞外啊！」王端心裏老大不高興，找著個機會狠狠罵回去：「丁小五你不要胡扯蛋！」

「咱們將軍說你光屁股騎馬，抓纓槍用反掌，一看就是蒙古騎士。怎麼？他老人家看走眼了？」他當然不知道王端來不及用馬鞍，而纓槍卻只是他的枴棍而已。

王端沒接腔，倒是小紫球反應快，立刻說：「塞外功夫當然假不了，不過我是從臺灣來的。」



「臺灣？」丁小五停住手，繞到前頭來，仔細打量了一陣：「臺灣不是福建外海那個荒島嗎？」

「誰說是荒島的？是寶島！」王端說，他可找到了個出氣的好題目：「人人過好日子，受高等教育。哼！誰教你們清朝的昏君汚吏把臺灣割讓給日本五十年的——」說到這裏，小紫球忍不住咬了王端的脖子一口，他疼的噭噭大叫。

丁小五更摸不著頭緒，他伸手按了按王端的腦門兒：「你還沒醒啊！說這種話要砍頭的！誰割臺灣啦？」

王端又急又氣，大聲嚷嚷起來：「還說誰呢，不信你等著看好了，就在甲午年——啊喲！」小紫球又咬了他一口，這回更用力了些。

丁小五搬著指頭一算，口中喃喃地說：「今年癸未，明年甲申，那兒來的甲午年哪？欸！小雜毛兒，你再這麼瘋瘋顚顚，胡言亂語的，我丁小五可就不客氣了！」說著便把手裏的剃刀往下一送，貼在王端的喉結上，差點割到小紫球。

王端可不敢再說下去了，無論是給小紫球咬死，或是被丁小五像殺雞一樣地宰掉，都是犯不著的事。然而這個時候誰都沒留神，唐景崧已經悄悄地站在他們身後了。

「你剛才說什麼？」

「如果你不說，就會像這根辮子一樣。」那個會說一口半生不熟的中國話的法國軍官「刷」地聲揮起佩刀，把桌上那根黃桂蘭的辮子給斬成兩段了。

阿陳一縮脖子，眼睛閉了起來，心想：眞々！每次都給抓到，這回可好，還被外國人抓，這風聲若是傳揚出去，會一輩子沒臉見人了。

「我講我講。我從臺北來的啦，這支是，是黃桂蘭的辮子。」

「誰的？黃桂蘭？新來的清軍提督黃桂蘭？」

阿陳點點頭，嚥口唾沫，說：「嗯！那個做大官的，幹！把我的盆景都弄壞了。」

法國軍官仍然表現出一副半信半疑的模樣，露出更凶惡的眼光：「那麼你現在要去什麼地方？是不是找劉永福啊？」

「劉永福？」阿陳想習慣性地抓抓腦袋，可是兩手卻被反捆個結實。小白球好像也無能爲力，它躲在阿陳的衣服裏發抖，還小聲說：「怕怕。」過了好一陣子，阿陳忽然想起來，哼！劉永福不就是那天用茶杯把他腦袋打了個包的傢伙嗎？野人！「他是個野人！他把我的頭都打破了。」

那軍官上前來摸了摸阿陳的光頭，果然在頂門的右邊，有一塊微微隆起的包，皮也破了，他卻不知道：疤痕上滲出的血跡是阿陳剃頭的時候沒注意刮破的。

「好！」對方稍微放和緩了些，又問道：「你再告訴我，有關你的衣服，你不是清朝的軍官，你是嗎？」

阿陳雖然搞不懂對方的造句文法，可是他明白這回是在問馮相華那套制服，他聳聳肩，自覺臉上熱熱的，好容易才低聲說：「偸拿的啦！不偸衣服怎麼混得出來？會給那個黃桂蘭打死啲！」說著，還擡腿抖了抖過長的衣襟。

法國軍官彷彿有些滿意了，他靠近了阿陳一點，揉著屑上的一撮翹鬍子說：「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逃啊！」阿陳無可奈何地皺起了眉頭。他以前應付警察時那套察言觀色的技術已經變成一種本能了，他知道此刻正是爭取同情的大好時機：「所有的人都欺侮我，劉永福打我，馮相華打我，黃桂蘭也追我，我只好逃命了。」他故意沒提馮子材，直覺告訴他：說馮子材人不錯的話對自己沒好處。

「好！」法國軍官點點頭：「我們現在要去攻打劉永福，也要打黃桂蘭，你知不知道保勝大寨的什麼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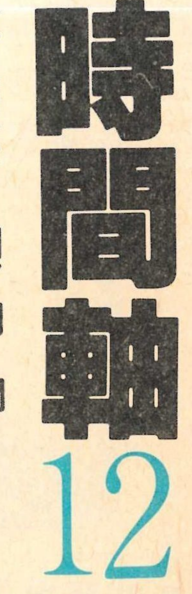
「保生大帝？」阿陳想：這法國人的中國話實在太差了，誰不知道保生大帝也就太沒知識了。「當然知道啊，我有去拜過。」

法國軍官雖然聽不完全，卻從阿陳的表情中得到了答案，不禁露出了笑容：「好，很好，你可以帶路嗎？」

「可以！」小白球大聲說，它知道該怎麼做了。

（未完）

☘



文／張大春　圖／劉開

隨著國家圖書館裏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記者王端；曾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媽媽。沿著時間軸，來到清朝光緒九年八月的廣西。小紫球跟著王端，留在劉永福的營寨裏，和一個名叫丁小五的小卒閒聊，談起割讓臺灣的事，未料被唐景崧聽到。阿陳被法國人捉住，逼問保勝大寨的事。雖然田媽媽走了好長一段路，疲倦的不得了，心裏卻始終惦念著如何能為中法之役盡點力。行俠仗義的紀一澤，路見不平，潛進黃桂蘭軍營，預備搭救兩位越南姑娘……

紀一澤撒開健步閃身闖進帳去，只見兩個膚色黝黑明亮的年輕姑娘正在擲骰子玩兒。便搶上前作了一揖，四下打量一陣，低聲說道：「二位阮姑娘，不要怕，我來搭救你們。黃桂蘭那狗官現在何處？」

兩個阮姑娘可是被他嚇壞了，互相望一眼，異口同聲地大叫起來：「啊！啊！」

紀一澤迅速出手，連點了對方幾處穴道，當下轉念：這一叫可壞了大事，救人恐怕都來不及，更別說殺黃桂蘭了。「唉！」他鋼牙一挫，順手扶起兩個昏倒的少女，一邊忿忿地罵道：「只好暫且饒過這個狗官！」

「你懂什麼？」不知從何處飛來的小綠球忽地停在他鼻尖上，用它晶瑩的身體狠狠捏一下紀一澤的鼻頭：「你就會打架、殺人麼？這就是『大俠』了麼？黃桂蘭現在是多麼重要的一個笨蛋，你可知道麼？」

沒頭沒腦被這個「小妖孽」搶白了一頓，紀一澤好生懊惱，他是嶺南的豪傑人物，向來行事，只求問心無愧，瀟灑風流，那裏管得了黃桂蘭「這個笨蛋」有多重要？可是小綠球顯然觸動了長久以來他心底的一個癥結。他一直以身為當代大俠而自傲，為了救人也曾殺過人—有時候為了救一個人甚至會殺一羣人。然而他也不得不想起：原先那個「救人」的目的到了後來好像變得很模糊了。究竟他救了誰？他又憑什麼認為自己能救得了人呢？更現實的是，小綠球提醒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你認識你想救的和想殺的人嗎？

就在這個時候，聽見呼聲的士卒已經從內帳裏和帳門外蜂湧而至。情勢不容紀一澤再作任何考慮，他一鼓眞氣，提身而起，往面前第一個舉槍扎來的兵勇飛去，順勢在槍桿上借力騰身，好似「漫點浮萍」，幾下子便從包圍者的頭頂和肩膀上竄了出去。

黃桂蘭在另一個較小的營帳裏和滿臉青腫瘀傷的趙沃同時看到了這幕奇景。他搖搖頭，並不是為剛到手又失去的越南妹崽而傷感，只覺得此行出關彷彿在冥冥中有一分不祥的預警——他摸著半截被非人非鬼的怪物給剪去的髮辮，不知道是不是還要繼續把這齣裝病的戲演下去。「依我看，就是這個人下的手。」黃桂

蘭說：「你看他的功夫，眞是神出鬼沒！」

事實上就連紀一澤自己也覺得奇怪，這一招「漫點浮萍」是非常耗損眞氣的，收發之間萬一拿揑不準，很可能還會在借力處使力，那和往刀口上送脖子沒什麼分別。然而紀一澤這回凌空虛蹈，連連闖越了十幾層人牆，竟然沒有一點疲勞的感覺。他忽而一回頭，只見一排弓箭手已經搭羽上絃，這是敵人對付這一類功夫的殺手鐗了。



「完蛋了！我們的腦袋都保不住了。」丁小五低聲暗暗叫苦，卻不知該如何應對唐景崧，只好垂下頭，盯著自己的腳丫子。

唐景崧已信步繞到前頭來，說：「你剛才說什麼地方是寶島？是什麼意思啊？」

王端也不知該拜還是該跪，索性直楞楞地站好，深垂著頭，說：「臺，臺，臺灣，是寶島。」

「可是富藏寶藏之地？」

「呃──」王端立刻回想起好幾天前他還在報社趕稿的情形，他寫字檯的窗口正對著一排十幾層高的大廈，大廈頂端的霓虹燈廣告櫛比鱗次，一直延伸到馬路遙遠的盡頭。他該如何把「富藏寶藏」的意義向這個老傢伙表達清楚。他會認爲自己瘋了嗎？──或者自己也並不十分知道：寶藏的意義還必須包括取得一種寶藏要付出的代價，比方說幾年來他一直想買一輛廣告招牌上的新型進口轎車，就拚命找線跑新聞，等到可以買了，車也不時髦了，價錢也昇高了，他追著一分飛速前進的寶藏，讓生命一點一點消失在寶藏的影子底下。正在猶豫間，小紫球脫口而出：「請主事不必多問，以後自然明白了。再過十來年，你會到臺灣去的。」

「喔？」唐景崧眼睛一亮，摸了摸鬍子，微笑著說：「何以見得？我是否能助劉將軍打勝這一仗還在未定之天呢，你卻怎敢侈言十多年之後的事？」

王端根本不知道光緒二十一年唐景崧把劉永福的軍隊移駐臺灣的這一段，對他來說，歷史上有關臺灣的記載最多只是甲午戰後被清廷割讓給日本，剩下來的統統「母宰羊」。小紫球卻有意替王端先前的失言打圓場，便立刻想出了這個吊胃口的辦法，唐景崧似乎已經中計，它立刻搶著說：「天機不可洩露，請主事明察。」

唐景崧收起了笑容，顯然不知道對面這個剃光了半邊腦袋的「佻蕩不羈之徒」是什麼來歷。他既訝異、又懷疑地說：「你，可懂得預卜先知之道。」

「略通一、二。」小紫球說，王端只好把頭垂得更低，嘴脣囁嚅地動著，他完全弄不清小紫球的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好！」唐景崧隨即朗聲問道：「你且說說看，黃桂蘭督師出關，劉將軍固守山西，這東西夾擊之下，能否攻拔河內，保全北圻門戶？」

王端的頭壓得更低，把小紫球緊壓在他的脖子和下巴之間。他很想說：「你教我不要亂講，自己還亂講些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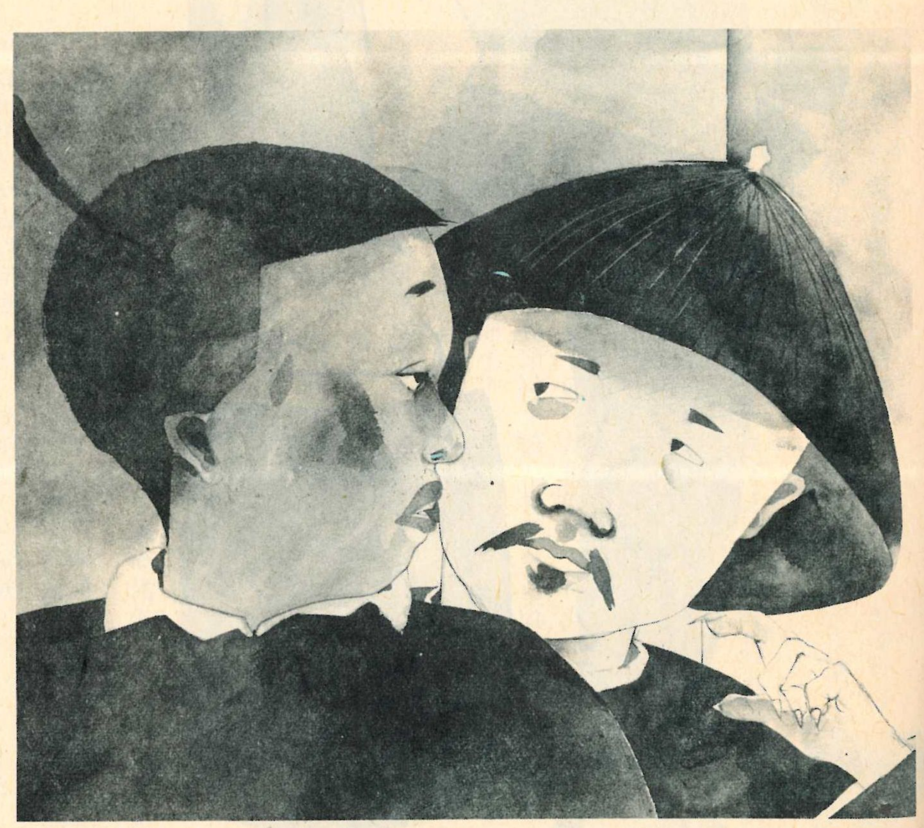
小紫球也沒料到唐景崧這麼難纏，本想用一句「天機不可洩露」來打發的，不料話峯一轉，硬把他們擠到這個對歷史有決定性影響的關頭來了。

「這──」小紫球知道此次中法戰役的慘烈結果，如果照實說，而對方又相信的話，士氣必然低落，豈不是陷衆人於萬劫不復了？如果說謊，讓對方鼓勇一戰，到頭來仍然會在無形中摧殘不少生靈。這個兩難題終於在時間軸上出現了。小紫球只好繞過問題的癥結，說：「在下不敢輕易搖動軍心，只能說：強攻不如固守。」

「喔？」唐景崧沈吟了。

就在這個時候，阿陳也面臨了相同的難題。法國軍官在一張長方桌上向他展示一分寫著密密麻麻洋文的地圖。那軍官費了很大的勁兒才向他說清楚：「黃桂蘭的辮子割下來的地方，在那裏？」

阿陳指指頭上：「當然是從頭上啊。」他心裏想：笨！軍官洩了氣，不過更相信了阿陳一點，又說：「在那裏？你割他的辮子？」



眞是莫名其妙！阿陳想：你把辮子放在紙下面，還問我在那裏？「那裏！」他指向突起了一塊的地方，辮子確實壓在那下面，法國軍官用筆在地圖上畫了個記號。一手環胸，另一隻手在八字鬍上摸來摸去，點點頭，又搖搖頭，最後笑了：「不可能就是可能，不聰明就是聰明，打敗仗就是打勝仗……」然後他把這幾句話翻譯給阿陳聽，並且說：「這是你們中國人的思想，我懂

。」

阿陳覺得他有毛病，問題是爲什麼剛才小白球答應要帶路？帶這個神經病法國軍官去那裏？這時神經病和另外一羣可能也是神經病的軍官在紙上比畫來、比畫去，點頭就是搖頭，伸手就是縮手，一羣神經病！阿陳站在桌子這邊，覺得只有一個道理是可能對的：左手就是右手。一個左撇子軍官用筆在紙上比來比去的時候，阿陳混亂地想：和照鏡子一樣，他的左手是我的右手。

小白球在衣服裏拱拱他的肩窩，說：「我們快要見到小紫、小紅他們了。」

阿陳並不眞的關切這些。他逐漸有些失望，覺得世界上也沒有什麼人眞正關心他的感覺。從前的就不必說了，就連在這個倒楣的地方，大概只有馮子才那個老頭兒還關心過他一點點。所有的人都不了解：他是個改邪歸正的小人物——所謂改邪歸正，當然只是說說而已，他還是偷了那些盆景，不過他安慰自己：反正我沒偷到。——一個改邪歸正的小人物最多只能讓人不討厭而已，沒有人眞正親近他。徐香香也只會在向他借電影畫報的時候跟他笑臉說話。阿陳繼續混亂地想：不討厭，就是討厭！「幹！」他不由得罵了出來。

法國軍官們大約認爲他義憤塡膺的反應是眞心眞意的，他們正提到劉永福的黑旗軍、黑龍軍，而阿陳扭曲的臉在此時顯現出痛恨的表情，頂門上的傷痕湧浮起一片血色。

「那一條路應該我們走？」第一個神經病把筆交給他。

阿陳看見他毛茸茸的手背正推向紙上的兩條紅線，一條直而寬，一條彎曲而窄，他根本不懂這能決定什麼？小白球說：「選寬的，選寬的。」

阿陳才不要這樣，寬的就是窄的，他指指窄的，改正歸邪！

看著山稜上有如長蛇般蠕動著的法國軍隊，田媽媽回想起曾經在一些歷史資料裏讀到法軍在光緒九年十一月大舉攻破越南興安省，並把當地的滿清布政使、按察使拘押到河內，槍斃示眾。隨後，大兵進攻山西—也就是劉永福的駐地防區。算算日子，田媽媽不由得心頭一緊，現在可能就是法軍初舉大兵攻打興安的時刻。山頭的一長列黑影已逐漸隱沒，旭日冉冉地升了起來。小紅球說：「他們走得好快。」

「我，」田媽媽忽然意識到：兩個滿清官吏被綁在刑場上等待處決的情景竟然如此接近、又如此鮮明。她猛搖頭：「不行，不行！我不能這樣理智，小紅！我想去救他們了。」

小紅球的顏色暗了一下，它嚴肅地說：「沒有人能眞正理智，否則也就沒有這些戰爭了。現在的問題是，一旦我們愈深入歷史，就愈被捲進事件裏面，反而成爲它的一個負擔了。」

「就好像交通阻塞或者通貨膨脹。」田媽媽苦笑著繼續搖頭：「每個人都在情況裏面，每個人都想解決問題，可是每個人都是整個負擔的一部分。」

「這樣去想的話，你是不是還要去救人呢？田媽媽。」

田媽媽把小紅球捧在手掌心，在臉頰上輕輕揉著，說：「老實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現在我不太關心自己是不是能再回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社會去。而且我有一種奇怪的預感：香香、王端還有阿陳，他們現在也不一定很想『回家』。」

「他們會愈來愈被實際的生活捲進去，而且造成負擔。他們愈來會花愈多的時間觀察目前、感受目前、思考目前，因爲目前的一切都比曾經過去的，屬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生活更眞實。對我們這些人來說，反而是：『現代』的成了『過去』；『過去』的成了『現代』。」小紅球眨了眨，老聲老氣地說：「教人頭大！」

徐香香眼見紀一澤抱著兩個年輕姑娘衝進屋來的時候眞是滿腔怒火，只覺得頭頂上直冒熱氣，心臟「嘭」地聲炸了一下。可是紀一澤跌了個踉蹌，她才發現：他背上插著一支箭。這時眼淚止不住地湧出來。

比她早一秒鐘哭出來的是阮家姊妹，她們看到了爸媽原就該哭，再加上喪失了錦衣玉食，甚至榮華富貴的生活，這委屈就更大了，雙雙指著趴在地上的紀一澤罵道：「都是他害的，都是他害的啦！」

徐香香管不了這麼多，連忙跪倒在地，檢查他的傷口。腦海裏頓時浮現了以前那個長頭髮，騎「野狼一二五」，穿緊身黑皮夾克的男朋友的影子。那小子在一次郊遊途中教她下車，說是要表演「弔狗鍊」給她看。她還沒弄清楚究竟人是狗鍊或者車是狗鍊的刹那之間，高舉在半空中的前輪忽地向高處又一拔，翻仰過去。長髮男孩就這樣趴在地上，好一會兒沒醒過來。

紀一澤呻吟著說：「不妨事，拔掉就好。」

徐香香再一看插箭的地方，並沒有流血。便輕聲問道：「你不疼麼？」

「跑得太累，休息休息。」紀一澤用腦門和胸口抵住地面，回過雙手，奮力一拔，箭頭出來了。依然沒流血。他又趴回去拼命喘氣。

「他裝死給你看的。」小綠球從衣服的破洞裏鑽出來：「裏頭穿馬甲，外頭逞英雄，哼！害我還替他窮擔心！」

「喔？是防彈背心啊！」徐香香說，放心了；同時又有些生氣了。那兩個哭哭啼啼的越南姑娘長得蠻好嘛，哼！

阮家姊妹已經把紀一澤破壞她們終生幸福的經過向二老說了一遍。紀一澤越聽越不是滋味，猛地縱起身子，拉住徐香香，一甩灰色的長袍襟袖：「紀賊打擾，就此告辭了！」

徐香香也回頭說一聲：「哼！」

（未完待續）♣



文／張大春　圖／劉開

隨著國家圖書館裏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
記者王端；曾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
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媽媽。
沿著時間軸，來到清朝光緒九年八月的廣西。
王端在無意中，經由小紫球之口說出了十幾年後，唐景崧會到臺灣的事。
唐景崧便追問眼前這場中法戰役的結果如何？小紫球十分為難的說：「強攻不如固守。」
回憶歷史，憂心忡忡的田媽媽不顧自己同胞被害，希望小紅球能伸出援手。
只因小綠球的一番話，使大俠紀一澤不明不白的救出阮家姊妹後，陷入苦思。
被法軍捉住的阿陳，在重重逼問下，不禁心痛起自己的身世，帶著法軍亂走一通……

那一票法國神經病顯然對阿陳仍然保持著一分高度的警覺，他們給他一匹馬騎，走在部隊的最前面，身旁簇擁著四名高大健壯的荷槍士兵。阿陳覺得自己像個被警察從看守所押往法院出庭的囚犯，剃光了頭髮，走一條茫然的路，等待著陌生命運的判決。

「你指這一條路害我們至少要晚一天才能見到小紫。」小白球沒好氣地咕噥著：「神經病！」

阿陳已經覺得很ㄙㄟ了，被它這一講就更加火大起來，他迸出一番長久以來一直彆在心底的話：「到底『統統同款』，『統統同款』！那天警察沒把我抓去，現在還是被抓！我阿陳這一世人就是被人抓來抓去的命！」

小白球立刻覺得不好意思起來，便又結結巴巴地說：「對，對，對不起。」

阿陳愈說愈有勁兒，反正法國兵只能楞頭楞腦地乾瞪眼，他索性指著其中一個罵道：「看什麼？有什麼好看？我若是施展功夫，你的底褲給我偷來了都不知道！」嘴上講著，阿陳忽然有了靈感。想起多年以前他第一次出手偷一輛腳踏車，被主人抓到以後當街打個半死，對方還說：「老子今天揍你一頓算了，不送你進警察局是你運氣！」他痛得直不起腰來，只覺得坐牢也比這樣趴在街上任過路人笑罵來得爽些。不久之後他一點也不想騎腳踏



車兜風了，卻刻意溜進那家人的後院，把車扛起來，跑了大半夜，送到一家舊車行去賣了兩百塊錢，並且在第二天躲進車行對門的一家冰果室，足足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看那老闆把輛新車拆成滿地的零件。經過了許多年，到阿陳最後一次落網，其間他施展功夫的用意泰半是出於報復。

現在他覺得有事可做了，他要把這些法國兵偷個精光。誰要抓住他阿陳都得付出相當的代價的，天下沒有白抓的小偷！

那個被阿陳罵的士兵是首先遭到光顧的對象，他的戒指和懷錶在轉瞬間消失了蹤影。

小白球應該制止這種事的，可是它的注意力被遠方的幾個黑影給吸引住了，怎麼會是他們？它推一下阿陳的胸脯：「你看！」

阿陳順勢往旁邊一倒，另一個士兵趕緊攙了他一把，阿陳又得到了一只精巧的皮夾子。

「你看嘛！」小白球捏捏神偷的肩膀：「是小綠他們！」

小綠球也感應到小白球的位置，它正要告訴徐香香，卻見她牽著紀一澤寬寬大大的袍袖，一副好生滿足的表情，紀一澤不聲不響地邁著大步，一心只想著先前小綠球的警告：你就會打架、殺人麼？這就是大俠了麼？如果這樣想下去，多年以來他變賣家財，行走江湖道上的風霜雨露，不過是一場荒廢而已了。尤其是今天這兩個越南姑娘眼眸之中所迸放的怨毒之意，活像和他結下了多麼深的仇恨似的，他到底救了誰？想到這裏，他不禁歎了口氣：「唉——徐姑娘，你倒是說說看，羅賓漢羅大俠是個多麼了得的人物？」

徐香香聳聳肩，想：還不是小說裏的人物，有什麼好講的？「沒什麼啦！誰知道他是不是眞的神射手啊？」她沒說下去的原因是紀一澤剛剛吃了一箭，跟他提羅賓漢多麼了不起是很傷感情的事，於是她繼續說：「哼！會射箭也沒什麼了得！」

「一代大俠總該有驕人之處，當不止是打殺仇敵而已，徐姑娘高見，高見。」

「羅賓漢的女朋友是瑪麗安，可是瑪麗安出賣了他，不過他還是原諒了她，她後來出家了，那他就被抓了，還被押去打仗，那結果後來他再回到雪林塢的時候瑪麗安已經很老很老了，可是他還是很愛她……」

紀一澤耐心聽下去，愈聽愈糊塗，只能約略記得：一個姓馬的姑娘對不起羅大俠，可是羅大俠胸懷寬大，不計前嫌。如此想

來，徐香香說起這段事迹或許就是希望他不要介意阮氏姊妹的恩將仇報吧？

然而這樣並不能紓解他心頭的困惑——一個殺了不少陌生人的俠客連自己都救不回頭了。

在同一個時刻，徐香香也困陷在惱人的情緒之中，羅賓漢的故事一如各式各樣的浪漫傳奇，永遠在現實之外似近又遠。她總是徘徊在傳奇和現實之間模模糊糊的邊緣上，難以決定自己歡喜的，以及瞭解的二者之間，究竟該相信什麼？這時，她的手抖了起來——握在掌心裏的絲袍早該化成灰土了吧？

一陣灰白的硝煙自遠處揚起，緊接著槍聲響了，第一顆子彈「咻——」的聲畫空而來，射在紀一澤腳前十丈開外的岩石上。

「法國兵來了！」小綠球大叫，並化成一片淡淡的青光，罩在他身前，接著說：「小白也在他們那兒！」

話音未落，又是一排子彈打在先前的位置附近。紀一澤劍眉倒豎：「大膽！」說罷一甩身子，縱出幾步，第三撥槍彈所迸起來的土灰已經飛進他的眼睛裏了。

「不可以！」小綠球猛地撲上去：「你差得遠呢，紀小賊！快回來——」

「如果只靠你一個，能不能把那兩個滿清的布政使和按察使救出來？」田媽媽皺著眉，扶了扶老花眼鏡。

「當然能。」小紅球說：「可是我不會去救他們的。」

田媽媽知道小紅球不肯救人的理由不只是怕他們回不了二十世紀，更重要的是：它不願意破壞時間軸的引力，不願意把歷史導入一個自相矛盾的困局裏去。

「在這場戰役裏，無辜、盲目而死亡的人何止兩千個、兩萬個？我們負擔得起什麼呢？我們又憑什麼去『希望』人人都安全、人人都長壽、人人都不許痛苦呢？」



「這樣說來，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想改變歷史，」田媽媽沈吟了一會兒，才緩緩說道：「而在於我們有沒有能力同情別人。」

「人類其實是很有趣的一種存在體。」小紅球忽然發出了一種奇特的光芒，顯得深沈卻透明：「沒有任何人是一樣的，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物質結構裏，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自己的經驗、感覺和思想『應該』是和別人一樣的，『同情』就是從這裏創造出來的，所以你田媽媽想去救那兩個人了，嗯？——」

「難道你，和小紫、小綠，還有小白，你們都不會『同情』別的人——呃，別的存在體嗎？」

「我們不需要『同情』啊，我們本來就已經進化成一體了。」小紅球飛上田媽媽的耳朵，悄聲繼續說道：「對於你們這些有趣的人類嘛，我只覺得——有趣，我們原就不同，又怎麼『同情』呢？」

田媽媽被小紅球弄得癢癢的，一面笑了起來，一面則想著生物進化的奧祕，人類會進化麼？如果會的話，為什麼百年之間文明的改變似乎並沒有讓人成為更有智慧的動物。中法越南之仗如果是一場盲目愚蠢的權、利鬥爭，那麼，後來的兩次世界大戰和這場戰役在本質上也沒什麼差別；回教徒、印度教徒、佛祖的信仰者和天主的子民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後用種種方式彼此侵略的事實，顯然要比尚達兒院長那「溫和的歧視」要血腥得多。

「人類恐怕是一種永遠不能進化的生物了。」田媽媽順手摘下眼鏡，在修女袍上擦了擦。小紅球卻忽然膨脹成一團光影，說：「快走，遲了你就要進化成鬼影啦！」

田媽媽被光影一把拉起來，先前她坐著的樹根已經被一陣槍彈打成蜂窩了。朦朧間田媽媽看見兩三個越南士兵吱吱喳喳從樹叢裏蹦出來，朝遠處的法國軍隊指了指，又衝她和小紅球這片飛行的紅光望望，她只聽見一句話：「法國奸細！」



「你要是再胡言亂語的話，哼！」丁小五偷眼看了看唐景崧大惑不解的模樣兒，便壯起聲對王端罵道：「小心我稟告將軍，問你個奸細之罪！」話還沒說完，一把按向王端的腦袋，同時擡腿踹在他膝蓋彎裏，王端「噗通」一聲跪下了。丁小五的身手可不含糊，耍了個刀花兒，「叱拉」又刮下王端一撮頭髮。

王端咬緊牙關忍著不吭氣，只見唐景崧猛摸鬍子，好一陣子才說：「你說的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劉將軍至今不肯發兵東進，一定有他的顧慮。」

劉永福這時正站在大寨口的城垛子上，極目東望，想起徐延旭、黃桂蘭這些人在紙橋之役前後擁兵觀望、吝予援手的一段舊恨，不禁悲憤交集。這一回黃桂蘭再度西來，名義上是和黑旗軍協力合作，幫助越南脫離法國軍隊的控制，卻顯然包藏著收編他所部軍隊的野心。他放眼四顧，看見一羣子弟兵正從大寨口外挑著一擔擔的野菜和糧米向這邊走過來，隊伍間還夾雜著兵士們的妻子和兒女，婦孺在烈日之下揮汗成雨，步履蹣跚，卻個個兒露出愉快的神情。萬一將來黃桂蘭真把這批部隊納入清兵的正式編制，他個人雖然未必會丟了這游擊衛的將軍之職，然而兵士們還能像過去和目前這樣和妻兒一道出生入死嗎？他們會選擇什麼？他們能選擇嗎？

一個越南土著女人朝他揮手，他認得對方，那是他手下一名管帶從賭場裏贏來的妻子，她身旁那個五歲的小男孩兒拖著兩道黃鼻涕，順著母親的手勢看上來，劉永福朝他們點頭，指指自己的鼻子，擡手做了個擦鼻涕的姿勢，小男孩兒嘿嘿一笑，肚子向前挺了挺，也擡手學著劉永福的模樣兒，卻在下巴頦上摸了一把，大搖大擺地像個將軍般朝前走去。

「劉將軍！」

劉永福一回頭，原來是唐景崧，他作了個揖：「主事！」

「你找來的這個壯丁有些古怪，他還能通預卜先知之術呢。」

劉永福正在心事重重的當兒，沒有答理他的話，只低聲一歎，說道：「劉二若是能預卜先知的話，就不難明白黃桂蘭的機心何在了。——我思前想後，竟然不知道該不該打這一仗。」

「噢？將軍何出此言？」

「為何而戰呢？」劉永福腦海間猛地浮現起方才寨口的那對母子：「我在此用兵多年，所部軍士已與越人無異，越南王卻懾於法國軍威，既以我為屏障，又忌我如蛇蠍；清廷大吏則役我如手足，卻又謀我如寇仇。劉永福其實只是為養兵而戰，絕非為戰而養兵——如今大戰將啓，若敗，則士卒不可保全；若勝，這滿寨的浮浪子弟，又豈能見容於徐延旭、黃桂蘭之輩？」

翹鬍子法國軍官一馬衝上前來，對阿陳叫道：「是黃桂蘭嗎？」說著，便遞給他一支有一尺多長的單管望遠鏡。阿陳胡亂轉了轉鏡筒，對準左前方的幾個小黑影望去，好容易才看清了，那是法國軍隊的斥堠兵，約莫有十來個，排成一列橫隊，端著長槍，如臨大敵般一步一步踏著整齊的步子。再往前去，又是兩個黑點，他又轉動鏡筒，才赫然發現翹鬍子指的是徐香香那個三八丫頭，她身邊站著個穿灰色古裝的陌生人，踩著武俠電影裏那種笑死人的笨步子。阿陳覺得既緊張，又好玩，可是轉念一想：這可不是鬧著玩的，一時之間卻不知道該怎麼和翹鬍子答話。

「我們該去了，和小綠在一起，我們會有更大的能量。」小白球抖著聲說：「阿陳，走啦！」

「很危險呢。」阿陳說：「我不想現在就死。」

「黃桂蘭派來的人，是不是？」翹鬍子策馬湊近他，那四名士兵立刻讓開了些。

小白球立刻裝出阿陳的聲音：「我再看一下，看一下。」

阿陳回臉瞪了胸口的小傢伙一眼：「有什麼好看？」

小白球看準了前頭留出來的一道空，「刷」地飛向翹鬍子，對方眼一花，小白球趁隙咬了他大腿一口，翹鬍子急痛攻心，雙腿本能地死命一夾，座下的馬兒立刻像支箭一樣撒開蹄子飛奔出去，小白球不敢怠慢，回身也給了阿陳一口，阿陳便沒頭沒腦地跟著翹鬍子縱騎一衝。小白球扯開嗓門兒用翹鬍子的話對身後的士兵們大喊：「你們留在這裏，我去看看！」

（未完待續）☘

時間軸 14

文／張大春　圖／劉開

隨著國家圖書館裏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記者王端；會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媽媽。沿著時間軸，來到清朝光緒九年八月的廣西。
帶著法軍胡亂行走的阿陳，居然遇到了徐香香和小綠球，小白球高興得在阿陳與法國軍官座下的馬腿上各咬了一口，馬匹受驚，衝著徐香香、紀一澤、小綠球飛奔而去。留在劉永福營寨中的王端，又被丁小五刮下一撮頭髮。好心的田媽媽正盤算怎樣在這場戰爭中，多救幾個人，未料遇到越南士兵，把她當成法國奸細，開槍射擊。

一片紅光裏著田媽媽飛到這個顯然已經廢棄很久的古刹裏，落在西側殿角的一座巨大香爐旁邊。田媽媽剛喘過一口氣來，以為脫離了險境，便對小紅球說：「眞的差一點就變成寃死鬼了。」話還沒說完，只見正殿屋脊和東邊鐘樓上紛紛站起來幾條人影。有的端著土銃，有的架起長刀，還有兩個盤了滿肩的粗繩，每雙眼睛裏都充滿了憤怒和仇恨。

「我不是告訴過你：回到你們自己的國土去打仗嗎？」田媽媽一回頭，才發現西邊鼓樓上站著那個前些天在路上見過的越南軍官。

「我不是來打仗的。」田媽媽昂臉用生硬的越南話說道：「你看我這把年紀了，能跟誰打仗呢？」

越南軍官走下鼓樓的時候，其餘十幾個在暗中伺伏的士兵已經迅速地將田媽媽包圍起來。他們一個個兒顯得面黃肌瘦，高聳的顴骨上滴溜骨碌的兩個大黑眼珠簡直要從深陷的眼窩裏掉出來了。

軍官只比他們精神一些，那是因為只有他身上的制服沒打補釘。他冷哼一聲說：「別想騙我，你會飛，會妖術；我倒沒想到巫婆也混到戰局裏來了。——說！你是中國人，又跟法國傳教士混在一起，你究竟是那一邊的？」

「那一邊也不是！」田媽媽沒有畏懼的意思，她知道根本不可能向對方解釋清楚自己的身分和來意。其實連她自己都搞不清——「究竟是那一邊的」。而且，她又該如何向一個看來滿懷民族熱情的越南軍官說明：她也痛恨所謂的「戰局」、痛恨殺戮、痛恨人們因為不瞭解而不肯彼此諒解的對立行為呢？

「好狡滑的老巫婆！」軍官舉起馬鞭子「噼啪」一聲凌空抽個爆響，鞭梢離田媽媽的臉頰不到半吋，又縮了回去：「告訴你，不管你是誰，都得受到我們『保王軍』的制裁。法國奸細、中國奸細都不是好東西！都該殺！如果你聰明一點，就照實說，也許還有活命的機會；否則——」

「我從來不說假話，死活都一樣的。」田媽媽平靜、溫和的語氣並沒有減弱她固執的本意。這卻使軍官遲疑了片刻，他捲起皮鞭，在大腿上輕輕拍打幾下，想著：如果趁這個巫婆來不及施展妖法的時候突然出手，以十多個人的力量不怕擒不住她；可是他仍舊有所顧忌。目前正是「保王軍」勢力最為薄弱的時候，在這一年裏歷經大大小小七十四場戰役後，以「絕對效忠唯一越南天神阮大王」為號召的「保王軍」，在中、法兩國的左右夾擊之下，只剩他這麼一支殘兵敗將的部隊了，萬一再被老巫婆折損個一兵半卒，都是划不來的事。唬唬人沒什麼，眞要動起手來，他卻得細細盤算。這一猶豫，不禁使他悲從中來，忍不住歎了口氣。

就在這個時刻，王端覺得他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人了——頭髮被剃得只剩下後腦勺上的一撮短毛，照相機又不見了，處身在一個搞不清狀況的時代裏竟然當了兵，而且眼見就要喪命在這片荒山僻野之中。他趴在一口水缸邊看見自己前所未有的狼狽像，忍不住「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別哭別哭！」小紫球敲敲他的光頭，發出「波波」的響聲：「我知道你一定很難過，可是哭有什麼用呢！」

「不哭又有什麼用？」王端擡手擦淚水，順勢揮掉光頂上的小紫球。

「呃，不哭嘛，好像也沒什麼用。」小紫球說。

「那我就要哭個痛快。」王端一面說，一面站起身，隨便自己的腳步往人少的地方走去。淚水成串成串地滾落腮邊，一直滾到脖梗底下，和原先搭在脖子上的頭髮渣子混在一起，又黏又癢的。他用力抓那些和在淚水裏的髮渣，在脖頸的皮膚上留下一道道爪痕。因為他哭得太專心，根本忘了疼，倒是小紫球看了難過，趕緊繞著王端的脖子打轉，吸掉淚水和髮渣。正在這個當兒，身後傳來一陣顫抖的語聲：「您眞的來了！」

王端也不搭理，自顧擦乾臉上的淚水，加緊步子向前走。後頭的腳步聲也跟上來：「您慢點兒，慢點兒走，我是彭金彪啊！從前在半雲山跟您管過糧草的。」

「你認錯人了！」王端扯開哭啞了的嗓子吼了一聲，他暗裏



告訴自己：管他是什麼東西，慢說根本不認識；就是報社的總編輯罵到，你也是六親不認的。

「您老開玩笑，戲耍小的！」彭金彪依然亦步亦趨地跟在後頭，顯然不敢搶上前來，他陪著小心，顫聲說道：「早聽丁小五說劉將軍請回一位英雄好漢，沒想到就是您老。」

王端想起丁小五就不由得火冒三千丈，他停下腳步，叉腰一站：「怎麼？丁小五還想怎麼樣？砍掉我的腦袋瓜子？」

「他怎麼敢呢？」彭金彪「噗通」跪倒，扯了扯王端的褲腳：「他瞎了狗眼才認不得您老『紫脖子金刀』的標記，您不用跟他一般見識嘛！」

小紫球這才明白過來，搞了半天，王端又被人認錯了。「告訴你，認錯人了！」王端說著，邁開步子朝前亂竄。

「您老別生氣！」彭金彪說：「小的不是忘恩負義的人。半雲山散夥之後，小的就一直跟著劉將軍，好歹『黑旗軍』裏這些老『黃旗黨』的弟兄都沒忘本，一直記著您老那些年的照應、栽培。您老既然來了，總得見見咱們這些屬下。」

這時，王端索性一回頭，厲聲說道：「你看清楚囉，到底我是什麼人？」

彭金彪仰臉一看，眼眶裏猛地轉出來兩泡淚水：「唉呀！這麼些年來，您老眞是一點兒也沒變哪！」

「到底是怎麼啦？」阿陳對突如其來的變局著了慌，跨下的馬兒沒命地朝坡下衝去。他從來沒偷過馬，根本不會騎這種動物，深怕一拉繮繩會讓牠疼痛生氣，說不定就把自己給掀翻了。前面的法國翹鬍子也亂了手腳，眼見坐騎瘋了似地朝那十來個斥堠兵狂奔，已然收不住了，只好拼命大叫：「讓開！讓開！」膽小的小白球既害怕，又擔心，但是它知道只有冒這個險才能和小綠會合，便一連在這前後兩匹馬的肚子上咬了十幾口。

混亂的局面使紀一澤的豪情壯志陡然拔高了幾分，他大喝一聲，躬身打挺，旋風也似地欺身到那隊斥堠兵列子裏，隨手搶過一桿火槍，掄起一圈「降龍棍法」，立刻打倒了兩名敵人。接著覷準時機，又是一個旋子，飛起一腳把翹鬍子踢下馬去。自己飄然落上馬鞍，扔了槍——他實在使不慣這種會冒火、能制敵於百步之外的曲柄武器；當下便穩住馬，衝徐香香一咧嘴笑了：「姑娘，上馬來！」徐香香在極度的驚恐之中，被這個淺淺的微笑給牽引住，身旁的一切混亂和暴力都不重要了。她擡腿踩住馬鐙，任紀一澤把自己拉上鞍座，只覺得渾身上下都癱軟下來。眼前不遠處的阿陳正在十來個法國兵的重圍裏跌撞衝突，然而她只是癡迷地看著那景象，竟然有無比安適的感覺。

阿陳可是止不住尿了一褲子，槍聲打從四面八方響起，他不停地想著：「我中彈了！我中彈了！死啦！我又中彈了……」

紀一澤正要驅轉馬頭，迎身上去搭救這個可憐的陌生人，心念電轉：到底這大鬍子是敵是友呢？既然弄不清對方是黑白兩道上那一個門派家數的，倘若任意出手，免不了將來又要結下多少恩怨是非。更何況山坡頂上的法國軍隊已經開始鳴號了，萬一救不了人，反而給洋鬼子擄了去的話，這一世的大俠英名豈不徒然掃地？

就在這一瞬之間，小白球和小綠球已經融溶成一體，兩個小傢伙互相從對方體內傳輸到強大的能量，它們不敢怠慢，「刷」地一聲將阿陳連人帶馬從原地吸離了有三丈多高，跳出圈外。眾人莫不大吃一驚，法國斥堠兵嚇得連槍也不要了，紛紛往山坡上跑。紀一澤則强自鎮定，一面在心頭細數當下武林中的頂尖高手，有誰能使出這種曠古絕今的蓋世神功？可是想來想去，怎麼也想不出來。他低頭沈吟了片刻，一眼看見滿臉洋溢著陶醉之情的徐香香，不由得想起這一路上她所講述的俠盜故事，心下恍然大悟：喔喔，是了，原來是羅賓漢羅大俠到了。

阿陳驚魂甫定，連連喘氣，其間斷斷續續地嘟囔：「徐香香！你——你怎麼也在這裏？好——好險，『好ˇ在』——」

徐香香聽他這一喚，方才如夢初醒：「咦！是你啊！眞好眞好，有沒有看到田媽媽？」

「那個歐巴桑噢？沒，沒看到。」

紀一澤忽然有一種被冷落的感覺。他仔細打量了這位滿臉大鬍子，一身臭騷味兒的「羅大俠」，反而對自己刻意修飾過的打扮穿著有些自慚形穢了。隨即抱拳一揖：「久仰俠盜威名，今日一見，果爾名不虛傳。在下紀一澤，向來在嶺南一帶行走，浪得『紀賊』虛名，算來也和尊駕您是同行了。」

「嗄？」阿陳舉手在額角上行了個當兵時代習以爲常的軍禮





，想不透穿這種古裝的人物也會賣檳榔、車票。可是再一回味對方說什麼「盜」啊「賊」啊的，就不覺楞住了──這人怪怪的，連我阿陳從前幹的勾當都一清二楚，該不會是便衣吧？「我已經洗手不幹了。」他說。

「我也不爲難你，只要你說實話。」越南軍官拿馬鞭指了指田媽媽：「告訴我究竟來這裏幹什麼？你想到什麼地方去？有什麼同黨？要做什麼事？還有，爲什麼要打扮成修女？」

田媽媽其實早已看出對方色厲內荏的態度，心下安了一半。然而她怎麼也想不起一套確實、完整而又可以令對方相信以及放心的自白。只好游目四顧，看著古刹內殿裏殘破的交阯陶神像和斑駁的壁畫，覺得神明時時刻刻作弄著所有生活在充滿誤會的現實中的人們。這時小紅球忽然開口了：「不錯！我是個巫婆。我討厭人們在任何地方打仗，這一次中國和法國爲了『保護越南』而發動的戰爭實在讓人忍不住生氣，我是特地下山來制止他們的──」小紅球一口氣說到這裏，田媽媽禁不住要笑出來，罵它：「小鬼靈精！」

「我不信！」那軍官一面說，一面思索著該如何下手，趁這老巫婆不注意的時候一舉成擒。他一眼看見香爐後頭已經藏著個拿繩索的大漢，便衝那邊微微點了點頭，又說：「可是你穿修女的衣服──」

「我是準備化妝成修女的。」小紅球愈說愈帶勁兒，也沒注意身後的動靜：「這裏到處是法國軍隊，他們對穿這身衣服的中國人不會刁難，我就有機會和他們心平氣和地談談停戰的問題。」

「笑話！」軍官故意轉過臉，朝北面的前殿走幾步，試圖引開對方的注意：「憑你這個老巫婆，就算會飛天入地，也沒有人肯聽信你的話吧？」

香爐後頭的大漢已經抄起繩索的一端，扣緊上頭的繞鉤，稍稍退了兩步，他隨時準備出手，一鉤子就可以把老巫婆連皮帶肉纏釘在香爐上了。

「如果我說：我可以知道你們『保上軍』今年的第七十五次戰役勝負如何的話，你是不是肯聽信我的話呢？」

「你說什麼？」越南軍官猛一回頭，只見香爐後的大漢已然甩繩上前，四周端槍的兵士們也適時把眼睛湊上槍管，就要扣發射擊了。

（未完待續）☘

時間軸 15

文／張大春　圖／劉開

隨著國家圖書館裏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記者王端，曾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嬤嬤。沿著時間軸，來到清朝光緒九年八月的廣西。一片混亂當中，阿陳和徐香香終於碰面了，小白球與小綠球很快得融容成一體，能量頓時大增，把阿陳連人帶馬從原地吸離了有三丈多高，逃脫了法國兵的追趕，而令大俠紀一澤驚歎不已。在古剎內殿裏，田嬤嬤被越南「保王軍」當做會法術的巫婆。一位越南軍官想用話語轉移她的注意力，好暗中以繩索套住田嬤嬤。還待在劉永福營寨中的王端，又被人錯認為英雄好漢「紫脖子金刀」。

王端眼見面前這個粗黑大漢趴在地上叩頭如搗蒜，一時慌了手腳，要伸手攙扶，又眞怕了這些壯碩的「古人」那一身虯結凸鼓的肌肉；要拔腿走路，可是彭金彪涕泗滂沱的模樣又著實令人不忍心。

「有什麼話你站起來說罷！」小紫球索性繞成一圈微微透明的領巾，貼在王端的細脖子上。

彭金彪一骨碌站起身，擡袖子兩下抹掉了滿臉的眼淚鼻涕，咧嘴笑了：「謝您老！您老怎麼現在才來？可把咱們兄弟夥想壞了。」

王端情知無法脫身了，只好點點頭，說：「你們，還好吧？」

「好好，都好！」彭金彪搓著雙手，掩不住一臉興奮的神色：「我這就帶您老見見兄弟夥去吧？——您老可不能再推辭不認大家了。」

心情落寞到極點的王端禁不起人說恭維的話—他一向如此，「想當年」幹記者的時候，最得意的就是掏出那張大報社的膠質名片（用手撕是怎麼也撕不破的），然後被採訪的「老百姓」通常就會用一種恭維與尊敬的態度—像這個彭金彪一樣，說：「我帶您去看看……」於是一身的鬱悶和沮喪漸漸從邁開的大步之下拋向他光禿禿的後腦勺，消失在昏暗的夜色裏了。

彭金彪一路疾行，愈走愈快，把王端帶到保勝大寨西南角的一排用茅草和土甎建築的矮房子前面。那房子眞是矮，在地面上只有人的腰眼兒一般高，剩下的全陷在地底，直到站在那陷落地層的邊緣上，王端才看見底下亮著的一整列燈火。

「大家夥兒別賭啦！」彭金彪伸手攙住王端，一面大叫：「快來瞧瞧，是誰來看咱們啦！」

王端被彭金彪捧進了屋子，只見黑壓壓的一羣臉龐，有的人

辮子纏在腦門上，有的留著絡腮鬍，有的瞪著銅鈴也似的眼珠，沒有誰作聲，大約過了好幾秒鐘的功夫，幾十個人忽地「噗通、噗通」跪倒在地，爭著吼叫起來：「大哥！」「老疙瘩！」「瓢把子！」

「你，你們，」王端一輩子也沒受過這種大禮，緊張得舌頭都不靈光了，結結巴巴地說：「好，好，都都都起來吧！」

他暈陶陶地注視著那一張張陌生的面孔，感覺自己重拾起失去多日的尊嚴，好不舒暢。人們在這時開始七嘴八舌地談到「從前在半雲山坐寨為王的日子」，他只管微笑、點頭，就應付得過去了，這樣蠻好的。「大哥！」彭金彪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弄來一罈子酒，「咚」地聲放在桌上：「來來來，先痛飲一罈，再說說您這些年來行走江湖的豪俠義烈之事罷！」

「一，一，一罈？」

就在那掛滿撓鉤的繩索繞空打了個旋子，即將捲上田媽媽肚子的時候，橫裏掠過來一個黑影，「啪噠」把繩索給打落了，田媽媽盯睛一看，是個酒葫蘆。

越南軍官見偷襲失敗，正感懊惱，認定了這個老巫婆邪法驚人，不可小看，忽然轉念想起剛才她所說的「第七十五次戰役勝負如何」的話，便搶上一步來說：「你再說一遍，我們『保王軍』怎麼樣？」

小紅球愣了一下，悄聲對田媽媽說：「這個葫蘆是怎麼回事？」

田媽媽聳了聳肩，她也是一頭霧水。越南軍官已舉起顫抖的手，威脅著要抽田媽媽一鞭子了：「快說！」

小紅球不慌不忙地鼓足體內的能量，向方圓百尺以內的地方發射出掃描的射線，它確知有第三者正在附近某個隱蔽的所在暗中幫田媽媽的忙。同時，它也想起圖書館裏那一分關於越南「保王軍」最後戰役的資料，資料上記載著：黃桂蘭督師出關，原來是為了擊潰法國入侵的軍隊，但是他一直吃敗仗，卻不停地騷擾越南當地的民眾，僅有的軍事勝利是打垮了幾個游擊勢力，其中一個就是「保王軍」，全軍一共有十九名「土著」，他們即將在三天後被「全數剿滅」。

「你們最好趕快走，往南方去，走得越遠越好。不然的話，」小紅球乾咳了兩聲：「你們會被滿清的大軍殺光光！」

「放屁！」越南軍官忿忿地一甩皮鞭，叫道：「『保王軍』絕不逃走。老巫婆！你胡言亂語，動搖士氣，我不能饒你！」

「我知道說了也是白說。」小紅球話聲未落，立時化成一團

紅雲，罩在田媽媽的四周，但是就在這剎那之間，它感覺不妙了！先前耗費了太多能量，此刻已經力不從心。它竭力去感應小綠、小白和小紫的位置，雖然彼此相去不遠，然而危機當前，自己卻快要撐不住了。

這時越南軍官急怒攻心，揮舞長鞭，暴叫著：「給我殺了這老巫婆！」

士兵們再度挺槍舉刀，指向這個泛著一身紅光，看來既瘦弱、又恐怖的老巫婆。

「我看你們誰敢動手！」長空裏猛地打了個霹靂，破廟正殿的大梁上「刷」地飛下來一條人影。

越南軍官立刻變了臉色：「是您啊，大師！」

田媽媽只見身前背對她站著個高大的光頭，是個和尚，穿一身陳舊但潔淨的黃布僧袍，他冷冷地衝周圍的軍人掃視一圈：「這裏是佛門淨地，誰敢殺人？」

那越南軍官不由得垂下了頭，把皮鞭插回腰帶裏，雙手合十，低聲禱誦了一陣，接著頭也不回地朝外走去。田媽媽忍不住朗聲叮嚀著說：「孩子！聽話，到南方去吧！」

「他不會聽話的。」高大的和尚說的是中國話，一面說，一面轉過身來，他的長相可把田媽媽嚇了一大跳。和尚的鼻梁歪了，濃眉之下有一邊的眼角向臉頰斜過去，是條刀疤，刀疤的盡頭已經畫到了脖子上，那裏是最可怕的地方—和尚繞脖子長著一圈棗色的胎記，上頭還生著密匝匝的汗毛。

阿陳感覺十分緊張，抓耳撓腮地想著：這個穿古裝的年輕人為什麼老是盯著他看。紀一澤表現得的確有些奇怪，自從見到阿陳之後，他就沒再正眼瞧過徐香香，讓她很不是滋味。有好一陣子，徐香香懷疑這位俊秀的古代大俠有同性戀，竟然有事沒事就打量這個又臭、又髒、又滿臉醜鬍子的死阿陳。事實上紀一澤的





心情也不好，他總覺得身旁這位和他並轡而馳的「羅賓漢」處處表現得比自己瀟灑、豪邁。阿陳不修邊幅，在他看來是歷盡滄桑之後的眞淳樸實；阿陳自言自語，在他看來是不停地修習內功密訣；阿陳不喜歡和徐香香搭訕，因為他還記得她借走了幾本電影畫報，卻根本沒有歸還的意思，然而在紀一澤看來，這才是輕女色、重陽剛，了無情欲之私的大俠面目。

阿陳則愈來愈肯定：紀一澤處處向他示好或親近都只是作態而已，說不定他眞是一個便衣，古早時代的便衣。於是當徐香香跟他說話的時候，他就刻意表現出一副凶巴巴、惡狠狠的模樣，意思是作給紀一澤看：我阿陳雖說已洗手不幹多年，可是也不能隨便給那個瘪三便衣小看了。

「你怎麼陰陽怪氣的嘛！」徐香香表面上是說阿陳，其實也是在駡紀一澤，她恨自己這麼不爭氣、倒楣，愛上個百年前的老古人不說，對方竟然絲毫感覺不到她的柔情蜜意，這使她想起從前騎機車的男朋友說的一句話：「你就是三八兮兮沒有女人味！」難道自己眞是這樣的麼？

「那有！」阿陳瞥一眼紀一澤，說：「你這個便衣朋友才陰陽怪氣哩！」

紀一澤沒聽懂阿陳的話，但是從眼神中他看出了對方的輕蔑之意，便愈加自慚形穢了起來，只好一抱拳，說：「大俠見笑了。在下一向未到中原行走，難免有失禮之處，大俠海涵海涵。」

「你看！」阿陳拉開馬頭，對徐香香說：「眞像布袋戲伊款講話。——喂！你是『東南派』還是『西北派』的。嘿嘿！」

紀一澤發現阿陳的境界之高，已經把江湖禮數那一套視如無物了。當下不覺又謙恭了幾分，說：「在下雖然在嶺南闖蕩，卻一直獨善其身，不願投入任何家派，遺憾之至，遺憾之至。」

他誠懇的言辭不由得使阿陳感到困惑：這個人究竟在玩眞的還是玩假的？像他這樣一個精通布袋戲道白的人會不知道「東南

派」表示溫和的好人？「西北派」表示殘暴的壞人？好吧，既然這傢伙一臉糊塗像，我阿陳就跟你糊塗到底吧！

「管你們什麼『東南派』還是『西北派』，現在我連東南西北都搞不清楚了，到底該往那裏去，才能找到田媽媽嘛！」徐香香噘起嘴，抗議這兩個大男人對她的不理不睬。

「依羅大俠高見呢？」紀一澤說。

「我看哪——」小綠球忽然從徐香香的領口跳出來：「就這樣一直走下去，小紫大概就在太陽落山的地方。」

「那，那，小紅呢？」小白球也鑽出阿陳的袖口，說：「它好像不舒服了。」

「我才不舒服呢！」阿陳說：「肚子餓死了，先找個地方吃飯才對。」

「大俠說的是。」紀一澤笑道：「從此地往西南走，應該有一個小市集。幾年前我為了尋訪一名仇家，曾經去過一次，喝了一頓好酒。今天就由在下做東，請大俠賞光，嘗嘗這南越風味的水酒如何？」

「呷酒噢？」阿陳眼睛一閃一眨，首次露出了喜悅的神情。

「大哥您別嫌少，咱們這兒就剩一罎了。」彭金彪露出羞赧的神色，說：「您將就將就，咱們大夥兒看您喝，也一樣過了酒癮。」

「不，不，我——」王端一掌按住了罎子口，想起被劉永福一皮囊烈酒給灌昏的事，身子抖了抖：「我看還是你們分分喝了罷！」

「他根本不能喝酒！」丁小五雙手插腰挺身出現在門外：「一口酒就嗆昏了這個小雜毛兒。」

「大膽！」彭金彪一聽之下，不由得怒從心上起，抽出靴筒子裏的一柄解腕尖刀，「颼」地聲扔了過去。丁小五淩空一抓，正握在刀柄上：「彭金彪！你們聚賭滋事，等我稟報將軍，看將軍如何處置你。」

王端突然感覺到四下裏百來隻眼睛都盯在他一個人的身上，良久之後，一個牛眼漢子才說：「老疙瘩！這丁小五太欺負人了。求您老給小的們做主。」

「做主？」丁小五冷哼一聲：「小雜毛兒！你在這兒逞什麼英雄啊？再醉倒了可別找我討粥吃。」

王端原本就對丁小五壓著一肚子怒火，這下更是火上澆油，難以平息的了：「好小子！你究竟想怎麼樣？」

丁小五的一雙眼睛滴溜溜地轉了轉，冷笑兩聲：「我早就看你形迹鬼祟了，說：你到底是什麼人？」

「他是咱們老『黃旗黨』在半雲山的大當家，外號人稱『紫脖子金刀』陸九洲的便是！」彭金彪慨聲應道：「丁小五，你還不叩頭求饒？」

「『紫脖子金刀』？」丁小五又嘿嘿了兩聲：「這是那兒來的雜毛兒？沒聽說過！」隨即他回手甩刀，「篤」地一聲，刀尖已經攢入桌面達三寸許深。

彭金彪顯然深知丁小五年富力強，內功深厚，只好衝王端投以求援的眼色。丁小五卻仗著一身好氣勢，向前欺了兩步：「小雜毛兒！你要眞是什麼大哥、二哥的，就喝一口這燒刀子給五爺我瞧瞧，嗯？」

「我要是喝了這一罎子呢？」小紫球忽然用王端的聲音說。

「你開什麼玩笑！」王端急得自覺脖子都粗了一圈，沈聲暗駡。

「那我就叫你三聲老疙瘩、大當家、瓢把子，然後爬出門去。」丁小五笑吟吟地走過來拍拍王端的脖子：「你要是喝不了呢，就叫我一聲『丁五爺爺』，怎麼樣？」

（未完待續）♣

時間軸16

文／張大春　圖／劉開

隨著國家圖書館裏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
記者王端；曾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
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媽媽。
沿著時間軸，來到清朝光緒九年八月的廣西。
王端在劉永福營寨中，被人錯認是英雄好漢「紫脖子金刀」還不要緊，
偏偏有個叫丁小五的知道王端根本不勝酒力，故意打賭王端喝不了一罈酒，
否則，願意爬出門去。
徐香香和阿陳見面後，紀一澤誤以為阿陳就是徐香香提過的大俠羅賓漢，
因此對阿陳敬佩不已，要請客喝酒。
仍停留在古剎裏的田媽媽，差一點被越南兵所害，
幸虧遇到真正的「紫脖子金刀」，
卻被他那醜陋的面容嚇到……

田媽媽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渾身抖了抖，腳步一退又撞到了大香爐：「你，是？」

「老衲也是從中原來的漢人。」高大的和尚咧嘴一笑，可不得了，那嘴角一牽動臉頰旁邊肌肉上的刀疤，整個面孔又扭曲了起來，他連忙接著說：「施主不要怕，老衲原本並非如此醜陋，只因罪孽太深，因果報驗，這些年來倒是因緣著這副模樣，被人稱作『醜和尚』，驚嚇了施主，阿彌陀佛！」說時雙掌一合，兩眼垂閉，立時又呈現出一種安詳的神色。

田媽媽乾嚥一口唾沫，猛點頭，好容易定下心來，也朝醜和尚一合十：「醜、醜、醜大師？」

醜和尚緩緩睜開雙眼，打量著田媽媽，一面柔聲說道：「施主與老衲雖然各宗異教，看來卻都是中土之人，在這蠻荒之地萍水相逢，也算有緣。這樣吧，如果施主不嫌棄，就請進小剎喝杯茶水如何？」

田媽媽不但喝了兩杯野生的香茶，吃了頓好多天以來未曾享受過的米飯，幾碟爽口的蔬菜，還靠在大殿的角落裏睡了一覺。醜和尚很少說話，做什麼都慢吞吞地，田媽媽漸漸不覺得他是那樣醜陋可怕了；她甚至在一覺醒來之後，覺得醜和尚是個像老朋友一般親切的人。她伸了伸懶腰，趁著月色到大殿外的空地走了一圈，又折回後院禪房，想和醜和尚聊聊天。「也許，他對這裏亂糟糟的局勢知道得更清楚些。」田媽媽低聲對小紅球說：「不過，我倒從來沒聽說過歷史上有『醜和尚』這麼個人物，你呢？」



「我也沒讀過這個人的記載。」小紅球虛弱地說：「田媽媽！我覺得好累好累，再過幾天要是還不能和小綠、小紫、小白它們見面的話，恐怕我就支持不住了。眞對不起，我現在什麼忙也幫不上——」

「快別說話了！」田媽媽趕緊把小紅球握在手掌心裏，以爲這樣可以靠體溫維持它看起來稚嫩的「生命」，一面說：「我才對不起你呢，老是拿這些煩人的『歷史問題』來打擾你。」

「如果我『死』了，」小紅球微弱的聲音從田媽媽指縫裏流露出來：「你該怎麼辦呢？唉！」

田媽媽鼻梗一酸，强忍住即將滾落的淚水：「不許胡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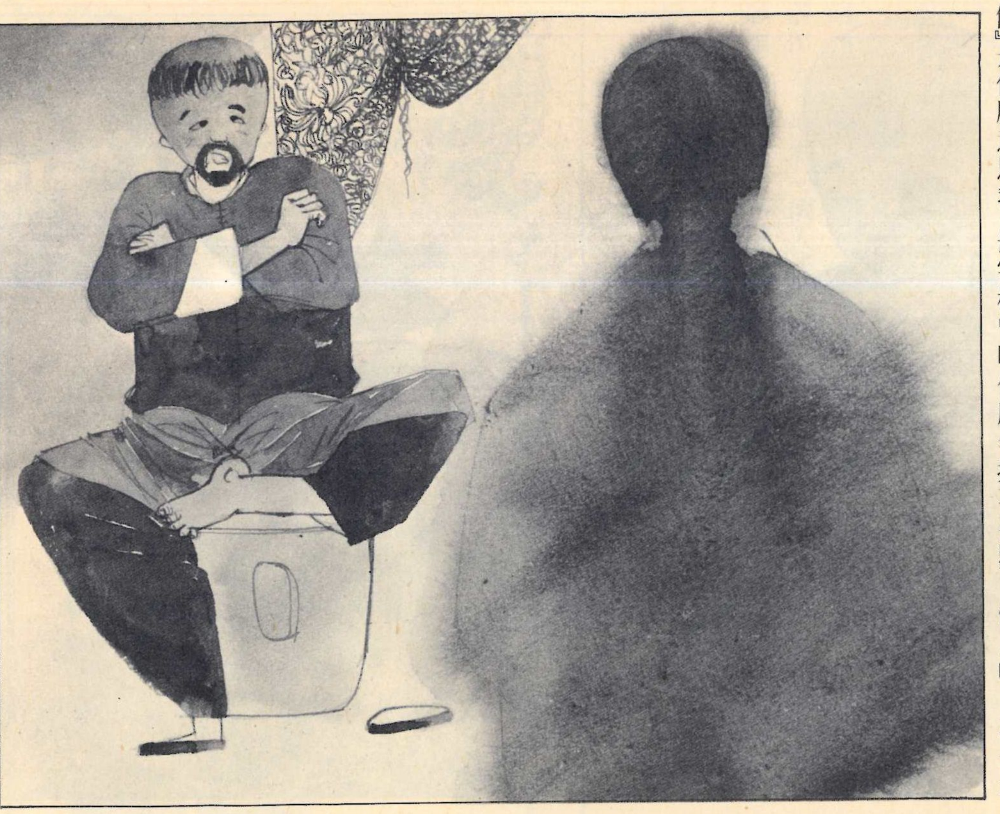
「你回不了家，回不了圖書館——」

「那我就在這兒當老尼姑好了！」田媽媽從淚光中綻出一抹苦笑，親吻了小紅球一下，它眨了眨。

這時，田媽媽忽然覺得：百年前的世界，以及此一時空中發生過的事情，彷彿都「不重要」了起來。她靜靜地站在禪房門外，一時之間竟然不想去問醜和尙那些關於中法越南戰爭裏因果糾紛的問題了。對於自己在心情上的轉變，田媽媽感到驚訝：數十年來她凡事總會保持一種求實、求眞、求全的研究態度，然而在這個徧地灑滿了銀白月光的靜夜裏，她只想祈求冥冥中主宰歷史的造化之神：不要讓小紅球消失。什麼民族糾紛、什麼殖民利益、什麼領土主權、什麼歷史眞相，都去他的吧！

「我什麼都不在乎了！」田媽媽喃喃自語著，瞥眼瞧見禪房的破紙窗上映照出一點燭火，和外面的月光比起來，那燭火既黯淡、又柔弱。

阿陳這回可賺到了！多少日子以來，他第一次坐在點著明亮油燈的桌子前享受晚餐，最重要的是晚餐有酒！雖然這間酒館和市集上其他的低矮建築物一樣，簡陋而陰溼，比起他的售票亭來



，只能說寬敞而已。不過他已經非常滿足了，於是不停地打著酒嗝，把心情放鬆到軟趴趴的狀態，開始胡言亂語。

「想當年我阿陳也是『轟動武林、驚動萬教』的人物。」他打了個酒嗝，用力吁了口氣，繼續對紀一澤說：「你叫我『羅大俠』是什麼意思我『毋宰樣』，叫什麼名攏不要緊，做人噢，功夫最重要，對不對？」

紀一澤立刻恭恭敬敬地舉碗齊眉，說道：「是是是，大俠教訓得是。」他一飲而盡。濃濁的酒漿一骨碌衝進肚腹，他忽然有一種豁然貫通的舒暢之感。的確！這位「羅賓漢」大俠果眞是曠世奇人。雖然那一句「叫什麼名攏不要緊」的話聽得他糊裏糊塗，但是方言的隔閡並沒有讓紀一澤誤會什麼，他知道對方的意思是說：虛名無用。——這倒眞是個深刻的道理。

紀一澤沈吟了半天，想起多年來自己行走江湖，結下了無數恩怨，惹出了許多是非，爭得到的，不過是一個「紀賊」的俠名，然而落拓一身，卻時時有孤寂之感。轉念至此，他不由得長歎一聲，抄起桌上的篩網，又濾了一大碗酒，仰臉喝乾了，衝徐香香說：「多謝徐姑娘引薦，在下才能瞻仰羅大俠的風範。聽羅大俠一席話，勝走十年江湖啊！」

徐香香最討厭愛喝酒的男人，她一捽筷子，掩手皺鼻子擋住醺天的酒氣，說：「什麼羅大俠、羅大俠的，他才不是什麼羅大俠呢！羅大俠到底是誰嘛？我看是個酒鬼！」

紀一澤起先一愣，繼而敞懷大笑起來：「徐姑娘的悟性眞高。不錯不錯，什麼羅大俠不羅大俠，虛名無用、虛名無用！——來來來，我們再浮一大白，『酒鬼』！」

阿陳反正對什麼稱呼都無所謂，樂得再喝一碗。酒意和豪情讓他逐漸鬆弛了先前對紀一澤的戒心，便說：「賊仔遇到賊仔，都是自己人，來！」

「這才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紀一澤猛拍桌面，「砰」的一聲巨響，硬生生地把桌子拍出一條裂縫來。

就在這個時候，酒館門外出現了幾條人影。徐香香轉眼望去，那些人穿著破舊的軍服，看起來不像漢人，一個個血眼露凶光，各人手裏都抓著刀矛和洋槍一類的武器。當下就緊張了起來，她扯了扯紀一澤的灰布衫。



紀一澤正忙著篩酒，沒注意酒館外頭的動靜，他身後的窗外也站著兩名弓箭手，長弓悄然落肩，其中一個已經伸手到箭袋裏去了。

正門口的人羣裏站出來一個手持馬鞭，做軍官打扮的人。他冷哼兩聲，朝徐香香一瞪眼，用越南話說：「跑了老巫婆，又來了個小巫婆！巫婆還喝酒哪？」

看著桌子上一大罈子酒，王端急得兩腿發軟，直嚥唾沫。小紫球卻不疾不徐地悄聲說道：「放心喝吧，有我呢！」

丁小五只是雙手環胸，直勾勾地盯在王端臉上，眼睛裏充滿了挑釁的神情。彭金彪和他那一夥子朋友則企盼地望著王端。

王端咬緊牙關，一個箭步衝到桌邊去，抱起那口罈子。它沈甸甸的，莫說是酒，就算是一罈白開水好了，那也得多大的肚子才喝得下呢？

「我看你就叫我聲『丁五爺爺』吧。」丁小五微微一笑：「你叫一聲，我絕對不跟劉將軍提今晚你們賭錢的事——」

「誰怕誰啊！」王端奮臂舉起罈子，「咕咚咕咚」開始灌酒了。

彭金彪等人一見王端發瘋也似地灌著酒，忍不住爆出一陣鞭炮般的掌聲，你看我我看你，有人連眼眶都溼了——二十年前半雲山的大當家「紫脖子金刀陸九洲」終於又回到他們的身邊，依然那麼年輕、勇猛、豪氣干雲！

丁小五卻逐漸變了臉色。只見王端一口氣也不換，把那罈香氣足以醺死牛犢子的陳年老酒直通通地灌進了肚子。丁小五最初覺得奇怪，這個「小雜毛兒」明明不會喝酒的啊？接著，他想到一樁更麻煩的事——也許「小雜毛兒」眞是什麼「紫脖子金刀」。那麼他為什麼早先要裝出一副窩囊相呢？他立刻又想起：先前這小子曾經在吏部主事唐大人的跟前胡言亂語，說什麼甲午年打

仗、割讓臺灣的鬼話。心頭頓時一凜，暗自叫了聲「不好」！打賭輸了爬出去倒是小事，萬一這個陸九洲是個奸細什麼的，那還得了嗎？萬一他和彭金彪這些人準備在保勝大寨鬧事的話，該怎麼辦呢？萬一…………

王端只顧閉著眼猛灌那罈「味道怪怪的」老酒，卻不由自主地納悶兒——這酒一下喉嚨怎麼就不見了呢？他的腦子裏只有小紫球那句話：「有我呢！」

小紫球才眞的不敢怠慢，它運動起身體所有的能量，把一整罈落入王端喉頭的老酒分解成最稀薄的離子，並且向四面八方噴灑出去。沒有一個人能用肉眼看見，千萬束有如噴泉般激射的隱形離子已經氣化，瀰漫在小小的堂屋之間。正如彭金彪剛才說的：「咱們大夥兒看您喝，也一樣過了酒癮！」——每個人都不知不覺地感染到一股强烈的酒意，醺陶陶的。

王端把那罈酒「喝乾」之後，臉不紅、氣不喘，神情閒適篤定地叉腰一站：「丁小五！你服是不服？」

丁小五方寸大亂，六神無主，只聽得耳邊爆起一陣歡呼，以及彭金彪和那個牛眼漢子在說：「快叫『大當家』啊！」「爬著出去，爬著出去！」

「我看算了。」王端不忍心看丁小五那副無地自容的窘模樣，上前拍拍他的肩膀：「你去吧。」小紫球這時順口加上一句：「記住！得饒人處且饒人，凡事不要做得太絕了。」

丁小五雙手一抱拳：「告辭。」在他轉身出門的時候，心下已經拿定了主意，非得盡快把這裏發生的怪事稟報劉將軍不可。

彭金彪已然忙不迭地衝王端喊道：「大當家的！咱們兄弟夥兒等這一天等了二十年啦！」

王端有些飄飄然。其實空氣裏的酒精濃度足以讓他有跌進一堆棉絮裏的感覺，他勉强站定腳跟，沒想到小紫球已經因為消耗太多的能量，以及接觸太多的酒氣而癱軟了下來。（未完待續）♣

本刊榮獲七十三年度雜誌主編金鼎獎



時間軸 17

文／張大春　圖／劉開

前情摘要

隨著國家圖書館裏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記者王瑞；曾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嬤嬤。沿著時間軸，來到清光緒九年八月的廣西。小紅球爲了保護田嬤嬤，耗去許多能量，雖然在「醜和尚」（眞正的「紫脖子金刀」，過去是綠林中的英雄好漢，如今已放下屠刀，靜心修行）的保護下很安全，但是面對著愈來愈虛弱的小紅球，田嬤嬤不禁哭起來了。被人誤認是廿年前牛雲山的大當家「紫脖子金刀陸九洲」的王端，在小紫球的協助下，灌下一罈子酒，贏了丁小五的賭約，也贏得眾人的喝采，只是小紫球的能量逐漸消失，慢慢癱軟下來。大俠紀一澤把阿陳當作徐香香口中的「大俠羅賓漢」，請客喝酒，趁機舒解胸中的悶氣。未料來了一羣越南軍，正搭箭上弦，預備往屋子裏射……

紀一澤醉眼半闔，全然不知道門外窗外晃動著的人影是一羣殺紅了眼的越南愛國志士，還以爲那是羣和他一樣喝多了酒的江湖同道。對方咭哩哇啦一陣，反而顯得熱鬧。他只顧著灰布衫上緊緊揪著的一隻纖纖玉手。徐香香在發抖，說不出話來。紀一澤凝視著她的手，心裏忽然湧起一片從未有過的溫柔；一個長了雙大腳的美麗女子這樣親密地抓著他、靠著他，他不以爲滿心的陶醉只是陳年佳釀的緣故，於是在轉瞬間想起多日以來這個女子向他表示的一顰一笑。唉！雖然她是個沒裹小腳的女子，一雙天足十分刺眼，可是，可是這樣的一雙腳不也正好適合行走江湖嗎？然而此念一生，紀一澤又立刻畏縮了。這怎麼可以？我是個俠士，怎可貪戀女色？——林林總總的念頭在眨眼間穿過他發熱的胸腔和發暈的腦袋，只是酒館外的保王軍早已不耐煩了。

那軍官自從在醜和尚手下放走了「老巫婆」，就心生警惕：做什麼都要當機立斷。卻巧撞見徐香香也穿著一身修女衣服，情知機會不可輕意喪失，於是在最短的時間裏，一抖長鞭，鞭梢朝阿陳的脖子捲過來。

徐香香「啊！」地一聲尖叫，叫聲未了，後窗一名弓箭手已搭箭上弦，拉了個滿弓。而那軍官身旁的一個矮子也把土銃舉起來。阿陳迷離著兩隻醉眼，只見一條黑忽忽的影子從臉前晃過，還沒來得及叫，便覺脖根一緊，給箍了個結實，登時一身酒都發成汗了。紀一澤也猛地從愛戀之情裏醒來，憑著多年來行走綠林之間的經驗，直覺告訴他：對方是爲尋仇而找上門的，而且必定是衝「羅大俠」而來，當下不作第二個念頭想，一運眞氣，提身便起。這時身後已「颼」地聲射來一隻冷箭。紀一澤豈敢大意，抄回左手一抓，順勢朝右前方飛撲上去，右臂便搭在那條已經被越南軍官的手和阿陳的脖子扯直了的鞭子上，一纏、一拽。

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矮槍兵扣了扳機，但是紀一澤已經飛身離座，這顆子彈不偏不倚正射在原先後窗外的弓箭手鼻頭上，疼得他哇哇大叫，四處找鼻子。

那越南軍官怎敵得紀一澤天生神力，只覺掌根一滑，整隻鞭柄就順手溜了出去。紀一澤歷經惡戰無數，當然知道大局抵定，立時撒了右手扶住阿陳，左手一甩，把剛才從空中撈下的那隻箭當成飛鏢一般地射入另一個槍兵的火銃裏，那槍兵正好開槍，炸了自己一臉黑火藥。

這時的紀一澤面對著目瞪口獃的敵人、喘咳不斷的阿陳和掩面大哭的徐香香，頓時覺得志得意滿了——我親手救過「羅大俠

」一命，日後行走江湖也不枉了。他冷冷地注視著那名越南軍官，冷冷地說道：「朋友！暗箭傷人的事，豈是我輩行俠仗義者所爲？你若是爲尋仇而來，大可以亮出字號，羅大俠想必會還你一個公道的。」

越南軍官既羞又憤，根本接不上腔，滿腦子只想到：上天注定我保王軍是要毀滅的！登時自眼角流下了兩行清淚。他卻沒注意，那個肩上盤著一掛撓鉤繩的士兵正在發動第二波偷襲——那人把酒保踩在腳下，奮力揮出繩鉤，朝紀一澤擲去。紀一澤只見那軍官流下眼淚，心頭一軟一鬆，想起幾年前就在這間小酒店裏，自己爲了尋訪一名毀家殺父的仇人，徧尋不見，來到這荒山僻野，一個人喝悶酒時情不自禁而流下的英雄之淚。

撓鉤就在這一刻扎進了紀一澤的前胸，他悶哼一聲，向後退了兩步，忽然看見徐香香的領口裏竄出一片綠光，阿陳的胸前也竄起一道白光。這是怎麼回事？一白一綠兩道光芒迅速朝紀一澤撲來。而撓鉤已然深深地刺破他的灰布長衫和襯底馬甲，他覺得有一點疼。在昏過去之前的一剎那，他看到那個越南軍官擡手擦著眼淚，好像一個滿足的復仇者。——天啊！我紀一澤還能報那血海深仇嗎？

「這二十年裏，大當家的都在那些地面上行走哇？」牛眼漢子拉王端坐下。其他的人跟著起鬨：「大當家的一定還是老樣子，遇著土豪劣紳、貪官汚吏，就來個『滿門抄斬、雞犬不留。』是吧？」一個疤面胖子說。

「呃，不不不！」王端力持鎭定，又必須裝出一副心閑氣定的模樣，只好昂頭看屋頂，撒謊不認人：「這些年我都在臺灣混。」

「『臺灣』？」彭金彪抓抓腦袋：「沒聽說過。」

「那兒可是個好地方。」王端順口溜出來：「人人過好日子，沒什麼土豪劣紳、貪官汚吏。」說這話的時候，他有一種在窮親戚面前賣弄家產的得意之感，可是話一出口，又覺得不大對勁兒——如果眞沒什麼土豪劣紳、貪官汚吏，那他記者靠什麼吃飯呢？「其實也不是沒有，不然我還混什麼呢？」

「就是嘛！」疤面胖子說：「沒有土豪劣紳、貪官汚吏，大當家的一定過不了日子——咦，大當家的，您殺了多少土豪劣——」

「殺？」王端一皺眉，想也不想就說：「殺人是犯法的啊？」

這一下子滿屋的人都面面相覷起來。有人說：大當家的好像變得不大一樣了。有人說臺灣可能是個奇怪的地方——連強盜頭兒都認爲殺人會犯法的地方。有人說：大當家的義薄雲天，尊重王法，本來王法就是江湖豪傑理當推崇的東西。也有人說大當家的臉上不顯老，可是豪氣卻減了幾分。持最後這種主張的最多，聲音也最大，其中還有幾個人表示：剛才一開始的時候大當家的和丁小五拖拖拉拉的不爽快，眞是老了，接著便長吁短歎起來。

眾人的討論愈來愈熱烈，你一言我一語述說當年半雲山上落草爲寇的往事，以及此刻投身劉永福，成爲大清朝邊外游擊部曲的歷程。他們刻意提高嗓門兒，你一言我一語，有心讓「大當家的」了解：他們的人不老、心不老，只是境遇所迫，把一腔豪俠的壯志給悶老了。

「大丈夫在世，求些什麼？」彭金彪往賭桌上擊了一掌，把三十二張天九牌全數震落在地下，長嘯一聲，接著說：「不求妻賢子孝，不求功成利就，不求保家衞國，只求一個痛快。大當家的！多少年來咱們跟著劉將軍，就是痛快，劉將軍比不上大當家的好武藝，倒是義氣深重，待咱們兄弟夥如同骨肉手足的一般。可是，如今滿朝文武都和劉將軍作對，劉將軍是戰也不能戰，和也不願和，連咱們都跟著窩囊！大當家的，您既然來了，可要做個主，咱們但指望來得痛快，去得也痛快——」

「怎麼，怎麼個『痛快』？」

「先殺法國豬，再殺越南狗，把這兒掃蕩得乾乾淨淨，重歸中土！大當家的，您就是那狄青、薛仁貴啦！」

「我？」王端不禁打了個冷顫。

牛眼漢子瞪眼笑道：「將來您和劉將軍就是這南越地面兒上的主子，一字併肩兩頭兒大——」

「你胡說些什麼兩頭兒大不兩頭兒大的！」一個腮鬍子順手給了牛眼漢子一巴掌，搶上來罵道：「又不是原配對姨娘！不會說話你給我滾下去！——大當家的！您就作主吧。我馬國平一切都聽您的，您是英雄，劉將軍也是好漢，您要是不管什麼王法，帶咱們出大寨，咱們這些老半雲山的哥兒們不會說半個『不』字；您要是敬重劉將軍，願意忍氣吞聲、聽朝廷的差遣，咱們老死在這異鄉外地，也不冤枉！」

「您說了就算！」彭金彪說。

「聽您的了！」大夥兒一起說。

「我？」王端沒了主意。才幾天的工夫，他從一個報社的小記者搖身一變，成爲數十百條大漢的首領，簡直就招架不住了，便順口叫道：「這…太快了，慢點兒，讓我想想，太快了——」

「二十年啦！大當家的。」疤面漢子說。

王端情急之下，一摸脖子，想到小紫球，然而它只是涼涼的，像一帖膏藥那樣貼在自己的頸皮上。

「他們等了二十年，陸大俠又遲疑些什麼呢？」

一聲沈重又宏亮的話語從門外傳來，王端擡眼一看，眾人早已躬身行禮——門口走進來的是劉永福，他說：「此刻已經有新的軍情傳來，法軍離保勝大寨不過三十里之遙了。」

「法國軍隊已經在今天清晨通過此地，往西北去了。」醜和尚對窗外院子裏哭泣的田媽媽說：「如今地面上平靜了些，施主若是要起程，往東的小路上山，五、七日之內，可到鎭南關，往北的大路遠些，不過一路上人煙稠密，打尖宿店也著實方便。施主是不是要回中土去啊？」

田媽媽強止住眼淚，抽著鼻子說：「不，不是，我要找人——」她說不下去了。找人？找小紫、小白和小綠嗎？醜和尚能了解嗎？找阿陳、王端和徐香香？他們又在什麼地方呢？

醜和尚緩緩步出禪房，「伊呀」一聲拉開了破木門，說道：「老衲在這方叢林修持了二十年，方圓百十里之內，沒有不相識的！施主要找的人，可在本地？」

「這——唉！我說了大師也不會懂的。」田媽媽緊緊握住小紅球，深怕它在下一個片刻間就消失不見了。

「施主既然不願意說明，老衲豈敢相煩。」說完又回頭進了禪房，隨手把木門帶上。這時，小紅球掙扎著用田媽媽的聲音嚷道：「大師！可否，可否，請，請您帶我往西北走一程？」

醜和尚心頭一凜：西北？那不是法國兵的去向麼？她爲什麼要往那兒去呢？難道先前那個越國軍官說她是奸細的話不假？

小紅球又勉強開口說道：「大師不要多心，我、我的朋友被法國兵抓、抓走了，生死不明，我，想求大師，鼎、鼎力相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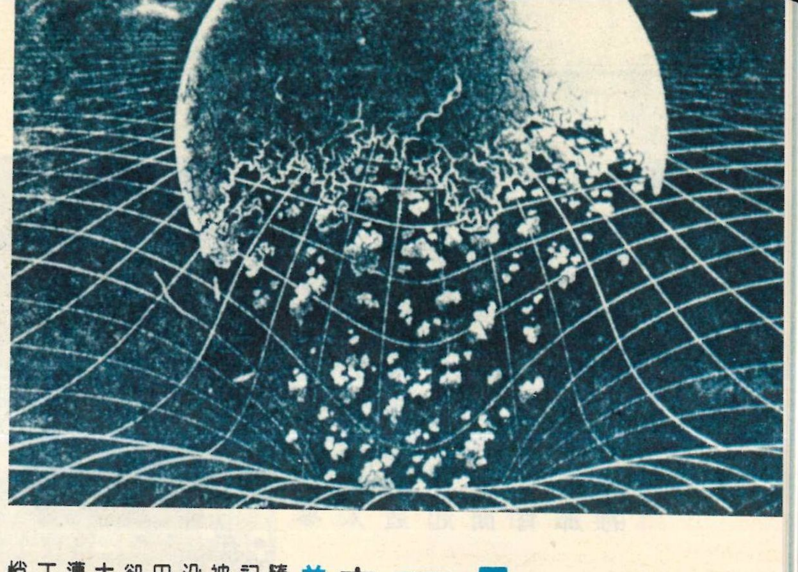
田媽媽聽小紅球這麼一說，才轉念想到：也許前兩天小紅球說：「小白、小綠就在附近。」的意思，或許是說：另外三個小傢伙此刻已經混跡在法軍營中，要不，就是陷身被俘了。當下心頭又驚又喜又害怕了起來。

醜和尚卻冷冷地說：「老衲曾經殺人無數，罪孽一身，如今遁入空門，早已絕意於江湖恩怨、人事紛爭了。什麼大清朝、越南國，什麼法國軍、殖民地，不過如夢如幻，如泡如影，非老衲所能過問，更莫說相救不相救了。」

「我的意思是說，只請大師帶一段路，指點迷津。」田媽媽這時已明白了小紅球的意思：如果能接近小綠、小白和小紫一點，它就可以恢復一點能量，至少可以多「活」一段日子。

「人各有志，人各有路，施主，切莫爲難老衲。」

「我不和大師參禪說法。」田媽媽有些生氣了，大聲說道：「難道大師眞以爲我是法國軍隊的奸細？」（未完待續）



時間軸 18

文／張大春　圖／劉開

前情摘要

隨著國家圖書館裏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記者王端；曾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媽媽。沿著時間軸，來到淸光緒九年八月的廣西。田媽媽雖然被「醜和尙」（眞正的「紫脖子金刀陸九洲」）搭救，卻因「醜和尙」不想再問世事，只好自己摸索上路。大俠紀一澤誤把阿陳當作「羅賓漢大俠」，在小酒店請客喝酒之際，遭遇越南兵偸襲，幸虧紀一澤身手不凡，再加上小白和小綠球的保護，並沒有受到太大傷害。丁小五和王端喝酒賭輸了之後，不服氣，更不相信王端就是半雲山的大當家，悄悄地請來劉永福，想壓壓王端的氣勢，未料劉永福也尊稱王端爲「陸大俠」……

丁小五緊跟在劉永福身後，原以爲他會把那個「小雜毛兒」揪出來審問一番，揭露對方是什麼奸細之流的人物。不料劉永福不分靑紅皀白，稱「小雜毛兒」爲「陸大俠」，當下心裏就一陣不痛快，又沒處發作，只得狠狠地瞪著彭金彪和馬國平這一夥人。

衆人一見將軍親自到了，紛紛屈身行禮，劉永福擺擺手，逕顧上前，拉起王端的手說：「早就聽說陸大俠在江湖行走，仗義輸財，豪氣萬千，日前相見，卻幾乎失之交臂，劉二實在是識淺之至，還請陸大俠海涵。」

王端情急之下，摸了摸脖子，小紫球卻一點兒動靜也沒有。他忽然有一分不祥的預感：難道小紫球醉死了嗎？

劉永福見對方沈吟不語的模樣，登時心頭了然：喔！是了，這個人如果眞是陸九洲，此來一定有什麼重要又必須祕而不宣的大計，才會一再藏頭露尾，不肯表明身分，這樣當衆客套，對方當然毫無反應。剛才冒冒失失把法軍兵臨城下的消息一說，豈不更顯得自己沈不住氣了？於是便握住王端的手，低聲說道：「陸大俠可否借一步說話？」

王端反正沒了主意，在那麼多所謂的「老部下」面前說話穿了幫不是更糗？索性點點頭：「任憑將軍吩咐吧。」

這時，劉永福借著室內的燈火，上上下下仔細打量了王端一陣，說了聲：「請。」

王端沒頭沒腦地跟在劉永福身後，離開這一片低矮的小屋。外頭的夜色濃得像潑墨一樣，先前的酒意忽然從體內湧了出來。

他覺得有點頭暈，腳步踉蹌不已，也不知道七轉八轉走到了什麼所在，忽然一步撞到劉永福的身上，對方已經轉回頭來，瘦削的臉上閃著一雙晶亮如炬的眼睛。

「劉、劉將軍，我我、我們到那裏去喝啊？」王端迷離著醉眼，根本不知道這時的醺醺酒意並不是自己喝下去的，而是小紫球耗力過多、宣告癱瘓之後，殘餘在他脖頸上的陳年老酒滲進身體裏來了。

劉永福且不答話，猛地併伸二指，朝王端胸前氣海、膻中兩處大穴點了過來。他之所以如此，其實是胸有成竹的。如果面前這個醉鬼眞是「紫脖子金刀陸九洲」，一定能輕鬆的避開這兩指——而且無論酒醉與否；如果他避不開，就絕對不會是從前在半雲山上威震北五省的一代大俠。

王端卻那裏知道這些，他一不阻架，二不閃躲，只覺得「醉裏乾坤大」，心念電轉之間，還以爲劉永福要和他玩什麼把戲，誰怕誰啊？挺身一迎，口裏念念有詞地說：「這是什麼喝酒的規矩——」

劉永福原來要在一擊之下，讓對方「現出原形」，不料這個眞眞假假的「陸大俠」會挺身上前，準備硬拚這兩指，立刻心頭一凜：或許有詐？便不等招式用老，縮手側身，同時高擡肩臂，使了個泰山壓頂的勢子，換指作掌，往王端脖子上拍了下來。

他拍得恰到好處，正落在小紫球貼身的地方。只覺掌心一麻，一股冰冷的寒氣貫刺而入。他想收掌，卻已經來不及了，整條右臂有如浸泡在冰雪凝封的湖水之中。「啊呀！」一聲，劉永福脫口大叫起來。丁小五慌忙趕上前兩步，蹲了個大馬金刀的步子，一記班攔搥，直搗王端的心窩。

他們不打還好，一打卻救了小紫球一命。它把那一罎老酒揮發成離子的時候已經支持不住，彷彿又陷身於從前那個反宇宙的老家。誰知內力深厚的劉永福一掌拍下來，頓時輸入一股強大的能量，讓小紫球驚醒過來。它直覺到機不可失，便用盡全身的念力，承受著劉永福掌中傳來的源源不絕的熱能。丁小五這邊一拳搗向王端，王端正在沈醉之中，那裏曉得抗拒？整個身體軟綿綿地吃住這一拳，丁小五卻發覺情勢不妙，一拳下去，彷彿打進了水裏，勁力消失得無影無蹤，反倒有一股忽冷忽熱的怪風，自指縫間鑽入。霎時間這丁小五、王端和劉永福三人串成一串，怎麼也分不開了。

只聽得大寨之外濃甸甸的夜空中「轟」地傳來一聲炮響。

「住手！」越南軍官擦去了眼角的淚痕，也不理睬面前看起來虎視眈眈的敵人阿陳、受傷昏迷在地的紀一澤和嚶嚶哭泣的徐香香，儘管大踏步穿過混亂的現場，向後窗走去。那裏有一名被自己人槍彈打掉了鼻子的矮槍兵，正沒命地大喊著。

小綠球和小白球就在這時幻化成一片淡淡的晶碧光殼，把三個呆的呆、傷的傷、哭的哭的人兒團團罩住。只見那越南軍官彎身在地上拾起一個血淋淋的鼻子，衝徐香香說道：「小巫婆！你不是會法術嗎？你若能救得了我的兄弟，我就放你們幾個一條生路。」

徐香香既聽不懂越南話，也沒心思理會什麼生路不生路，把雙淚汪汪的眼睛只在紀一澤身上轉，他胸前被撓鉤穿破的衣衫和襯底馬甲的部位滲出一片殷紅的血跡。

阿陳可是嚇軟了。忽然想起身上還有些可以救急的東西，立刻掏出來對身旁那個被炸了滿臉黑火藥的槍兵說：「老大，這籠總給你。」對方接到手上一看，是塊純金打造的鍊條懷錶和一個黑色的皮製夾袋，他看一眼阿陳的表情，又望望氣急敗壞、正對徐香香大吼大叫的軍官，把兩樣東西揣進衣服裏，故意把阿陳朝外推了一把，叫道：「滾開！」

阿陳跌得七葷八素，骨碌碌翻身而起，輕手輕腳地鬆了門前

樹上的馬繮繩，一溜煙也似地衝進夜色之中一個不知名的角落裏去了。

那個貪心的槍兵卻不可能知道：兩天以後，他身上的懷錶和皮夾袋被一隊法國兵搜出來，結果害得這最後一支保王軍在毫無抵抗的情形之下全軍覆滅。收回失物的兩個法國兵也永遠不會明白：爲什麼金錶和皮夾袋眞會不翼而飛，又在幾天之後物歸原主?對他們來說：越南也好、滿清也好，一直是如此如此地神祕。

這個時候的越南軍官也親眼目睹了神蹟——小綠球和小白球分別飛向矮槍兵和紀一澤，一個替傷者接上斷掉的鼻子，一個替昏迷的大俠止血癒合傷口，一切「手術」在轉眼之間完成。越南軍官看得目瞪口獃、不知所措，羨煞了「小巫婆」的法力，然而多愁善感的他不由得再度鼻酸起來：如此強有力的人物，爲什麼不是越南人呢?爲什麼越南出現不了這樣優異的武功和法術呢?難道越南始終只能是強國大國的附庸嗎?

小白球完成了「手術」，四處繞著圈子找阿陳：「他呢?他呢?」

小綠球正專心對紀一澤輸入抗菌療傷的熱力，聽它這一喊，不覺有些慌，恩恩地應了聲：「會不會在外面?」

小白球「刷」地飛去屋外，只聽得曠野裏極遠之處有一陣漸行漸弱的馬蹄聲，便緊跟著追了上去。

這廂紀一澤緩緩甦醒過來的第一句話是：「『羅大俠』還好吧?」

徐香香可顧不得什麼了，伏身緊緊地抱住紀一澤，哭著說：「你活了!你活了!」

「『羅大俠』怎麼樣了?」紀一澤跌跌撞撞地站起來，衝那越南軍官叫道：「你們把『羅大俠』怎麼樣了?有什麼冤仇，讓我紀一澤來擔吧。」

那軍官歎了口氣，懶得理會什麼。他把矮槍兵從窗外另一個士兵的手裏接過來，捧在胸前，立刻跑過來兩名刀手和撓鉤手，將傷者接了過去。那軍官這才朝紀一澤抱拳一揖，又伸了伸大拇指，說：「好功夫。——我們說話算話，走!」

紀一澤對這班忽而來、忽而去的「江湖朋友」感覺莫名其妙，正在猶豫的時候，才想起自己也負了傷。轉眼想一想對方伸大拇指的樣子；雖然他聽不懂，不過想必是稱道自己和「羅大俠」義薄雲天吧?「羅大俠到那裏去了?」他說。

「哼!」徐香香甩開手，噘起嘴：「死了啦!」

田媽媽心下已經打定主意，就算醜和尚不肯引路，憑自己多年來在天文學領域裏的淵博知識，也可以看著星空辨認去路。既然小紅球提到西北方，只要順著路徑走，該不致迷失去向。

醜和尚卻不言語，掉轉身子便繞往禪房後邊去了。田媽媽氣得一跺腳，抓緊小紅球，大步朝廟外邁開，嘴裏嘟囔了一句：「我們自己走吧，死都不怕了，還在乎什麼?」

剛走出這破廟約莫半里遠的地方，田媽媽忽然聽見身後傳來一陣鈴鐺鳴響。回頭一看，什麼也沒有。她加緊腳步再走一陣，那鈴聲卻越逼越近了。「難道有鬼嗎?」田媽媽只覺得背脊一陣透涼，全身的毛髮都聳立起來。可是繼而一想：是鬼又有何妨。手心裏這個小鬼和它那三個朋友不是蠻詭異、又蠻可愛的嗎?當下力持鎮靜，喘口大氣，不慌不忙地繼續朝前走去。

這樣走了大約一個鐘頭的樣子。鈴聲始終在身後百公尺左右的地方輕輕地響著。田媽媽想起小時候在北方老家放學走夜路回家的情形，當時怕鬼怕得要命，就拚命吟詩唱詞，幾年下來，也因之而背會了幾千首古代的歌詩詞曲。後來想起這段經驗，總在不知不覺間笑得嘴角都酸了。這會兒她想起了童年的舊事，便低頭對小紅球說：「你支持一陣子，我唱唱詩詞給你聽，好嗎?」

小紅球嚅動了一下。

該吟些什麼呢?她擡頭望望星空，想著百年間宇宙的滄桑變幻，覺得分外孤獨，幾乎沒有什麼東西能把人類從愛、恨、誤解、關切、鬥爭、競賽、體諒、自私……種種看起來既愚蠢、又無奈的情態和行爲中解救出來，於是她想起九百年前蘇東坡所寫的一闋「臨江仙」：

夜飲東坡醒復醉，
歸來彷彿三更，
家僮鼻息已雷鳴，
敲門都不應，
倚仗聽江聲。
常恨此身非我有，
何時忘卻營營。
夜闌風靜縠紋平……

「『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田媽媽被身後這突如其來的應答聲嚇了一跳，猛轉身大喝一聲：「誰?」

「老衲跟隨施主許久了，一直不敢驚擾。聽得施主吟這『臨江仙』，正是老衲多年來最心儀的一闋蘇詞，不由得放肆，失禮失禮了。」

原來是那醜和尚。田媽媽心頭的大石塊這才放下，站定身子等他過來。對方手裏還牽著頭毛驢，驢脖子上掛著串銅鈴。醜和尚靠近來朝田媽媽打了佛號，說：「這個牲口是去年打仗的時候走失到小廟裏來的，老衲一直不敢讓牠馱貨，怕傷了物性。如今施主前來，也算有緣，如蒙不棄，就騎牠上路吧，也好早日趕上施主那些朋友。」

「這——」田媽媽這才想起醜和尚到禪房後去是爲了趕驢，心中又感激，又懊惱，深覺自己這一介俗人，幾乎誤會了方外高僧。另一方面，她隱約感覺到，這醜和尚一路默默跟隨，除了送驢之外，可能還存著暗中保護之意，這樣一想，更對他產生了幾分敬心。

她正要道謝，忽聽身後大路上「潑刺刺刺」傳來一陣蹄聲。說時遲、那時快，一匹快馬在黑夜的映趁之下疾奔而來。醜和尚連忙牽過毛驢，衝田媽媽說道：「施主先在這樹後躲避，待老衲看看來人是何用意。」

正說著，那馬被這語聲一震，彷彿受驚一般，兩隻前腿忽地往空中一舉，楞是把馬背上的人給掀下地來，那人「唉喲喲」一陣亂嚷，就地打個滾，忙不迭地站了起來，衝醜和尚大喝道：「你是人是鬼。」

「老衲是人不是鬼，施主請慢。」

「慢你娘咧!」那人就地揀起一塊大石頭：「閃邊!有聽到沒?走啦!」一面隨手把石頭朝醜和尚奮力擲過來，同時彎身去揀另一塊。

醜和尚閃身躲過來石，擡手在胸前一合什：「施主且慢——」

「你別過來!」那人瘋了似地大叫：「我朋友就在後面，他功夫很厲害，一拳就打死你這個臭和尚!」

田媽媽這時從樹後探出半邊臉來，想要從逆背著的月光下辨識這聽來很熟悉的聲音。

醜和尚在對方接二連三的亂石攻擊之下，知道不出手不足以解困了。隨即扭身向右，虛晃一招，其實身形一矮，左臂朝前一抓；這一抓也是個虛招，他左腿立定，連人帶袈裟向右猛掃，右腿就甩上了對方的臉。

然而就在這頃刻之間，醜和尚情知遇上了強敵——這一腿有如掃進了一層厚甸甸的棉絮之中，待他轉身朝前，卻見對方通體發出一片亮麗的光芒。「這是那一門詭異的功夫?」

田媽媽也被面前這一幕奇景嚇了一跳：來人渾身上下發出耀眼而不失溫柔的白光，醜和尚幾乎站不住腳，兀自喘著氣。而她手裏的小紅球卻「卟嗵」一聲竄了出來。

（未完待續）☘

時間軸 19

文/張大春　圖/劉開



隨著國家圖書館裏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
記者王端：曾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
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嬀嬀。
沿著時間軸，來到清光緒九年八月的廣西。
阿陳由小酒店裏倉皇逃出之後，
黑夜裏忽然遇到田嬀嬀和「醜和尚」（即「紫脖子金刀陸九洲」），
雙方都嚇了一跳，小白球和小紅球卻是好高興。
對王端身分始終不明的劉永福，想以武功試探王端是不是眞有本事？
而使原本癱軟在王端脖子上的小紫球，
竟意外的承受一股源源不絕的熱能。
還留在酒店裏的紀一澤，幸虧小綠球輸入抗菌療傷的熱力，才沒有造成大害，
混亂中忙問：「羅大俠到那裏去了？」
卻聽徐香香噘起嘴說：「死了啦！」

「羅大俠」死了？乍聽之下，紀一澤只覺得有如被人當頭劈了一掌，胸腔間頓時湧起一股熱流，再也忍不住，手一捂、腳一挫，喉頭一甜，「哇呀！」一聲，吐出一口汚血。

徐香香也慌了，連忙上前扶住他，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叫著：「不是啦，不是啦，他溜了，沒死啦！他也不是什麼『羅大俠』啦，他叫阿陳。是個賣車票的。」

紀一澤那裏知道什麼賣車票？什麼阿陳？眼見吐出了汚血，霎時間對自己的傷勢感覺鬆了口氣，情知沒有大礙，又聽說「羅大俠」沒死，只覺渾身繃緊的勁力一寬，眉頭肩頭同時舒緩了下來：「唉！『羅大俠』來無影去無蹤，眞是絕代高人，我這傷想必也是他拯治的。他一定是怕我以俗情道謝感恩，所以才一走了之的。這樣無牽無掛的人，才眞是我輩自居俠者之流所該景仰、效法的。」

話聲未了，門外一陣亂蹄驚擾，那些越南游擊隊走了。店裏才眞正安靜下來，除了店小二揀拾地上被砸爛的碗盤杯盞、徐香香斷斷續續地抽泣之外，幾乎沒有一點聲音。紀一澤拖著沈沈的步伐，朝窗口走去。一輪皎潔的明月已經開始朝西墜落了。他擡頭望一眼月亮，又回頭看一眼徐香香，忽然覺得自己正處在一種進退維谷的地位。「羅大俠」是一個遙遠又崇高的理想，徐香香是一個親切又煩擾的對象。而他站在中間，一方面受不了多年來汲汲於綠林事業的自信竟然在一夕把晤之下就被「羅大俠」給懾服到卑微的角落裏，一方面又不忍心推卻這半生之中唯一遭逢的似水柔情。他該繼續浪跡天涯，找尋那個似乎永遠不可能找到的仇家呢？還是從此放棄「恃武犯禁、仗義行俠」的理想而帶著這個姑娘退隱江湖呢？這樣想來，不知不覺地有些悲哀了，他不斷地聽見心頭的聲音在說：「羅大俠」對這些凶惡的仇家居然如此仁厚？我紀賊能嗎？我一心一意想尋仇，而普天之下要找紀賊尋仇的又有多少？然而毀家殺父，豈可甘休？我若找不到仇家，當初又何需費盡勞苦，勤習武藝？習武求藝到了極致，又該誠如「羅大俠」一般，擺脫嫌惡，勘破恩仇，那麼，究竟我紀賊該如何操持呢？這位徐姑娘一片深情，也是恩德，我紀賊又該何以為報呢？

徐香香正哭到傷心處，聽紀一澤長吁短歎的，更平添心酸。想想多年以來，除了眼前這個「古人」，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男子會如此呵護她、照料她，而且——更重要的——不把她當「三八」。然而這人只是個武俠迷，他懂什麼風花雪月？懂什麼迷戀癡情？懂什麼「現代職業老處女」心底那分不可觸測的情緒？懂什麼文藝小說和電影裏的愛？——就算他懂吧，我又能怎麼樣呢？

改變自己生命中所曾經歷過的一切？改變那屬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二十九歲單身女郎的生活？改變那個曾經被周圍所有的人公認爲可愛、懶散、迷糊，以及三八……等等的形象？成爲一個古代劍客的伴侶？他會願意要這樣一個伴侶嗎？或者我眞的願意和一個百年前的老骨董談戀愛嗎？

紀一澤癡癡地望著月色中迷朦的一切，覺得混亂而憂傷。他不知不覺地由著自己走向徐香香，扶她站起來，走出店門時沒忘了從腰間甩下一錠白銀。然後解了馬繮，這才啓口談道：「徐姑娘，無論如何，紀賊一定要爲你尋訪到親人的。姑娘情深意重，紀賊無以爲報，但盼姑娘不要牽憂掛慮……。」

「你少廢話！」徐香香又急又氣又懊惱，伸手在他大臂上狠狠擰了一把，眼淚又止不住滴了下來。

「姑娘恕罪，紀賊——」

「你少廢話。」這回是小綠球：「快點上路吧，大笨牛。」

可是說完這話，小綠球忽然迷糊了起來，到底該往那裏去呢？往東，是小白的方向，好像小紅也在那兒；而西方卻彷彿傳來了小紫那愈來愈微弱的訊號。

丁小五和劉永福一前一後夾住王端，兩人拳掌交加，卻覺得渾身的氣力都被當中這個醉鬼給吸盡了，四肢逐漸癱軟了下來。更糟糕的是：他們清醒的五官已經看到寨外迸發的火光，聽見此起彼落的炮響，甚至聞出了散布在四周含有刺鼻硝味的濃煙。法國兵眞的兵臨城下了！

「陸大俠請勿作耍了。」劉永福沈聲說道：「劉二自知魯莽，請住手吧。如今大敵當前，萬一有什麼差池，劉二可就是千古罪人了。」

王端那裏曉得小紫球在他脖子上使的詭計？它不但借力用力，讓劉永福和丁小五自相毆擊，而且居中暗暗吸取兩人的勁道，漸漸地恢復了一點兒體能。王端則只覺一陣天旋地轉，彷佛又重來了一次幾天前那種死醉的經驗，最後終於忍不住，張嘴吐了丁小五一頭一臉。

小紫球有了精神，當下估量情勢，知道此刻是歷史上的緊要關頭，它和王端都不能再深陷其中了，這樣胡搞瞎搞一通，萬一被法國兵乘亂攻進了保勝大寨，這一筆謬誤的歷史爛帳可是誰也算不清的。猛醒之下，不敢怠慢，頓時鬆開了兩個暴力英雄，躍身化作一片梭形的紫色光霧，攫起王端，朝空飛去。

王端吐了個乾淨，才眨了眨眼，站定了腳步，發現自己正單腳踩在一支大旗竿的頂端，忍不住大聲驚叫起來，他一面叫，一面看見遠方丘陵的坡地上有一大片黑影在夜色下朝這邊蠕動著。這還不算，漫天漫地呼嘯著流星焰火般的炮彈才眞叫嚇人呢！炮彈紛紛擦身而過，後面寨子裏已經敲打起銅鑼和木鼓，一聲聲簡直要把人的心肝都震碎了。他眞想立刻一頭栽下十幾公尺高的地面去，死掉算啦！然而任憑他哭著喉嚨喊、啞著嗓子叫，有如小時候在菜市場裏找不著媽媽那樣胡歪亂倒地折騰，一隻右腳卻怎麼也不聽使喚，硬是摔不倒。他現在眞的處身在一種極度恐懼、孤獨而絕望的境地裏——中國和法國百年前的無情戰火就在他的腳下點燃了。

起死回生的小紫球緊緊地穩住王端，多日以來，它對人類歷史上錯綜複雜關係的好奇心終於獲得了殘酷的滿足—這樣多彼此陌生的人們根本不追究理由地彼此殺戮、傷害以及試圖屈服。這是地球人類存在的必然方式嗎？它看見劉永福挺立在大寨口的門樓上，瘦長臉頰旁的筋肉不斷地抽搐，眼神有如銀河中無數游移、迴盪、但是逃不出既定軌道的閃爍星球，既深沈、又飄忽，彷佛對面前的一切都很有把握，卻也很無知。

魯莽的丁小五率領著一支四、五十人的小型部隊，打開側面的寨口柵門，悄悄地掩身在一叢比人還高的蔓草之間。小紫球隱隱看見一星一點的雪亮刀刃掩映著即將墜盡的月光，不由得對王端說：「人類眞是可怕的生物，可怕的存在體。」

「我怕！」王端不顧一切地嘶喊著：「我怕！媽呀！」

「別怕，有我呢！」小紫球繼續觀賞著這一幕戰爭，它[illegible]會知道：王端曾經在菜市場裏走失過好幾次，每一次哭喊到無望處就只好一個人躲在那家雜貨店的屋簷下，看紅頭螞蟻和黑頭螞蟻打仗，有時候小王端會蒐集一些屍體，把牠們送回各自藏身的洞口——「去找媽媽！」王端喃喃地念著。

「殺光這些狗娘養的長毛兒畜牲！」是彭金彪！他和馬國平一左一右，正準備衝出大寨前門，身後緊跟著的，就是地底矮屋裏賭錢、喝酒、吹牛皮的那幫「半雲山」的老弟兄。

「彭管帶！」劉永福急得大吼：「你回來，不可擅自違令出寨。」

彭金彪擡眼看了看劉永福，倒提砍刀柄，一甩紅絲縧，作了一揖：「就請將軍治罪吧！彭某人今日是有死無生的了。」說完這話，一扭頭，對馬國平叫道：「大當家的一定在外頭殺人哪，咱們快去接應。」

小紅球從田媽媽的掌心蹦出來，又飄又倒地鑽進那一陣白光裏去。霎時間白光變成了一片粉紅色的煙霧，一個怯生生的聲音傳來：「啊！是你。」

「是小白球？」田媽媽失聲叫道：「那，那，你是阿陳？」

「我？」阿陳正在備戰狀態，眼前站的個三分不像人，七分像鬼魂的醜和尚已經難對付了，這一來又多了個穿黑袍的老巫婆，還知道他的名字，豈不要倒大楣了，一想到這裏，阿陳趕忙壯聲說道：「我是『羅大俠』！」

醜和尚被攪糊塗了，他看一眼這個擁有詭異功夫、渾身罩了片粉紅光霧的「羅大俠」，又看一眼田媽媽，低聲問後者：「施主！敢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施主可認得這位『羅大俠』？」

「什麼大俠不大俠的？」田媽媽苦笑著說：「他叫阿陳，是和我們一道兒來的。——阿陳！才幾天的工夫，你不認得我啦？」

阿陳覺得對方確實有點面熟。可是從前在圖書館外做生意的時候，甚至更早以前做小偷的時候，他從來沒見過這個老太婆。而田媽媽大半輩子待在館裏，每天從窗口就可以遠遠地看見阿陳的票亭兼檳榔攤，她當然認得對方不是什麼「羅大俠」。阿陳又想了想，剛來這個鬼地方的那天夜裏，身邊確實有個帶眼鏡的老太婆，好像徐香香那個三八還稱她「田媽媽」的。咦？她怎麼穿這種哭死人的黑衣服？還請了和尚念經？這裏死了人嗎？有鬼？

喝了不少酒的阿陳打了個冷顫，覺得渾身上下的毛髮都豎了起來。「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你在那裏？」他念叨著，想起屢次救他脫險的小白球。

「我佛自在心中。」醜和尚宣了聲佛號，繼續說道：「這位『羅大俠阿陳』施主請勿驚慌，且聽老衲說一回因緣吧。」

阿陳可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回身找小白球，只見它已經和另一個小紅球從粉紅光霧裏抽身而出，光霧在瞬間消失，兩個小光球眨呀眨呀地各自跳回他和田媽媽的肩頭。

「我們得快點到西北方去。」小紅球說：「小綠、小紫一定都在那兒呢。」

「西方是極樂世界。」醜和尚兀自沈吟起來：「今夜老衲潛心打坐，忽然看見一朵金蓮自西方升起，難道多年以來的恩怨就要了結了嗎？」

「什麼？」田媽媽問道：「大師有什麼恩怨麼？」

「唉！」醜和尚點了點頭，看一眼兩人肩頭的小光球，說道：「二位都是異人，老衲也不敢妄打誑語。確實有一些未了的恩怨，老衲已等待多年。或許就在三數日內，就可了結，想那西方金蓮，便是指點迷津的預兆了。」

「噢？」田媽媽詫異地問道：「這預兆是什麼意思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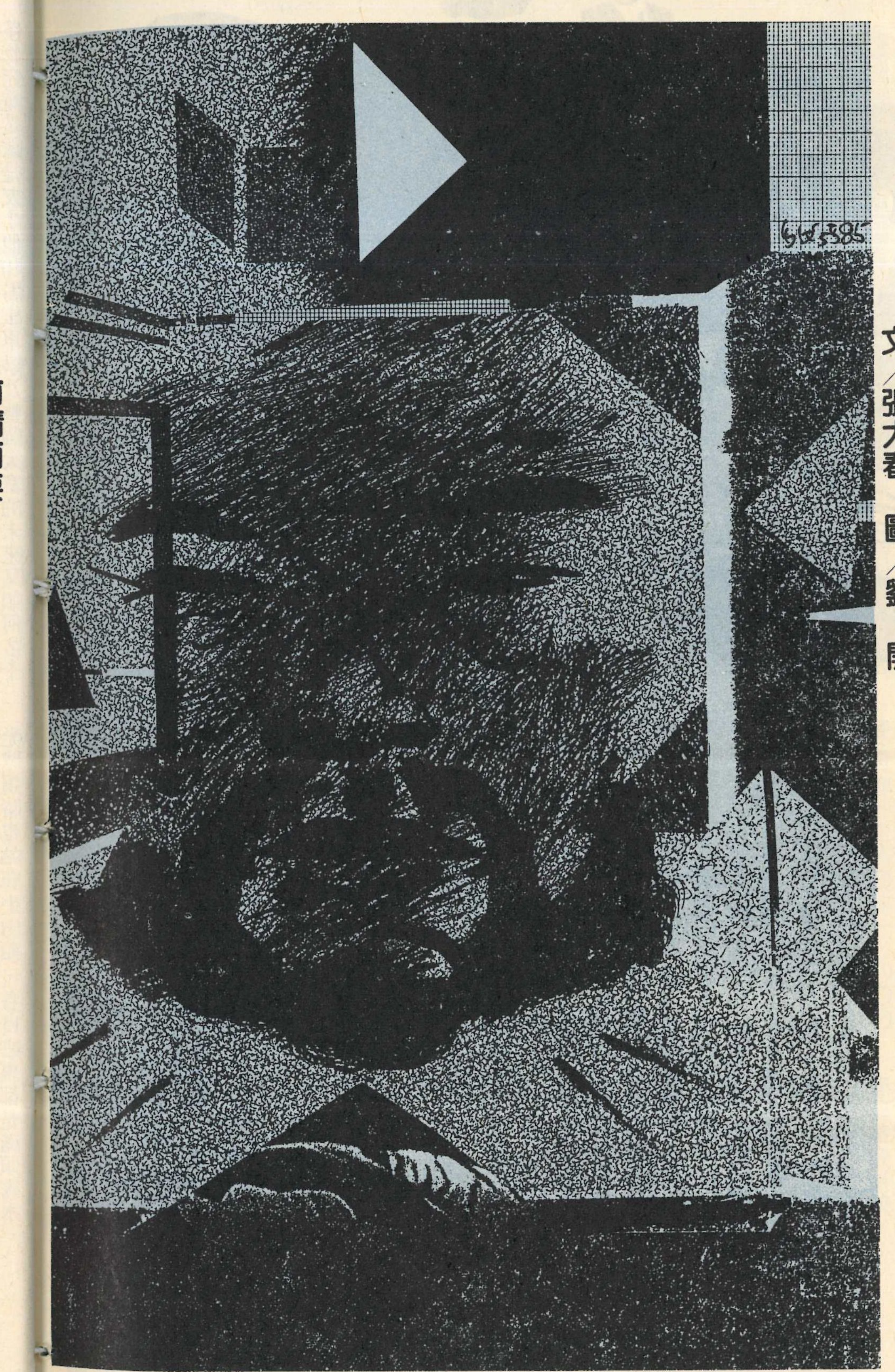
「一死而已。」醜和尚說完之後，開朗地笑了起來。這可把阿陳嚇壞了：

「眞的有死人啊！」（未完待續）

♣

時間軸20

文／張大春　圖／劉開



前情摘要

隨著國家圖書館裏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
記者王端；曾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
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媽媽。
沿著時間軸，來到清光緒九年八月的廣西。
自從遇到徐香香、阿陳這些人，帶給大俠紀一澤許多衝擊，而徘徊在行俠仗義，
或退隱江湖之間，無法自處。
保勝大寨這邊，劉永福黑旗軍裏的江湖漢子已經忍不住了，提刀便要和法軍拼命，
小紫球和小綠球恰好在這時會合。
另外，田媽媽、阿陳、小紅球、小白球，以及放下屠刀，
當了和尚的「紫脖子金刀陸九洲」也都趕到戰場來了！

紀一澤在保勝大寨以外數里之遙就已經聞到一股死亡的氣息，慌忙跳下馬來。小綠球卻不斷地在耳邊催促著他：「快走吧，不然就來不及了，大笨牛。」紀一澤看看面容憔悴的徐香香，忍不住愛憐地說：「姑娘的親人可是在前頭嗎？那邊有戰事呢！」

「你害怕了？大笨牛？」小綠球跳起來敲了敲紀一澤的腦殼兒。

紀一澤打定主意不理會這個小妖怪，繼續對徐香香說：「姑娘先在這附近的密林之中安身，待紀賊前去探看一番。只是，請姑娘先告訴在下：你的親人什麼模樣？作何打扮？姓字名誰？還有，他們是什麼出身？作什麼買賣？」

徐香香轉念想到自己的奇詭遭遇，忽然歎了一口氣，深深對命運和時間的作弄感覺無奈。在幾番驚恐和失望的打擊之後，她連落淚的氣力也沒有了，便直楞楞地望一眼這個疲倦、和藹又笨拙的俠客，幽幽地說：「隨你吧！」便逕自一夾馬腹，緩緩往密林深處行去。

「什麼？」紀一澤正待上前攔阻，忽然只聽得耳邊一陣風鳴，眼前猛可亮起一片綠光，這身軀早被小綠球裹將起來：「大笨牛，我們快去快回吧！別讓你媳婦兒操心了，跟我來。」

當下紀一澤本能地封起全身幾處要穴，鼓足一口眞氣，勉力睜大了雙眼，看自己凌空御風，從林間的小路中央飄昇，剎那間整個地面從腳下抽離，而且在急速間越離越遠。他仔細看著黎明前沈暗大地上的一切山石草木變得又小又擠，而他能看到更寬更廣的地方。小綠球護住他鑽入空間的漏洞之中，卻沒料到紀一澤精湛的內力也幫著它在完成最重要的一次會合。小綠球更不會想到：紀一澤清楚地看見這一場位移運動背後的意義——他發現人類原本立足的世界竟然可以如此渺小。數千名法國圍城的大軍猶如一排排密匝匝的螻蟻，而他自己所處身的位置不只是高，而且巨大！紀一澤渾然發現他飄昇飛翔的路途不只在那羣戰士的上方，也在他們的周圍任何一個角落。綠光導引著他進入戰場的核心以及幕後，讓他徹底洞悉這樣的殺戮其實只是一種小小的遊戲，一種可以被天地巨靈在彈指之間粉碎的遊戲。一陣天旋地轉，他彷彿看見自己化身成每一個戰鬥中的士卒，自己在砍殺、鞭殺、射殺著另一個自己。這時他已經衝入保勝大寨，在火光和血光之中，綠色的光暈逐漸逼近一團迷離飄渺的紫霧裏去。

小紫球和小綠球在旗竿頂端會合的時候，鏖戰的兩方官兵頓時目瞪口獃，只見半空中出現了一塊忽紫忽綠的巨大光旗，中間隱隱約約站著兩個人影。一陣慌張之下，幾乎沒有人敢在這個來歷不明的奇怪物體面前隨便動一下了。當先的一隊法國兵最初還以爲這是劉永福發展出來的飛行武器，向它掃射了一排槍子兒，但是它絲毫不爲所動，子彈紛紛反彈回來，有的還打傷了原先的射手。他們嘰哩哇啦一通亂叫，有那膽子大的拔腳就往回跑，膽子小的索性就地臥倒，把張臉死命埋在爛泥雜草裏。寨口側門外的蔓草叢中此時也隱隱站起來一條條人影，那是丁小五和他的伏擊戰士，他們一個個兒目不轉睛地望著寨門口的旗竿，心裏不停地感念著上蒼：一定是老天爺可憐咱們黑旗軍孤兵奮戰，派下了五道將軍來救援的了。一夥人既然已經現身，正待衝入敵陣，殺他個片甲不留。卻見那幫子渾身打著寒顫，雙掌合握胸口，低頭誦禱個不停的法國兵一個個兒呆若木雞，一副根本不能、也根本不想作戰的模樣。丁小五心裏直發毛，一顆心在腔子裏忐忐忑忑地直跳，拿不定主意要不要趁機殺上去。他不是沒經過那種砍頭如切瓜，刀刃上舔血的場面，可是，要他殺這樣的敵人，他只覺得有點傷天害理，更何況，舉頭三尺之上，神明不遠呢！

先前寨子口的劉永福眼見自己最親信的部屬在久戰之後喪失了堅忍待敵的沈著心而只想一死殉戰，正在焦急萬分的時候，忽然目睹旗竿上的一幕神蹟，心頭百感交集，有喜悅、有興奮、有畏懼，也有一種莫名的失望——他這個指揮官竟然有身不由主的滋味了。他搞不懂法國兵爲什麼會來得那麼快？這場戰役爲什麼會突然爆發？半雲山的老弟兄爲什麼會斷然絕情？旗竿上的紫綠怪物究竟是敵是友？他和黑旗軍以及整個大寨的未來又如何？——他當然不會知道：指點法國軍循小路而來的阿陳此時已懵懵懂懂地來到戰場外圍，遙望著保勝大寨這邊的火光煙霧喃喃念著「觀世音菩薩」；他也不能完全體會：在朝廷和洋人的夾縫之間的艱難處境早已把半雲山的野性漢子逼得要發瘋了；他更不會知道：在紫綠光梭之間的王端和紀一澤這兩個彼此陌生的過客正心神恍惚地感受著整個戰爭所帶來的恐懼壓力。

他們在半空中看見遍地橫陳、血肉斑爛的屍體。王端一眼就認出那個上半夜還生龍活虎的彭金彪已經伏臥在幾個法國兵的腳邊。他難過得想哭，又想大叫，可是自覺整個人已置身於百年之外、萬里之外的另一個時空裏，對這個世界上一切的生死榮枯完全無能爲力了。

小綠球這時對小紫球「嘻嘻」一笑。

小紫球也「哼」了一聲，說：「調皮鬼！亂跑亂跑的，到那裏去了？——人家這邊打仗打成這個樣子，你還笑得出來？」

小綠球不作聲了，想到自己大老遠跑來和你們會面，落得劈頭一場數落，很不是滋味。地球生物彼此打打殺殺原本就是這個宇宙的道理嘛！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它越想越有氣，「鼓咚」一聲，往下一沈，往幾個半雲山的老弟兄身上壓去，那些人連忙矮身躲過；這邊紀一澤卻受不了了，胸臆間一陣煩惡，眞氣翻騰，幾乎嘔吐出來。

被小綠球這一折騰，劉永福、丁小五和所有中國方面的部隊卻緊張起來——這個怪物到底是那一邊的？

隨後趕到戰場來的阿陳、田媽媽、醜和尚以及白、紅兩個小光球這時也站在小山頭，各自心裏都是滿頭霧水。

小紅球跳回田媽媽的肩上，說：「無論如何，我和小白得先去和它們會合，不然大家都撐不下去了。」

「記著！」田媽媽拍拍它：「我們不能再介入這個歷史事件裏去了。」

小紅球眨了眨，表示同意，然而它仍舊忍不住學著田媽媽的口氣說：「田媽媽也別忘了，可是你自己先想去救那兩個滿清官吏的，嗯？就算再怎麼小心，我們還是已經介入了，嗯？」說完一扭身，黏起小白球，朝戰圈中衝去。

醜和尚這便衝阿陳一揖：「『羅大俠阿陳』施主，請您在此照料這位女施主，老衲也前去走一遭。」

「這，不行不行！」阿陳見護身符小白球跑了，這個會武功的大和尚又要走，他自己還需要人照料呢！更何況荒山野地的，怎麼能把他甩在這種危機四伏的地方。

「你也要去打一架嗎？」倒是田媽媽一臉安祥篤定的模樣：「他們都有槍有炮的，要去你去，我可不敢攔著你，『羅大俠』！」

阿陳抓了抓腮鬍子，立刻說：「算了。」

醜和尚大踏步走下坡來的時候，東方的層巒頂端點染起一抹暈黃。晨曦炫麗的光芒在轉眼之間瀰漫開來，不多一會兒，便把醜和尚的袈裟照得晶瑩金亮，彷彿透明的一般。而他的心情也跟著透明起來——他確信前夜靜坐時所獲得的金蓮啓示是一個即將實現的解脫，半生恩仇，一世冤孽都要在片刻之間求取了斷了。他面帶微笑，衣袂飄飄，對於前途非常無知，也沒生一點好奇之念，只覺得晨風漸暖，軀殼益寬，總之是往西方走去，一切塵俗中糾紋纏祟的因果都將付之空無。

他是從法國軍隊的矩陣後方走來的，那個矩陣裏的士兵先聽得耳後風聲呼嗒作響，不約而同地回頭一望，更對這場戰役產生了荒謬奇怪的感覺。這時一塊又紫又綠的旗幟和一團又紅又白的光霧正在保勝大寨之外追逐著——小綠球賭氣不理另外三個夥伴，拼命繞著城寨打轉——現在又來了這個金色袍衫的光頭醜八怪，事情究竟變成什麼了？這不是在打仗嗎？但是沒有人敢繼續保有對自己手邊武器的信心了，他們一個個兒放棄了射擊蹲姿站起來，一聲不吭地向兩邊讓開。醜和尚眼裏也沒有什麼長槍、刀劍、法國人，他放眼望去，世人全變成一朵朵金蓮，正迎著他大徹大悟的微笑而搖曳生姿呢。

當他走過法國部隊，來到大寨口的時候，牆腳裏忽然竄出一條歪歪倒倒的人影，他瞪著雙牛眼，手持鋼刀，衣衫上又是汚泥又是汗，肩頭的兩個彈孔裏還汩汩地流出血水來：「大當家的！瓢把子！您、您、您成佛了。」

醜和尚彷彿沒聽見對方的話，依然邁步走著。

「我是馬大棒子、馬國平啊！您、您成佛、佛了，就不、不認我啦！」

醜和尚沒留神，一頭碰在緊閉的寨門上，「咚」一聲，才稍微清醒了一點，這時眼前的朵朵金蓮猛然消失，又變成一個個受苦受難，面容愁慘的世人。

就在這個當兒，小綠球支持不住了，「叭」一聲縮成乒乓球般大小，跌在地面上，紀一澤也摔了個一佛出世、二佛昇天，好容易穩住身形，鬆開大穴，剛喘過一口大氣來，擡頭便瞥見眼前的醜和尚，瞥見他脖子上的紫色胎記。紀一澤頓時「哇」地嘔出兩大口鮮血，勉強站直了，從長衫裏抽出條軟鞭，一運眞氣，軟鞭「刷」的聲挺直了，他渾身顫抖，指著醜和尚說：「陸老賊！我可找到你了！」

（未完待續）

時間軸 21

文／張大春
圖／劉開



前情摘要

隨著國家圖書館裏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
記者王端，曾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
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媽媽。
沿著時間軸，來到清光緒九年八月的廣西。
醜和尚彷彿已有預感，大踏步從山頭下來走向戰場，留下田媽媽和阿陳。
當醜和尚走到保勝大寨門邊的當兒，恰巧和紀一澤打了個照面。
被小綠球罩住，
凌空騰起又落地之後的紀一澤，
眼看殺父仇人就在眼前，不禁怒從中來，
軟鞭「刷」地一聲挺直了。
而面容憔悴，身心具疲的徐香香則獨自往密林深處行去。



山坡上的田媽媽和阿陳面面相覷，不知道該向對方說些什麼。他們在二十世紀的時空裏就是陌生人，各自有足夠的理由對陌生人不理不睬，而且不信任。阿陳自然不敢相信面前這個修女打扮的老太婆和他一樣，其實是個標準的「現代人」，更重要的是：他甚至已經不能確定自己來自何處？這些日子以來的種種經歷彷彿是夢，可是夢境中的一切卻如此真實——他幾乎剃光了自己的頭髮；屁股被光馬背顛得快要裂開了；面對過一幕又一幕驚險的生死關頭，想起來雞皮疙瘩還會跳；更何況上半夜喝的酒也一個勁兒地往上衝，直想打嗝呢！——這些不都是真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從前在西門町、萬華、大龍峒一帶到處偷雞摸狗的經歷又是真的還是假的呢？他不得不開始懷疑：這個詭異的新世界裏的一切——古代人、外國人、和尚、修女、俠客等等——都是些鬼怪。那麼，自己已經不知不覺地「死」了，早在那兩個警察向他射擊的時候，他已經死在一間供著白衣觀音的書房裏了？可是，眼前初升的日光如此明亮，山林間蒼翠的景致如此美麗，遠方的戰場如此喧囂，好像世界原本就是這樣的。那麼，他該相信什麼呢？記憶，還是現實？

田媽媽這時走過來，雙手環胸，一副老奶奶的神氣，說：「好了，『羅大俠』！你的酒醒了嗎？」

「我那有喝酒？」阿陳本能地撒了謊，接著用力搖一搖昏沈沈的腦袋：「幹！這到底是什麼所在？你到底是什麼人？——還有，剛才那個又是什麼人？山下那邊那些，又是什麼人？」

田媽媽總喜歡聽見人問問題，她一直覺得會問問題的比喜歡說答案的人更謙虛，更可愛，也更有智慧一些。於是她笑了，慈

祥地說：「你香呢？」

「我，我不敢講，我不敢講。」阿陳拚命抓著腮鬍子，同時在心裏告訴自己：他不敢講的原因是害怕，害怕知道自己已經變成鬼的「眞相」。

「『不敢講』倒是一個很不錯的態度。」田媽媽笑得更開心了，她第一次發現：圖書館外面的「現代人」竟然也會對歷史、對知識抱持著謙卑的心情，為什麼不鼓勵這個土得可愛的陌生人一下呢？想到這裏，田媽媽忽然發覺：或許在知識的殿堂之外，也會有一些值得尊敬的智慧存在呢。比方說：像圖書館館長那個既封閉自大、又喜歡賣弄圖書管理學和人事管理制度的老「知識分子」就從來不會說一句「我不敢講」的話。她過去接觸過各式各樣到圖書館來找資料或建立資料的學者、專家，幾乎人人都有他「敢講」的、自負的一面。幾十年來，她第一次聽人說：「我不敢講。」而這個陌生人也和她一樣，經驗到時間逆轉的奇特境遇，為什麼他會說：「我不敢講？」

田媽媽走上前，彎下身提高了嗓門兒對癱坐地在泥地裏的阿陳說：「試試看，告訴我你這些天都看到了些什麼？都知道了些什麼？」

阿陳猛搖頭：「沒啦，沒啦，我不敢講。我，我什麼都毋宰樣。」阿陳只覺得這個老太婆像個逼問口供的警察，當然更是一句話也不肯多說了。

「老賊！」紀一澤大吼了幾聲，憤怒的表情使他那張原本白淨俊秀的臉孔變得扭曲而可怖。他努力控制著持鞭的手，卻仍然抖個不停。好容易才咬牙切齒地迸出幾句話來：「老賊！便宜你多活了二十年，今天紀賊要取你的狗命！」

「多謝施主成全老衲，阿彌陀佛！」醜和尚微微昂首，垂眉閉目，右手在胸前打了一個佛號。

紀一澤猛可一聲長嘯，嘯聲最初猶如疾雨拍窗，忽近忽遠，接著又像虎吼猿啼，音調愈拔愈高，最後竟然凝聚成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奔流狂濤，有如數十百種天地間事物音聲的交響，當下四野之間迴盪起陣陣鳥獸風雷的合鳴。戰場上的每一個人都目瞪口獃，張惶四顧，還以為又有什麼大軍強敵壓境而來了。紀一澤愈嘯愈勇，臉色由紅而青、而灰敗，而蒼白，最後竟然逼出兩行帶血的淚水。他一揚鞭柄，鞭梢陡然間彷彿增長了丈許，在他的頭頂上方繞成一圈大圓盤，那圓盤也漸漸地發出一股咆哮之聲，加入原先的嘯聲裏去。

醜和尚大約是現場唯一不動聲色的人，他一直保持著閉目合什的姿勢，只在鞭聲加入之後，順勢就地一沈，盤膝坐下了。

紀一澤嘯音未停，鞭風頻催，腳下一步緊似一步，向前挪移著。這時眾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只要紀一澤再向前踏個三、五步，醜和尚那一顆禿腦袋就會被鞭影給捲到爪哇國去了。

法國軍隊顯然和劉永福的軍隊一樣，被一連串的奇詭事件搞得暈頭轉向，幾乎喪失了戰力，於是不約而同地，他們開始向山坡地集結。翹鬍子指揮官又急又惱又慌張，但是他怎麼也想不透：在整個的作戰計畫裏，究竟出了什麼岔錯？——除非這是神的意思，翹鬍子暗暗對自己說：如果上帝認為現在不是瘋狂或死亡或戰鬥的時候，祂就會從另外兩種行為裏挑一樣出來，讓人們玩一玩。「所以有的人死了，」翹鬍子大聲對天上的上帝喊著：「其他的都瘋了，沒有人能再戰鬥了。」

在頹喪的瘋狂之中，法國兵悄悄地撤出戰圈之外。他們一直要到兩天以後才恢復了身為軍人的尊嚴和驕傲——在保勝大寨東方一百哩處，他們機警而勇敢地殲滅了越南最後一支游擊武力「保王軍」，對手只有九個人。那次小戰役持續了半個小時，結束時翹鬍子興奮地對天上的上帝說：「謝謝祢再度賜給我力量，使我們免於瘋狂，使敵人死亡，我們為祢戰鬥！」



徐香香在密林深處靜坐，感覺活著好沒意思。隔著薄薄的衣衫，她觸摸到自己兩隻手臂瘦得只剩下皮包骨，眞是委屈極了！她在挫折與失望的包圍下忍不住喊了聲：「媽！」

她喊了不只一聲，愈喊愈覺得孤獨無助，媽媽在那兒呢？家又在那兒呢？多少時日以來不曾覺得媽媽和自己的家如此重要呢？她已經想不起在這個時空變換遭遇之前的日子裏，自己是不是眞心為媽媽做過什麼。她經常在心情好和心情壞的時候離家出走，和那個穿皮夾克、騎摩托車的男朋友到海邊和山上去瘋狂旅行「我們都是飄泊的『七頭郎』。」男朋友嚴肅、憂鬱而蒼涼的表情好像是十分認眞的，他還說：「現代人一生下來就要流浪。」所以他交一大堆女朋友，在戀情裏流浪；他騎車上高速公路，在罰單裏流浪；他一聽徐香香提到婚姻問題的時候就說：「三八啦你！」徐香香最後告訴他：「我不會流浪，我怕。」「你已經在恐懼裏流浪了。」

她眞的不明白那個男孩是詩人、哲學家、瘋子還是政客，她被攪得滿心煩亂，忘記要善待自己的家人。如今眼見沒什麼路可以走回頭，就要渾渾噩噩地飄零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了。「難道我就這麼命苦嗎？」徐香香捏捏自己的臂膀：「愛一個『七頭郎』還不夠，又愛上一個流浪漢。」現在她已然分不清從前的男朋友和紀一澤有什麼差別，他們好像連長相都一樣了起來：「難道我眞的這麼倒楣嗎？——媽！」

「香香？」

徐香香一愣，以為自己聽錯了，誰會這樣叫她呢？

「是香香嗎？」

再一打量，徐香香見林子口晃進來一個矮墩墩的黑影，後頭還跟著個大高個兒。

「我，我是——啊！田媽媽！」



凌空一記身影衝飛而來，只聽得「哐噹」一聲，紀一澤的鞭梢在即將掃過醜和尚的脖梗的剎那間被震開了，是馬國平。

馬國平早已看出紀一澤內力深沈、仇怨深厚，一鞭之下，大當家的那裏還能活命。於是順手在地上拾起彭金彪遺下的金背大砍刀，拚死一躍，殺入鞭影之中。紀一澤被他這突如其來的奮死攔截一驚，想收鞭也來不及了，只好將肩頭一縮，登時鬆了勁勢，那軟鞭「叭唧」一聲墜打在地上，與之俱下的卻是大砍刀的整個刀頭，九寸長、五寸寬、兩寸厚的一塊精鋼刀頭此刻筆直地釘在一片岩石上了。

「這位少俠！」馬國平知道自己不是對方的敵手，卻強撐勇氣，護在醜和尚身前，說道：「且慢。少俠和咱們大當家的有什麼過節，可也得把話說明白了。」

紀一澤冷冷地笑了笑，說道：「陸九洲於我紀賊有毀家殺父之仇，此仇不共戴天，不可不報！」

「這——」馬國平沈吟了，握著半截斷刀的手顫抖起來。

「馬大棒子！」醜和尚揮了揮手：「你且站開。」

「大當家的！您，您，您這不是找死嗎？」馬國平一跺腳，放聲哭了。

「紀施主要尋仇，只來老衲身上尋去便是。」醜和尚這才微啓雙目，衝紀一澤點點頭：「尋去此仇之後，紀施主可千萬不要遺失了。」

（下期待續）

時間軸 22

文／張大春
圖／劉開

前情摘要

隨著國家圖書館裏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
記者王端；曾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
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媽媽。
沿著時間軸，來到清光緒九年八月的廣西。
陰錯陽差地，王端、阿陳、香香和田媽媽被捲入一場戰爭之中，
所有的人都因爲這次詭異奇特的遭遇，
而開始反省自己迷迷糊糊的過去，
內心感到一片茫然。
大俠紀一澤、陸九洲也恰巧在這段時間軸上碰面，
血海深仇眼看就要在此作個了結了。



徐香香還沒搞清楚自己在想些什麼之前，已經一頭栽進田媽媽的懷裏，放聲大哭起來，只聽見那蒼老而溫柔的聲音不停地重覆著：「瞧這孩子，受了多少委屈？瞧這孩子！受了多少委屈。」

徐香香任淚水湧眶而出，快意地嚎啕著，連頭髮亂了也不管。可不是嗎？這二、三十年來那受過這些日子的苦？她哭得淋漓盡致，意識也漸漸清楚了些，忽然又想起：這些天也沒受什麼苦啊？紀一澤把她呵護得無微不至，除了他是木頭人這一點教人懊惱之外，她又有什麼好怨的呢？

「我看啊，香香是想家，想媽媽了。」田媽媽捧起這張年輕、倔強的臉，理一理她額前頰邊的髮絲：「是不是啊？」

徐香香要答話，聲音卻哽住了。她想起更多哽咽聲中的情緒其實來自對從前那種「現代人」日子的愁怨：狂野的、奔放的、沒有牽絆和責任的日子，在那些日子裏，她忙著度過青春，學習流淚，等到有一天青春逆轉到百年之外如此荒老的世界，流淚得失去了寄託此身的勇氣，她除了想家，竟然什麼也不會了。

「香香看起來好像失戀了，」田媽媽轉頭對阿陳說：「那有這個哭法兒的？」

阿陳摸摸腮鬍子：「這，這款事情我毋宰。」

田媽媽擡手扶了扶眼鏡，嘉許地看著阿陳的憨模樣。阿陳確實有些心慌，他最看不得女人流眼淚，於是想起決心洗手不幹的那次經驗：一個被他扒走錢包的太太在股票市場又哭又鬧說是要跳樓。他在偷偷把錢包還回她的大衣口袋的時候被人識破，追打了三條街。回想起這一段，阿陳簡直不勝欷歔，順口感歎了一聲：「要不是查某愛哭，我也不會賣檳榔、賣車票，唉！」

徐香香這時擡袖子擦去臉上殘存的淚痕，立時間又顯得理直氣壯起來：「死阿陳你怎麼不去死？討厭。」

這兩句話對阿陳倒有點作用，照她這樣說起來，自己還活得好好的嘍？阿陳心頭的大石塊放了下來，深深呼吸了兩下子，不

錯，這早晨的空氣彷彿還是人間的，他還活著，活著就好。但是剛才山坡下的戰場上傳來的一陣鬼哭神嚎又是怎麼一回事？想來還是一陣毛骨悚然呢！

田媽媽當然不知道：在阿陳的心思裏她這個老太太就是個鬼婆。她一面繼續拍撫徐香香，一面衝阿陳說：「好了好了，既然香香罵人了，你也別在這兒礙眼了，去林子邊看看，山下怎麼回事？那幾個小妖怪要是碰了面，咱們就可以回家了。」

「你，你黑白講啥？」阿陳一跳老遠：「什麼妖怪？回去那裏？」

戰場上的四個小傢伙終於完成了新的結合，四色如遊移虹彩的光束忽而像巨大的紡錘、忽而像綿長的雲影，籠罩在保勝大寨的上空。迷離錯綜的光影中間隱約有四個小光球。嚴肅的小紅球輕輕在小綠球上敲了幾下：「我們是到這個宇宙來，不只是解悶吧？你可不可以靜下來看看人類這種生物的本質呢？」

小紫球也幫著腔：「小綠玩死了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它根本不用心，不思想！」

小綠球氣得鼓起來，轉過去對小白球大吼：「你要是敢說話我就咬你！」

小白球什麼也沒說，但是表面的白光朦朧了，像一滴悲傷的淚珠。

「怎麼啦？」小紫球問道。

小白球怯生生地甩了甩光尾，朝下一指。只見大寨口有幾個披頭散髮的女人，一面哭著、一面跑著，嘴裏還喊著男人的名字，在橫七豎八的屍體裏撥翻尋揀。其中一個還牽了個五歲左右的小男孩，小男孩流著兩串黃鼻涕，哇哇大哭。他的媽媽最後仆倒在彭金彪的屍身旁邊，好像暈了過去。

劉永福此時一提眞氣，從寨門上飛身躍下，走到屍體和婦人身旁，一把抱起了孩子。他的位置正好在馬國平和紀一澤之間，距離很近，近得甚至能感覺到紀一澤渾身散發的炙熱仇恨。

馬國平扔下半截砍刀，衝劉永福一跪，哭著嗓子喊道：「劉將軍！您老作個主吧，咱們大當家一身冤仇，眼看就活不成啦！」

劉永福左手托著個哇哇大哭的孩兒，右手按住馬國平激動而顫抖的肩膀，心頭煩亂不已。他簡直弄不清：遠處捽得個七葷八素的王端，以及眼前冥神入定的老和尚，究竟誰是眞正的紫脖子金刀陸九洲。看那紀一澤血淚潸然，長嘯不已，一身都要噴出火來了，更爲之動容，說起話來，竟然有點結巴：「呃，呃，這位少俠，請先息，息怒。此，此刻大敵當前，依劉二愚見，少俠，少俠還是以國事爲重。」

「紀賊向來就是個我行我素的草莽之徒，什麼國事不國事，在下顧不得許多！」紀一澤一口眞氣逼成鏗鏘有力的語句，霎時間寨牆上的土塵泥屑紛紛崩落，眾人只聽得一陣耳鼓擂鳴，王端剛站直身子，又給震得跌了個踉蹌。他趴在地上，胸腔裏的心肝肺腑還兀自攪擾個不停。瞇眼悄悄一望，但見塵迷土揚之間，那手執軟鞭、渾身殺氣的青年俠客一躍丈許高，挺鞭戟指衝面前打坐的和尚凌空飛下。

約莫就在同時，左邊的丁小五也欺身而入。他單腿獨撐，雙掌齊下，口裏大喝一聲：「休要傷我將軍！」話隨身落。紀一澤只覺得右邊猛地推來一陣有如排山倒海般的掌影，心念一閃——拼得受這一掌，也得報了大仇，當下不避不迎，硬生生地揮鞭砸向陸九洲。這丁小五原先只怕劉永福遭了池魚之殃，情急出手，卻沒料到夜裏被小紫球吸去了不少內力，掌影揮起之時，才猛地發現這一擊根本失了勁道，然而收勢不及，整個人便有如一團亂草球，飄飄忽忽地撞在紀一澤的脅下。

紀一澤被撞偏了一個巴掌的距離，鞭梢也歪了，正拂過陸九

洲的袈裟。那袈裟承不住如此強大的眞氣，登時被連捲帶撕地扯了個粉碎。陸九洲仍舊紋風不動，襯裏的灰衫胸口卻泛起一條一尺長、半尺寬的血印。

劉永福眼見紀一澤報仇心切、奮不顧身的行動，不禁有些悲涼的酸楚。他緊緊摟著那哭得聲嘶力竭的孩子，想起多年前自己身在綠林，心繫恩怨的種種情狀，眞不啻百味雜陳。如果說江湖上的挑釁冤仇眞的只是意氣之爭，令坎壈磊落之士不齒；那麼他毀棄山林，領軍報效朝廷，與外夷爭城掠地的行徑，又何嘗不是更大的意氣而已呢？孤兒寡婦在他的身旁啼泣不止，手足般的部屬在他腳下變成腐屍，傷殘的士卒猶帶著忍死血淚，復仇者與悔罪者各自孤孑地承受起強大意志的啃嚙和壓迫，他十分悲哀，昂起頭想讓老天爺吹乾他濡溼的眼眶，正瞥見半空裏迴旋遊盪的幻彩光霧。

小紅球立刻感染到劉永福的傷情，然而它能做些什麼呢？它只能是個人類歷史的觀察者，它只是一隻更孤獨的眼睛。

「我們，我們，」小白球吞吞吐吐地說：「我們把那些死了的救活起來好不好？」

「那怎麼可以？」小紅球不意被說中了心事，好像被撕開了它這個存在體內最隱密的東西一樣。但是時間軸的禁制也同時浮現——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改變過去的事物，否則只有毀滅。

「我倒想知道，究竟宇宙的能量能不能改變所有的東西？」小紫球沈吟道：「比方說改變生命存在的形式。」

「救活了他們有什麼用啊？活人照樣殺來殺去。」小綠球說時「哼」了一聲：「人類活著就是爲了殺死東西，殺人、殺畜牲、殺植物、殺能量、殺時間嘛！」

「我們把那個小孩的爸爸救起來就好。」小白球說：「小孩不能沒有爸爸的。」

「他爸爸會去殺別人，殺狗、殺……」

「別吵！」小紅球分別在小白球和小綠球上各敲了一記：「我們不能再陷進去了。現在抽身還來得及，萬一我們在這裏把歷史搞砸了，以後的旅行恐怕也泡湯了。」

「救一個人沒什麼關係吧？」小紫球說：「要是眞有關係，我倒覺得蠻有意思的。一根歪了的時間軸會是什麼樣子呢？」

小紅球看拗不過另外兩個小傢伙，只好使個詐，大叫了聲：「小心！」小綠球、小白球和小紫球不疑有他，立刻互相輸貫起能量，小紅球趁勢一帶，讓這整片的光雲往地面掠去，從人堆裏撈起王端，朝東南方的山林間飛去。

紀一澤被丁小五衝倒在地，只覺額冒金星、天旋地轉。強自睜開眼睛一打量，見那仇人陸九洲又像是死了，又像在打坐。不免狐疑起來：「呔！陸老賊，你，你不要詐死！」

劉永福接著跨前兩步，把孩子交給搖搖晃晃的丁小五，衝紀一澤抱拳一揖：「這位少俠的神鞭壞了大師的袈裟，大師皮開肉綻，卻不肯還手，這怨仇，唔，看在劉二的薄面上，就此了結了罷。」

「你放屁！」紀一澤意識到仇人還沒死，兩三步就搶上去。馬國平這時也膝行過來，一把抱住紀一澤的大腿，兩人便在爛泥地裏翻滾起來。

此刻敞開的寨門裏走出一個人，他矯首雲天，眼睛直盯盯地望著先前那團變色光雲的去向，神馳萬分，也就亦步亦趨地跟了出來。劉永福連忙上前施了一禮：「唐大人，法國軍退去了。」

「不錯不錯。」唐景崧拈鬚而笑，眼睛依然瞪視著東南方的天空：「適才若非神助，此役恐難善罷啊！劉將軍，紫氣即是王者之氣，我看這大清朝的氣數，盡在東南一方了。」

（未完待續）♣

時間軸 23

文／張大春
圖／劉　開







前情摘要

隨著國家圖書館裡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
記者王端；曾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
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媽媽。
沿著時間軸，來到清光緒九年八月的廣西。
四個現代人，由於四個小光點的轉移，
出現在「古人」面前時，有人變成大俠，有人成爲修女，有的則被視爲天上的神仙，
而王端、田媽媽、徐香香和阿陳則陷入歷史、戰爭、愛情……的漩渦裡，
輾轉反側，百思不得其解……

王端再一次體驗到用自己的身體飛翔的滋味，已經不像先前那樣緊張了。他預感這是一生中最後一次自由翱翔的機會，不禁瞪大了眼睛，對地面上纏鬥、僵峙的人依依不捨地凝視著。許多天以後他走在報社門口的紅甎道上，看見一群頭戴耳機、身穿皮夾克的少年互相推打戲鬧。其中兩個忽然認眞起來，扭打成一團



，衣服也扯破了，耳機也拉斷了，嘴角更汩汩地滲出血水。當時王端很想上前勸個架什麼的，可是腦海裡忽然浮現了一幕回憶——這一天他飄昇在空中，眼前那渾身迸散著仇恨的青年俠客嚷著要報仇殺人，沒有任何旁人能夠勸阻什麼。仇恨是多麼頑強的一種東西呢？他在落地時聽見小紅球歎了口氣，說：「人類如果沒

有仇恨，大概就活不下去了吧？」

「一點兒都不錯！」小綠球也附和著冷哼兩聲：「我看那個紀小賊就是這樣；他走到那裡殺到那裡！」

「你不要亂說！小妖怪！」徐香香忿忿不平地挺胸上前：「紀大俠人很好，他對人家——呃、我、呃，反正他人很好就是了。」然後一陣霞紅從她的頰邊升起，像是要掩飾什麼，她又急忙轉過頭對小紅球叫道：「你也不要胡說八道，人類不只有仇恨，還有，還有愛！」話還沒說完呢，徐香香扭身走開，藏在田媽媽背後，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無可奈何，心裡直罵自己嘴快，藏不住話。可是又眞想讓在場的每一個人知道：她就是對紀一澤有情意；有情意又怎樣？於是眼淚一不小心又滴了下來。

田媽媽卻從她的話裡聽出一些端倪：難怪這些天不見，徐香香好像變了一個人，平添了幾分溫柔、幾分幽怨以及幾分堅強。她是在戀愛了？可是，對象會是那個殺紅了眼的楞小子麼？徐香香會爲他神魂顚倒、又是淚又是氣的？

「到底是怎麼回事嘛？大記者，」田媽媽扯了扯王端的袖子：「你知不知道？」

王端搖搖暈眩的腦袋，心裡直嘀咕：管你們那麼許多？他目前最懊惱的是隨身攜帶的照相機竟然在「兵荒馬亂」中遺失了。不然的話拍它一捲好相片回去，一定是轟動國際的大新聞。戰爭、外星生物、不明飛行體、時光隧道……想到這些令人興奮的聳動題材，王端卻更加落寞了，他多麼希望照相機還在身邊啊。

「你也有心事？」小紫球跳上王端的肩膀：「還是剛才飛來飛去搞得身體不舒服？」

王端又搖搖頭，低聲說：「倒楣！反正是倒了八輩子楣！要是我的照相機還在，那該有多好啊？」

「噢？」小紫球跳到王端的鼻尖上：「爲什麼？」

「要是我把這些人、這些情形都拍下來，嘿！」

這時小紅球忽然大叫起來：「我說得不錯吧？人類沒有仇恨就活不下去了！人家在那邊殺得你死我活，你還想拍照片？我看你比打架的那個還要狠嘛！」

王端乍聽這話，忽然楞住了。這個凶巴巴的小紅球說得不錯啊！自己賴以爲生的事不就是一些奇特、震撼、聳人聽聞的事件嗎？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戰爭、沒有災禍、沒有令人咋舌或顫抖的新聞，他還混些什麼？可是，他自己呢？他自己不就成了一個非常冷酷的災難期待者了？這是王端有生以來第一次鑽到意識底層，再回過頭來想想自己的角色，不由得打了個冷顫。一時之間，他有些不敢面對小紅球、小紫球和田媽媽，便轉身過去。

這下阿陳可緊張了。他以爲王端忽然想起來照相機被他偷走的事。不料小白球卻在他耳邊輕輕地說：「你要不要說出來呢？」

阿陳趕緊撇過臉、壓低嗓門、咬牙切齒地對小白球一瞪眼：「你敢講出去？」



「這是天機啊，將軍！」唐景崧看那四色氣團落入東南方的山坡頂上，轉瞬間消失了蹤影，當下沈吟片刻，又說：「將軍還記不記得前兩天救回來一個人——」

「怎麼不記得？」劉永福這也才忽然想起先前那個年輕的「紫脖子金刀陸九洲」已經不見了：「咦！怪事，眞是怪事！他會到那裡去了呢？這人武功深不可測，我和小五聯手也抵敵不過的，他人呢？」

「恕景崧直言，將軍當然不是他的對手。此人非『人』也。」唐景崧笑吟吟地說：「他是天神下凡啊！」

「喔？請唐大人明白賜告。」

「方才我正在東北門樓上觀戰，霎時間狂風大作，地動山搖

。」唐景崧輕輕闔上雙眼，一顆腦袋跟著搖了起來。這時附近孤兒寡婦的哭聲更加悲苦，爛泥堆裡的紀一澤和馬國平纏鬥得愈益激烈；而唐景崧置若罔聞，他一心顧念著更大更重要的東西：「一片五彩祥雲忽然從戰場上飄了來——這，將軍你也是親眼看到的吧？」

「是是！」

「好！」唐景崧繼續晃著腦袋說：「那祥雲就在我身邊左右前後，繞行不止，雲氣之中尙且傳來陣陣異香，還有仙樂琤琮，甚是悅耳。」

「喔？還有仙樂？」

「不錯。」唐景崧這時緩緩睜開眼睛，深吸了一口氣，說道：「五色祥雲非但繞行在景崧身側，以仙樂感召，此外，還有那位神人，在雲中頻頻向景崧頷首示意。這倒讓景崧想起昨天神人提到的一件事——」

「大人請說。」

「神人告訴我『甲午』年有戰事，還說『臺灣』是東方海外的一塊淨土。——把這些異象結絡以觀，景崧倒以爲不失是撥亂反正的天機。或許神人就是示意你我二人扶保大清，當須順天而行，到『臺灣』去爲朝廷效力呢！」

紀一澤眼見仇人就端坐在面前不過幾尺的地方，卻被馬國平死命拖住身軀，連搆也搆不著，更別談打打殺殺了。他連日奔波，又屢次負傷，剛才長嘯運功又耗去了不少眞氣，如今翻滾在爛泥地裡，只覺得渾身上下軟綿綿的，一點兒勁力也使不上。怔忡之際，忽然覺得當下這種無奈之感彷彿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曾經體味過了。到底是在什麼時候，我紀賊就經驗過今天了呢？爲什麼這情況是如此如此地熟悉？——他一個沒留神，被馬國平又一掛拳打在腰眼上，痛得他幾乎要昏過去了。馬國平一擊得手，精神大振，反拳爲掌，按住紀一澤的腰，順勢一騎，成了個坐虎勢；坐定之後更不敢怠慢，左手自然而然地高舉過頂，朝紀一澤後腦砸下去。

這一拳要是拳準力足，紀一澤的腦袋非開花不可。可是馬國平救人心切，忘了自己也是個重傷之身，他一挺腰舉拳的時候，眼前就黑了。結果拳頭沒砸上，人頭卻先歪倒在紀一澤背上。紀一澤恍恍忽忽地望著陸九洲，只覺得自己像中了夢魘一般，竟然動彈不得了。

那邊丁小五像個慈祥的母親一樣，搖搖擺擺地哄著孩子，一面衝陸九洲叫道：「大師！大師！您還不快走哇？您這仇家昏過去了。」

陸九洲彷彿沒聽見什麼，仍舊緊閉雙目，端端正正地趺坐著。

「大師！您要是再不起來，我可顧不了你了。」丁小五眞的管不了這些閒事了。他抱著孩子走向原先跟他出寨的伏擊隊，扯開喉嚨大叫：「還發什麼楞啊？來，你們五個，幫著擡屍首，你們五個，看看法國兵留下什麼火器沒有？你們，到那邊兒……」

劉永福看丁小五抱著孩子指揮部隊的模樣，眞有幾分大將之風了。他想自己大概是老了。人一老就想得多，對忠君愛國、臨陣殺敵之類的事不像從前所想的那麼單純。一旦到了督師作戰的關頭，不免覺得差口氣。「唐大人！您看劉二這狼狽困阨的模樣，還能投效朝廷嗎？」

「將軍何出此言？『劉二』不能，還有誰可勝任啊？難道是黃桂蘭那狗官？——」

「生死都是如此輕賤的事，還爭什麼功和名呢？」劉永福苦笑著搖頭，伸手指了指陸九洲：「我倒覺得此刻的心境有點像這位大師了。」



這時的田媽媽也在想著「醜和尙」。她對羞答答的徐香香說：「我們到崖子那邊仔細看一看好不好？」

「好啊好啊！」徐香香立刻拉起田媽媽的手，興奮地說：「他很勇敢吶！」

田媽媽輕輕笑了起來，把嘴邊那句「誰很勇敢哪？」又嚥回肚子裡。也許這分情意原本就該是徐香香一個人的祕密。她握著徐香香又軟又滑的手，重新感覺到屬於青春的喜悅、期待和感傷。顯然這是一個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戀情，可是她不用問也猜得到：徐香香在那種洋溢著愛戀與關懷的情境之中，一定想了許許多多的事情。

「田媽媽！我想了很多很多。」

田媽媽看也沒看徐香香，自己點著頭。

「要不要我告訴你？」徐香香的手緊了一下。

田媽媽推一下鼻梁上的老花鏡，笑著說：「那是你們年輕人的事。我已經不太懂嘍！」

徐香香可不管對方懂不懂，逕自把遇到紀一澤之後的經過一五一十地敍述了一遍。說得起勁，竟然忘了還要到坡頂去看紀一澤的事。她歪著頭，眨著黑眼珠，把紀一澤對她的英勇和溫柔特別強調了好幾次。「他好笨，還以爲阿陳是什麼『羅大俠』呢！——唉，他就是太笨了一點，很多事都不懂。」接著，徐香香又感傷地說：「喜歡上一個古時候的人眞是最悲哀的事了。對不對？」

田媽媽一面聽，一面想到自己的經歷。從尙達兒院長、越南軍官到醜和尙，甚至她一度想去「搭救」的那兩個陌生的清廷官吏。這些歷史上的人物注定要在天地間消失，她這個老古板、老學究在親訪歷史的過程中卻爲之心動不已。她分不清是悲哀，還是愉快。「我分不清是悲哀，還是愉快。」

「愉快？」徐香香還以爲自己聽錯了。

「想一想，你明明知道對已經『過去』的人物付出情感是不會有什麼結果或者回報的，對不對？可是你偏偏會付出得那麼心甘情願。這樣你就知道：你是個能夠愛的人，這還不夠令人愉快嗎？」

徐香香不太懂，還是點了點頭，她用心記住了田媽媽的話，準備留著以後好好兒想一想。

「不過，香香啊！我也和你一樣有悲哀的感覺。看看那些人，這些人，殺過來又殺過去的，你能『愛』什麼呢？『愛』有什麼用呢？」

徐香香忽然覺的：把整件事告訴田媽媽眞是再對不過的了。回想起「當初」在圖書館裡，看田媽媽一天到晚板著張臉，在珍藏室、縮影室、閱覽室、研究室……之間穿來穿去，好像活字典或者活古董一樣。可是「現在」的她不太一樣了。「田媽媽，你跟以前不一樣了。」

「也許吧。」田媽媽繼續往上走，同時說：「也許是你自己不一樣了。——畢竟這種機會很難得，我們都會不由自主地用心體會一些事情。」

「還是，還是我太容易跟人家談戀愛了？」徐香香把心底最後一點悲哀的情緒掏出來，羞赧而虔敬地問道：「好像不大好，是不是？」

「這有什麼不好？」田媽媽理直氣壯地說：「能看到人家的可愛有什麼不好？——我就發現阿陳那孩子比以前可愛得多了。」

徐香香哈哈笑了起來。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田媽媽的臉色變了。

「香香！快來，你看得清楚，你來看看！」田媽媽一手壓住胸口突然劇烈跳動起來的心臟：「那邊是怎麼回事？」

徐香香三步併兩步追上前，一看之下，大叫了一聲。

（下期續完）

時間軸 24

文／張大春　圖／劉開

隨著國家圖書館裡紅、白、綠、紫四個小光點的光束，
記者王端；會做過小偷，現在在售票亭賣東西的阿陳；
被圖書館開除的縮影部小姐徐香香；以及圖書館管理員田媽媽。
沿著時間軸，來到清光緒九年八月的廣西。
在一場迷迷糊糊的戰爭中，
王端首次鑽到意識底層，
回想自己的記者生涯，
竟是個冷酷的災難期待者，猛地打了個冷顫。
被誤爲「羅賓漢大俠」的阿陳，在飽受各種虛驚之後，
想起過去所做所爲，不禁有些汗顏。
而在親訪歷史的過程中，田媽媽爲之心動不已，
分不清是悲哀，還是愉快？
唯獨徐香香對「古人」紀一澤動了眞情。
偏偏紀一澤報仇心切，
在保勝大寨中，仍與馬國平在泥地裡打來打去，糾纏不清，
一個要殺陸九洲，一個則奮力保護陸九洲，
眼看就要有個了結了……

原來馬國平悠悠醒轉，發現俯伏在身下的紀一澤仍舊昏迷未起，「紫脖子金刀」陸九洲也依然紋風不動。當下撐身而起，招呼兩名健卒先把那位入定的「瓢把子」擡進大寨去。不料那兩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一碰到醜和尚的身子便不約而同地驚呼起來，馬國平不敢遲疑，伸手近前一探，只覺指尖傳來一陣涼意——這那裡是肉身啊？又冷又硬的，直如玄鐵寒冰一般。心頭這一凛，脫口叫道：「糟了！大當家的過去了！這，這怎麼會呢？」於是一轉臉，兜頭衝那兩名健卒說：「快動手啊！把大當家的擡進寨子去。」話音未落，自己先圈臂一抱，那兩個跟著拖背搬腿，三面一使勁兒，卻彷彿推一座巨石或土山，根本動彈不得，自己身上卻「嗞嗞」地冒出了冷氣，誰也耐不住，「唉喲喲」一陣怪叫，全撒了手。

看來大當家的已經不是活人了。馬國平又急又怒又傷心，想起自己——以及死去的彭金彪等眾兄弟——二十年來好容易巴望著到來的救星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消失在身邊，頓時覺得有股莫名的怨氣，不知該往何處傾洩。他在爛泥裡又跺腳又搥胸又抓扯頭



髮，最後睜起雙快要掉落到眶子外頭來的大眼睛，瞪著將醒未醒的紀一澤，吼道：「來人哪！把這小子給我架起來！」

兩名健卒稍微猶豫了一下，一方面怕「這小子」也是塊凍得死人的石頭，一方面也著實教馬國平發瘋也似的模樣給嚇傻了。

「動手啊！混蛋！」馬國平罵得口吐白沫，還咳了幾聲：「這小子是法國人的奸細！是越南人的奸細！是，是，是他媽滿州韃子的奸細！」

眾人這時聚攏了來，越發覺得馬國平顛三倒四的，有點不像話了。有的人昂起頭朝寨子裡游顧，希望那回宅商議大事的唐大人和劉將軍趕緊出面解決這裡未了的糾紛。有的人開始議論：先前的彩色雲霧可能是一種魔法，讓人喪失武功內力、發瘋，以至冰凍而死。還有的人甚至跑到醜和尚面前合什禱念起來。

馬國平那裡還顧什麼人群？他滿心憤怒和絕望，想到戰死的弟兄、僵死的老頭目，一張臉上汗水、血水、鼻涕和淚痕模糊不清，在方圓幾十丈的泥濘地面找尋可用的兵刃，他要把紀一澤「碎屍萬段」，才好平撫心頭的鬱結和創傷。最後，他從一個專心念佛的士兵腳邊拾起一桿纓槍。

徐香香眼見那個披散著髮辮、揮手舞腳的「瘋子」在一大群圍觀的人群之中遊走，而紀一澤竟然趴在地上動也不動一下，心知事情不妙，便大叫起來：「救人哪！救命啊！」

小綠球搶著跳到她的髮角上，眨了眨：「唷！怎麼啦？紀小賊被人殺掉了，是不是？」

「討厭啦你！」徐香香說哭就哭，一點也不馬虎。她擡手擦淚，抽鼻子，跺腳：「你還不快去救他，快啦快啦！」

小紅球和小紫球這時你看我、我看你，它們都聽到自己體內發出一種比徐香香的哭聲更響亮的呼喚——「去啊！去啊！」

「這不算違反時間軸的禁制吧？」小紫球先開了口：「人還沒死，總可以救的。」

「你是不是已經幹過這種事了？」

「你呢？」小紫球第一次這麼不甘示弱地面對嚴肅的小紅球，聲音裡透露著一點膽怯：「其實你也知道：歷史上有很多漏洞的，反正只要後來沒有記錄，就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矛盾，對不對？」

小紅球一時答不上話，支支吾吾地想起自己曾經奮不顧身幫助田媽媽脫困的情形。

「你們就再幫一個忙吧。」田媽媽看那發瘋也似的馬國平已經攢起纓槍，朝十幾步開外的紀一澤快步衝了過去；一顆心簡直要從腔子裡迸出來了。

這邊紀一澤正在昏天黑地之際，而多年闖蕩江湖所歷練出來的一身敏銳直覺卻未曾泯滅，就在馬國平的纓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攮過來的剎那，紀一澤忽地就地一滾，避過槍尖，倒給濺了一頭一臉的稀泥。馬國平一擊不中，氣性先自衰了一半，挺臂使了個靈蛇出洞的勢子，旋起槍尖，直搗紀一澤的心窩，登時眾人都厲聲驚叫起來——原來槍尖落處，紀一澤的胸膛上好像開了花，漫綻開一片亦紅亦紫的血光。

馬國平見再刺得手，心頭一喜，立刻鬆了槍柄，仰頭大笑起來：「大當家的！馬國平給你報了仇了！哈哈哈哈——」

紀一澤給扎上這一槍，既不覺得痛，也不覺得癢，胸口像是給人推搡了一把，又抵擠住，他怔怔地看著襟前的血影，知道自己這就要死了，腦海中卻是一片出奇的平靜澄清。他半生行走武林，殺人無數，此刻死亡卻從自己的體內浮湧而出，他明白：一切的冤仇已經從此刻消失了。「那麼，我紀一澤還有些什麼呢？」俠名已遠、恩怨已遠，多年來的技擊已遠，他，難道只為了贖下這一縷空盪盪的孤魂而奔波了二、三十載嗎？眼前趺坐著的仇人想必是死了，為護主而刺殺自己的人正在人群中咆哮疾走，他

忽然為眼前所有的人之間那種彼此孤立又對立的冷漠關係而感覺到一陣透脊的冰涼。死亡的痛苦難道就是這種透視一切的寂寞之感嗎？

紀一澤兀自站立在人群中央，久久不曾倒下。他不曾死過，當然從來不覺得死亡有什麼可怕，反正有冤報冤，有仇報仇，為道義結束一個生命是易如反掌的事，然而他在這最後的轉念之間，忽然不能忍受這寂寞了——他甚至為那些曾經喪生在他手下的惡霸、仇家、貪官、淫賊……而悲哀著。最後，他大喝了一聲。

山坡上的徐香香忍不住掩臉大哭起來。她生平第一次親眼看到一個生命消失的過程，一個曾經為她冒險搏鬥，又讓她傾心關切的生命再也回不來了。啊！若是他不死，就算再也不和她相愛，她也甘願的。徐香香悲從中來，也大叫一聲，昏了過去。

阿陳立刻一個箭步搶上前，接住徐香香柔軟的身軀，放眼望去，正好看見那紀一澤大喝之下，震落了胸口上的纓槍，「豁！好厲害！」阿陳不禁感歎了一聲，突然有些自慚形穢了。紀一澤如今眼見對方胸膛上開了個大口子，簡直是活不成了，自己卻注定是個鬼鬼祟祟又膽小如鼠的角色，只能「救」徐香香，別讓她摔破頭皮而已。「唉！」他想起布袋戲裡常有的一句感慨：「慚愧！」

被震落的纓槍槍尖在烈日下閃著耀眼的光芒，上頭卻滴血未沾。紀一澤也在納悶—如果我死了，為什麼這個世界仍然顯得這樣清楚呢？閻羅王呢？勾魂小鬼呢？牛頭馬面呢？

就在這個時刻，小紅球和小紫球猛地從他胸口跳出來，兩個小傢伙運力一轉，便把紀一澤架上了半空之中，眨眼間停落到山坡這邊來。

「我，我，不曾死麼？」紀一澤一看四周盡是些陌生人，簡直不敢相信陰間地府有這麼好的陽光和遍地生氣的花草林樹。

阿陳不敢擡頭，逕自對著徐香香搧涼。倒是紀一澤先認出他的光頭短辮子：「『羅大俠』？是你？」

「我？不、不、不是我偷的。」阿陳一著急，差點兒把悶在心裡多時的祕密給洩露出來，趕緊瞄一眼王端，所幸王端正專心地在一個小筆記本上寫什麼東西。於是改口說道：「不是我啦！我不是啦！」

「你們——咦？徐姑娘，徐姑娘怎麼了？」什麼也顧不了的紀一澤迅速俯身上前，搖著徐香香的肩膀。

小白球害羞地躲到一邊去，小紫球和小紅球也互相會心地眨了眨。小紅球說：「該上路了吧？」

「還早呢！他們還沒有親嘴兒呢！」小綠球說著咯咯地笑起來。田媽媽打了它一巴掌，說：「你就會皮。」

四個小光點知道這是個最好的時機了，齊聲對田媽媽等人說：「我們馬上就可以回去了。」

田媽媽一聽之下，心頭忽地一驚，回去？回家？「回圖書館？現在就回去嗎？」

王端這時也轉回頭來：「才來就要回去？」

徐香香則忽然聽見耳邊一陣嗡嗡的鳴叫，她緩緩睜開眼皮，一顆淚珠滾落腮邊，眼前卻是紀一澤那張充滿柔情和愛憐的臉。

「這，不是，我不是在做夢吧？」她有氣無力地說，嘴角牽動了一抹笑容。

「當然不是嘍！」田媽媽說。

片刻之後，紅、紫、綠、白相互揉雜的奇幻光影在一霎時間捲起了四個時間軸上的過客，以萬般迷離的姿色遁入天際。留下一個俠客怔忡在山林之下，開始思索著他生命中從未捕捉到、以及再也捕捉不到的情愫，重重地歎了一口氣，「眞耶？幻耶？是也？非也？」他吟念著，並且開始遺忘自己曾經堅持過的一些事物。

（全文完）